一網兜收

徐白譯作之二・柴田鍊三郎原著・文星書店出版

一網兜收

徐白譯作之二・柴田錬三郎原著・文星書店出版

一網兜收

徐白譯作之二・柴田錬三郎

文星書店

一網兜收

二之作譯白徐

原著者　柴田錬三郎
發行人　蕭孟能
出版者　文星書店
發行所　文星書店
台北市衡陽路15號
印刷所　三和印刷廠
台北市柳州街165號
定　價　每册新台幣20元
初　版　中華民國53年1月20日

有版權　內政部登記證
內業版字第44號

一網兜收

徐白譯作之二

譯者序

這兩件事，連我自己想想也覺得奇怪。第一：我扛過二十幾年的鎗桿兒，現在却要起筆桿兒來，而且一要居然就是六七年，幾乎由副業變成了本行，大有票友要下海之勢。雖然班超投筆從戎，千古傳爲佳話；至於棄武就文，似乎就沒有什麼光榮的典故可以援引攀附了。想當年，弱冠東渡，負笈扶桑，一心只望學萬人敵，作干城選，幾曾料到今天竟要筆耕餬口，賣字療饑，這眞是那裏說起！

第二：我自幼即愛看閑書——而聖經賢傳八股策論不與焉。閑書之中，尤其歡喜讀小說。但是，對於翻譯的小說，我一向是深惡痛絕發誓不看的。而我這六七年來要筆桿爬格子，却專門翻譯日文小說——雖然有時也寫點散文隨筆什麼的。天下事之矛盾，人的命運之不可測，有如是者！

且不管什麼奇怪矛盾，既有格子可爬，稿費可賺，說不得只好就棍打腿往前幹罷！於是，今天也翻，明天也譯，一晃六七年下來，倒也譯了有十幾部長篇小說。但直到如今，只出過一本單行本。因爲我終日窮忙，沒有功夫來料理這些，而況鄭板橋先生說得好：「好看大家看看，否則糊牕覆瓿，聽之而已！」這句話我也頗有同感。所以，除了

朋友們和讀者來問「有沒有單行本」時，覺得不無歉然之外，就一擱至今，幾乎自己也淡然忘之了。

文星書店蕭孟能先生，今之有心人也。他幹出版事業，提倡文化，同時並沒有忘記「網羅散逸，掇拾叢殘」，認爲我這些譯作尚有可取，聽其湮沒，似乎可惜，願意把這十幾部小說全部陸續付刊出版。在神怪與色情作品猖獗氾濫的今天，他還能有此魄力與決心，使我頗有「空谷足音」之感。

尤其是他對於一本刊物的出版，自排印、紙張，以至於封面、插圖，無不細心愼重的從事。對於原著人的意見，更非常尊重，不惜再三徵詢研討，以求盡善盡美。像這樣的辦事態度，在今天一切都是敷衍糊混的時代，實在難能可貴。以他如此的敬人敬事敬業，自能博得作家的欽佩而樂於和他合作了。

現在，這些單行本即將問世，內容好壞，讀者自有定評，但是我自己似乎也應該寫點什麼放在裏面，纔像這麼回事。雖然我的譯筆不見得如何高明，但既出單行本，則賣什麼，吆喝什麼，亦理合吹騰一番，以符論語社戒條「不說自己的文章不好」之義焉。

翻譯這件事，在中國，歷史不爲不久了，可是，應該怎樣翻纔對？怎樣譯纔算好？却從來沒有個規範可循。直到清末，嚴幾道先生纔指示出三個字的原則，曰：「信、達、雅」。這眞是從事翻譯的人所當拳拳服膺的金科玉律。可是，再進一步研究，翻譯的對象，種類繁多，這「信、達、雅」三字應如何配合？其比重當如何安排？這就「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譬如說：我們翻譯公文或學術性的東西（條約、契約、議案、書籍、講義等等），爲了對原文忠實，爲了保持原文原語的意義和精神，「信」字占的比例就大，「達」字次之，「雅」則適可而止，不太碍眼就行了。譯出來的東西雖然生硬一點，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因爲我們是辦理交涉或研究學術，「失眞」便一文不值了。

但是，要談到文藝作品，如小說、詩歌、戲劇、隨筆、遊記之類，翻譯起來，「雅」字的行情就得提高，雖不能凌駕「信達」而過之，至少這三個字是應當平均而毫無軒輊的。文藝作品的最大目的在刺戟讀者的情感，引起喜怒哀樂的共鳴，倘若文章欠「雅」，叫人讀來只覺得「別扭、討厭」，看不幾行就要手倦拋書往訪周公，那還能有什麼感動呢！

就拿我來說罷！以前我之所以厭惡翻譯小說，並非否認外國作家的文章價值，而是實在受不了譯文給我的虐待。他們的譯文，語句構造既覺佶屈聱牙，好好一句話，不肯平鋪直敘，偏要曲曲折折扭扭捏捏，拐彎兒繞頸子，一句四五十箇字，安上五六個「

一的」，外帶一大堆形容詞動詞，叫人沒有法子一望而知，總要在腦子裏翻幾個滾兒，纔知道他說的是什麼，這不成了沒事找事，對着書本猜悶兒！而除此之外，還有許多鈎緙磔格的人名地名夾在其中，都是把一些毫不相干的字硬拉到一起，來湊合發音，使人看了有素昧平生舉目無親之苦。這兩大因素攪在一起，無論它的小說怎麼好，我讀着總覺得刺刺撓撓地不舒服，如同聽外國人結結巴巴說中國話一樣的難受。俗語說：「惹不了你，我還躲不了你！」於是我只好敬翻譯小說而遠之，不敢請教了。

由於我深知翻譯小說之不得人心，毛病出在那些地方，因此，我既捧上了這個翻譯小說的飯碗，我卽立誓不能再虐待我的讀者，所以，我譯小說的步驟是：先把原文忠實地翻我中國話算是初稿。第二步，就着初稿，對照原文，着手修改，盡量把原文的「語感」表達出來。然後，自己把譯文逐句在嘴裏唸着，一面再作第二遍的改削——看看是不是唸得順口？聽得悅耳？而想着不堵心？雖然我的本領不濟，不能像白香山做的詩，老嫗都解，但我却是朝着這個目標不斷努力着的。

我覺得：小說的原文雖是外國人寫的外國文，但現在既由我這個中國人翻譯，翻譯出來又是給中國人看的，一言抄百總：那就得「中國人要說中國話！」我譯日本小說的信條，就是只這八個字。謹以此一言，貢獻給現在正從事翻譯或有意翻譯外國文藝作品的各位先生，作爲參考，或者也可算是愚者千慮之一得吧？

嚴幾道先生所譯各種學術論著，其義法之謹嚴，下筆之不苟，確實值得我們欽敬。他自己曾說過：「一名之立，旬月踟躕」眞可以令我輩後生愧煞，可是，話又說回來了，我們生不逢辰，要靠爬格子趕稿子賣錢吃飯，怎能比得他老人家，倘若「一名之立」，眞的「旬月踟躕」起來，一家老小豈非有斷炊餓飯之虞乎？所以，說來說去，廢話扯了一大堆，歸根結底，我翻譯的東西，仍然多半是急就之章，眼高手低，心餘力絀，不滿意（連我自己）的地方多的很，沒別的，只有請各位讀者多多原諒！多多給我指正！

徐　白　五二、八、二五、於北投不盦非齋

前言

這裏是一篇描寫五個男女青年新鮮潑溂的行動的故事。

書名「這一羣」（譯者註：原來的題目如直譯出來，應該是「又年輕，又壞，又厲害的這些傢伙」這未免太囉嚕了。但是因爲這裏面有三箇形容詞含有三種涵義，沒有方法縮短。所以，譯者當動手翻譯第一部的時候，曾爲此大費躊躇。後來，忽然想到：「乾脆！就叫這一羣罷！至於他們是怎樣的「一羣」，讓各位讀者去評定好了！」這樣也許倒反而顯得含蓄些。）是作者早晨往高爾夫球場去的時候，在汽車上偶然想到的。

那天，有一位青年，駕著紅色跑車，跟作者的汽車並行着。這位青年生得相當不壞，雖然多少帶點「不良」的派頭，但給人的印象頗爲清純，精壯而活潑，很像是一位運動家。

我們的車子在第二京濱國道上駛着。時間很早，路上的車子寥寥可數。作者也就有意無意地向這位青年望著。

走着走着又來了一輛高級汽車，豎着某國大使館小旗，和我們的車子並馳着。那車上坐着一位金髮的女郎，她看到這位青年，向他送過來一箇含着媚意的秋波。

不料，這位青年頓時顯出不屑的表情，好像說「去你娘的！」似的，把嘴裏嚼的橡皮糖向那高級車「噗」的一吐，立刻加足速度，搶在頭裏飛馳而去。

這段光景，倒很足以令人鼓掌稱快。

這時，作者的腦子裏就浮起「這一羣」的小說題名來了。

我想：把這些痛快爽辣的青年，組起一箇集團來，一定很有意思。

小說的題目決定之後，當天，作者就在記事册上寫下了五個男女青年的輪廓：納屋浩、松村俊夫、綽號爵爺的綾小路和正、新子，還有黛德子。

於是，產生了第一部「這一羣」。

現在又要出第二部了，不妨先把關於這五個人的素描，公開出來，讓各位讀者加深一點印象。

一、納屋浩

城南大學商科。照理應該今年畢業，因爲一連留了兩回級，現在還是二年級的老學長。他自己認爲：在教室裏，頭腦等於零。但是他到中學三年級爲止，也曾有過超羣的成績，所以倒也不能一定說是腦筋不好。剛巧在那時候，父母相繼去世，變成六親無靠的孤兒。太自由了，沒有人管他，大概因此就懈怠起來，不用功了吧。好在父親給他留下很多股票，生活倒也不感覺困難。不過，沒有人帮他的忙，所以他只好以一個中學生來做股票買賣。日本雖大，中學生而做股票的，恐怕也只有納屋浩一個吧。說不定他是爲了幹股票，纔把學業丟開的也未可知。

現在，對於股票買賣，他是相當有一手了。但是他從來沒有把這件事向人誇耀過。生活也不奢華。舞會絕不參加。駕駛MG.，開闊快車，是他的消遣之一。對於運動，不管什麼都來得。

也許是天涯孤獨的孤兒的常態——他似乎有流浪之癖。過去曾經帶着一輛機器脚踏車，也不告訴人，悄悄跑到印度去，不名一文的旅行了半年。還帶了一個七八歲的印度少女回來了。少女名叫「梅露」，他把她養在自己公寓裏，但是也沒有怎麼疼愛她的表示。這些地方，他的好朋友們都覺得莫測高深。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在想些什麼，常常幹出莫名其妙的事來。

二、松村俊夫

跟納屋浩一樣，商科二年級，也是留了兩年的老生——因爲他只要看上兩頁書，腦袋就要發疼。像他這樣不用功，也不知道怎樣考得進城南大學的。除了唸書之外什麼都幹，也都幹得不壞。什麼樂器都能動，尤其小喇叭吹得比內行還高明。連第一流的樂團

都來拉角，想邀他加入。賭博也有相當的天才。打麻將數得上第一級。玩彈球機，不到一箇小時，能彈出兩手捧不下的獎品。買馬票常常買中冷門。談到游泳，他是世界性的選手。在羅馬世運會中，平泳得過第三名。他的父親對於兒子不學好早已絕望，若不是世運會上掙得這項榮譽，一定要逼他退學，到北海道農場當牧童去了。

他的父親松村勘六郎，是社會黨的議員，在議會中以嗓音宏亮著名。實際却是無比的好人，這也是大家承認的。

他以爲自己這兒子是不良少年的標本，但是這不長進的兒子居然還是童男之身，他恐怕還不知道吧。

三、綾小路和正（一名爵爺）

如果還是往日的太平盛世，他可是不折不扣的一位伯爵。明治政界的大主角綾小路和盛，是他的曾祖，擁有愛妾一打不算，還在外邊留下了三十八個骨血。曾孫和正對女性特別感覺興趣，恐怕也是繼承了他的遺傳性。

和正不愧是王侯公卿的後裔，風貌端秀，連一根眉毛都上得畫兒。如在二百年前，大概算得是絕世的美男子了。舉止動靜都很文雅，說話也很有禮貌。

在白金猿町，有一所一千坪以上的宏壯的爵邸，但是房子裏只留得一架鋼琴，其餘什麼都賣光了。庭園荒蕪，簡直像一所白晝出鬼的凶宅。住在這裏面的是，跟皇后陛下也不知是表姊妹還是姨姊妹的爵爺的母親，女官出身從未結婚的伯母，還有一個啞巴下男。

爵爺的鋼琴，可以算得是天才。樂壇的長老正木高教聽了他的鋼琴，曾讚不絕口說是：

「能把蕭邦的華麗表現到這種程度的，日本很少見到。」

這似乎不是隨口恭維的應酬話。爵爺的語學也是天才，不過一回也沒有在人前表現過。

他的相貌態度這樣文靜，而膽量却很大，意氣也很粗豪。隨機應變的腦筋也快。不過，對於金錢的觀念簡直要不得。把錢給了他，一轉眼就花光了。

四、黛德子（一名毒子）

城南大學文學院英文科二年級。穿着通紅的毛衫，通紅的西裝長褲，跨着通紅的機器脚踏車，英姿颯爽地到學校來上課。她不化粧。濃濃的眉毛，一雙大大長長的眸子，橡黃燐似的閃鑠着理智的光芒。一頭長長的黑髮，打着兩條辮子，這也是她的特色之一。性格很强。

生在中等的家庭。父母住在岡山縣的鄉下，家裏擁有相當多的山林。

在東京寄住在平凡的薪水階級的哥哥家裏。哥哥對於妹妹的行動，老是替她擔心受怕。但是，毒子自己却謹守着處女的貞操，也很用功。

五、新子

十八歲。高中畢業，沒有升學，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起，加入了納屋浩他們的集團。頭髮是火焰型，燙得根根朝上直豎地蜷着，平常總穿着西裝褲。也是不大喜歡打扮的。

母親是銀座第一流酒吧的 MA MA。新子不喜歡這個做酒吧 MA MA 的母親。母親喝醉酒，演出旁若無人的那些醜態，新子看了恨不得死了纔好。這種不自然的環境，使得新子變得有時明朗非常，有時又陰沉得像白癡一樣。

祖母是昔日新橋的名妓。

新子幼時，祖母對她說過這樣的話：

「我做過男人的玩具，你的母親也做了男人的玩具。你的母親也許自己不承認，但是事實上她還不照樣是男人的玩具。正由於她自己以爲不是玩具，反而更加不幸……惟有你，可別再做男人的玩具啦！」

這段話深深地記在新子心裏。

但是，同時新子似乎又有一種漠然的預感：自己是不是也要走上和祖母、母親同樣的路呢？

× × ×

以上這五個又年輕又壞又厲害的傢伙，却有一個唯一尊敬的對象。

他就是文學院心理學系的講師，野間健太郎。

野間健太郎還纔二十八歲，已被內定要升爲助教了。他是出人頭地的英俊之才，但是他那與衆不同的性格和行動，有時却令人爲之蹙額。

作爲一個運動家，野間健太郎是太有名了。六年之前，日本六大學的校際棒賽，城南大學曾經春秋兩季繼續獲得優勝，這可以說都是野間健太郎的功勞。他是棒球隊的主將，打擊率最高的保持者。職業棒球隊搶着來挖他，但是野間健太郎不管他們開出多麼好的條件，一概不應。他答覆的話也很守舊：

「我要遵守先君的遺囑！」

他的父親野間健吾，是一位心理學的泰斗，在城南大學當過二十幾年的文學院長。城南大學的校長酒井誠三，很器重野間健太郎。期待他也許能成爲擔任本校校長的未來人選。

但是，野間健太郎的性格絕不隨和。從他的行動裏，可以看得出總是帶着一種炸彈式的危險性。酒井校長認爲要緩和他這種危險性，只有替他找個美麗的太太，但是野間本人目前似乎毫無結婚之意。

平時的穿着打扮，總是一套和服，繫着外裙，近來好像學會了玩藝妓。有時可以看見他在研究室彈三絃，哼着「小唄」歌兒。

在「第一部」書裏野間健太郎和這五個青年人合作，解決了佐倉總一郎的事件。以後的一段時間，每天都平安無事。但是，這不過是暴風雨之前的一段沉寂而已。這一羣人，決不能老是這樣「甘於寂寞」的。神造出他們來，似乎就是爲的要把他們拋進繼續掀起的事件的漩渦裏去。

有一天，突然地……

展開了這「這一羣」第二部的故事。

——柴田鍊三郎

一

過了梅雨時節，一箇大晴天的下午。

在日比谷的交叉角上，美國航空公司的橱窗前面，站着一位高高個兒的青年，很有興趣地向窗裏望着，好半天了，還捨不得走開。

橱窗裏，一箇直徑兩公尺的大地球儀，正在緩緩地旋轉，地球上面，用紅色小電燈泡，標示出世界各國的航空站，一明一滅的閃鑠着。

青年百看不厭地望着它。

紅紅的小燈泡，一亮一亮的引起了他的流浪之癖。

他的頭腦，具有一種奇妙的特質。他最厭恨唸書用功，但是看世界地圖，却是他最愛好的一件事，譬如，在什麼「文化地理大系」之類的書上，看到各國的風景，他都能過目不忘，一下子就牢牢記住。

紅燈泡亮到倫敦，他腦子立刻浮起架在泰晤士河上的大華橋，和比卡德里街的夜景。他並沒有去過，可是他就知道庫連布魯克鎭上，有舊式的風車廻旋着。

紅燈亮到瑞士，他眼前就彷彿看到珊漠里次湖的美景。華里斯的名勝果奈爾葛來德的建築物是什麼樣子，他可以懸空揣摹的描繪出來。

到了巴黎，他豐富的知識，竟好似在賽茵河畔住過兩年一樣。他還知道布魯泰尼海的沙丁魚比日本的大，而且並不好吃。

到了以貝利亞半島，他會想到要往古都可兒多巴的阿爾漢布拉的宮殿去走走。到了義大利，又想到北境冰河所造成的蓋娜丶可漠丶馬約麗等湖上逛逛。

再轉到非洲，他要去的地方更多得屈指難數了。

——媽的！去逛一趟多好哇！

城南大學商科二年生的納屋浩，在肚子裏呻吟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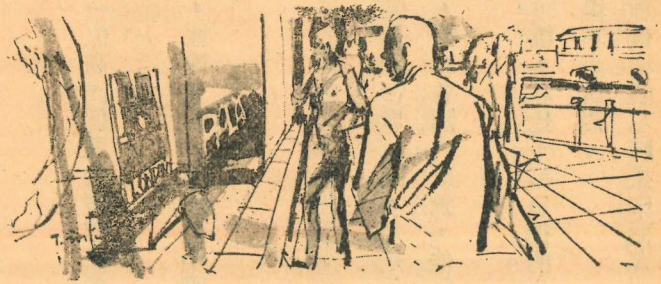
正在這時，又來了一個男子，在他身旁站住，也開始向橱窗中的地球儀望着。

納屋浩不在意地轉過視線一看，原來是一個五十歲左右的人。

——瞧這臉兒，倒像破了產要逃出日本似的神氣。

眞的，側面望上去，這人臉上佈滿了陰暗不安之色。

這人也感覺到納屋浩在看他，轉過臉來回望納屋浩，似



納屋浩望着大地球儀，捨不得走，身旁又來了一個人。

乎想要勉强笑一笑，但是頰肉發硬，笑不出來。

「你怎麼樣啦？」

納屋浩終於向他開了口。

他做夢也沒想到這一問不打緊，却把他自己捲進一樁複雜離奇的大案子裏去了。

「……！」

這人正要回答，却又畏畏怯怯地向身後望望，眼張失落地四下窺探。

然後，別着臉兒避開納屋浩的視線：

「對不起！你可以跟我走幾步嗎？」

「爲了什麼呢？」

「什麼原因，等會兒告訴你，拜託拜託！謝謝你！」

一副迫切萬分的神情。

納屋浩沒有法子，只好和他並肩走着。

走到銀座，這人纔向納屋浩說：

「帶我到你熟識的吃茶店去好不好？哪一家都可以。」

納屋浩硬生生地答道：

「我從來沒有進過吃茶店。」

「像你這樣的青年人……!?」

「我厭惡百貨公司和吃茶店。」

「那就不管哪裏，挑一家客人滿滿的吃茶店好了。」

納屋浩還是第一次碰到初老的中年人向他這樣懇求，覺很今天這件事漸漸地有趣起來了。

二

納屋浩找了一家似乎適於情侶們約會的吃茶店，走了進去。

這人四邊張望着，不安地，小聲咕嚕道：

「太暗啦。」

納屋浩也不管他，直向裏邊走。

每一箇座兒裏，都是一雙雙的男女偎倚得緊緊地，其中差不多有一半以上，都悶聲不響的坐在那裏，很像正在練什麼沉默的功夫一樣。

納屋浩最厭惡這種陰沉粘濕的氣氛，所以特意把這個初老的老頭兒帶上這裏來的。

對面坐下，納屋浩重新向這人端詳了一會，不覺心裏想道：

——這個人的人生，恐怕是無聊得很呢。

的確！如果辦一箇世界上最平凡的男人的選拔會，這人毫無疑義會當選的。臉型、服裝，以至於他這種踧踖不寧的神情……。

「實在抱歉！給你添麻煩。」

這人向納屋浩欠身道謝。

「你要叫我怎樣幫忙呢？」

「不！那倒不必怎麼樣……不過，如果可以的話，能勞駕送我回家去就……。」

「你一個人不能自己回家嗎？」

「不！不是這意思……實在是，我覺得好像有人正在跟蹤我，心裏害怕……不！確實有人正釘着我。」

這人回轉視線，向店門進口處探望。

「你做了什麼壞事嗎？」

「壞事？哪裏的話！」

這人搖頭：

「我一樁壞事也沒有幹過。像我這樣忠實工作的人，是很少的啊！」

這人從上衣裏面袋子裏拿出名片，交給納屋浩。

原來是一位牙科醫師。叫「松本一郎」。人平凡，名字也很平凡。

「那麼，爲什麼這樣畏畏縮縮的呢？剛纔在那航空公司窗前，你那神氣，不是簡直好像想坐飛機逃出日本似的嗎？」

「是，是的。我生來膽小，一感覺恐怖，就好像世界變成一片漆黑……。」

「是不是有什麼人在脅迫你？」

「不，倒並沒有人脅迫，但是我覺得比被人脅迫還可怕……」

松本一郎說着，又擔心的向門口伸頭張望。

納屋浩焦躁起來了：

「究竟怎麼回事嘛？」

松本一郎侷促地沈吟了一下：

「我無意之中，聽到一羣暴徒們在商量，要綁架人家一位小姐……。」

「綁票？」

「是的。偶然碰巧，被我聽到了。」

松本一郎開始追述這件事的經過。

他在浦和開着一箇小小的牙科醫院，每月要上東京來一趟。

今天，他在神田辦完了事，搭高架電車到新橋，正想往銀座方面去，忽然看見一家地下電影院開演脫衣舞的廣告牌子。

這位十年如一日勤勤懇懇過日子的牙醫師，忽然想要進去開開眼界，這也可以說是合當有事了。

進去還不到幾分鐘，立刻遭到報應——他突然肚子疼的不得了。

連忙奔進便所，蹲了一會，還是不行。

出便所的時候，一陣眩暈，不由地癱在地下，動彈不得。

領座的姑娘見他面如紙灰，嚇得連忙把他扶到事務室裏當值的小屋裏躺下。

蓋上毛毯，咬牙忍住寒戰，過了半天，疼痛似乎好的多了。

正打算掙扎着起來，外面事務室來了三四個人，唧唧喳喳地似乎正在商量什麼秘密，他又不敢動彈了。

那幾個人商量的就是綁架某處富豪的女兒的事。

松本一郎哆嗦開了。

他想：要讓外面的人知道他在這裏偷聽，一定非把他幹掉不可的。

他大氣都不敢透，二十幾分鐘，一直躺着不動，眞有如臥針氈之苦。

直等到外邊的人走了，又過了幾分鐘，沒有什麼動靜，纔悄悄跨出當值室，正想穿過事務室溜走，一個相貌猙獰的年輕的傢伙又撞了進來。

他一見松本一郎由裏邊出來，頓時顯出一副惡狠狠的凶相：

「你是什麼人？」

「我，我不舒服，在，在裏邊躺了一會。」

「什麼時候進來的。」

「剛纔，不大一會兒。」

「不大一會？」

「只，只有兩三分鐘……。」

松本一郎嘴裏說着，早已跨到甬道裏，奔也似的爬上樓梯，逃到街上。

他恐怖得不可名狀，惟恐後面那傢伙追上來。

他想：那個傢伙一定馬上找到領座的姑娘，查問我是什麼時候進當值室的。等他發現我可能偷聽了他們的秘密，那還不拼命地出來追我呀！

——讓他追上就是一箇死！

松本一郎攔住一部計程車，跨上去，心裏還不住拍拍直跳——他怕上了計程車還免不了後面有車子釘上來。

司機問他到什麼地方，他一時想不出，只好說：

「隨便開到哪裏都行！」

這句話反引起司機的疑懼！

他開到日比谷交叉點，向松本一郎說：

「我想起另外有件事，請您就在這裏下去罷！」

松本一郎沒有法子，只得跨下車，無目的地向前走，忽然看到美國航空公司的櫥窗，他眞恨不得逃到世界的邊緣上去。

雖然一面自己安慰自己：在人山人海的銀座，總不致被他們發現吧，但是仍然擺脫不開怕人跟踪的恐懼，這位牙科醫師實在太膽小了。

納屋浩聽完他的話，輕輕打了箇呵欠：

「你去報告警察，好不好？」

「那還了得！」

松本一郎連連擺手：

「報了警察，我一定非被他們幹掉不可！」

三

爵爺綾小路和正，今天又沒有到學校去，正在空空的會客廳裏彈鋼琴。以前松村俊夫批評過他：

「你大概只有睡着了的時候和彈鋼琴的時候纔不想女人。連蹲在便所裏的時候也要想：這回這個女人，要怎麼追求纔可以到手，想的連屎也忘記拉了，你就是這麼個東西！」

確實的，爵爺一坐到鋼琴前面，頓時就像換了個人，表情嚴肅，發出使任何人都得側耳傾聽的魔力來了。

要想把意中的女人追求到手，照道理講，與其費上千言萬語訴說衷情，不如請她聽你奏一曲鋼琴來得有效，可是我們爵爺從來就沒有打算把自己的藝術用在這個目的上。可以說：爵爺之所以爲爵爺，也就在此。

不知道什麼時候來的，納屋浩站在窗外聽着呢。

他把下巴架在窗沿上，等爵爺彈完這一曲。

一闋蕭邦的短曲彈完了，納屋浩用嘴代替鼓掌：

「劈拍劈拍！」

爵爺又不知想到什麼，彈起「八木節」來，還大聲唱着：

『啊啊啊……春暖花開在那青山邊。

鈴木主水這個武士眞發了癲！

你有了老婆，還有兩個小娃子。

五歲的，三歲的，又調皮來又可憐！

老婆孩子都絆不住你。

今天，明天，奏樓楚舘日夜流連！』

納屋浩聽得不耐煩，吼道：

「好了！別唱啦！」

爵爺「叭噠！」關上鋼琴蓋板，站了起來：

「老浩啊！我五天沒吃好東西啦！你請請客，好吧？」

「過去太舒服了！今天這樣就受不了啦！」

「除了八十元一碗的鷄肉飯之外，你沒有請我吃過別的東西啊！」

納屋浩一聳身，輕輕地從窗口跳了進來：

「要吃好東西之前，可得先運動運動纔好哩！」

「可惜我不是運動家。」

「運動雖是運動，今天的可稍稍有點兩樣。」

「是什麼呢？」

「有一個姑娘要吃綁票！」

「美麗嗎？」

「當然囉！一個醜八怪，誰來綁她的票呀！」

「那麼怎麼樣呢？」

「所以，我們要去救她！弄的不好，可也許要送命哪！你幹吧？爵爺！」

四

清脆瀏亮的歌聲，從天而降：

『掖好了！裙子的下擺！

太陽早已向西墜。

海女呀！

看這月夜的大海！』

『前面是天心明月滿一輪，

飛過來一隻鳥兒直撲騰，

鳥呀，鳥呀！你過來！

這裏有海女的紅嘴唇！』

『採來的鮑魚裝滿籠，

水淋淋的手兒有點提不動，

海女的頭髮兒青青還掛着水珠兒，

磯頭的月色已變得一片朦朧！』

游泳池旁的許多青年，一齊仰起臉來，向十五公尺上面的跳水台望着。

「這個妞兒怪呀！」

「她在那裏自我宣傳呢！有味有味！」

「兩條腿的線條眞不賴呀！」

一身通紅的泳裝，馬跨着坐在跳水台板上，向頭頂的驕陽放聲高歌着——她是毒

子。

「喂！上她！」

「哦！來啦！」

一個好像專練健身運動的，肩膀、胸前、胳膊、筋肉隆起像長滿了瘤塊似的，和一個胸口一片護胸毛的，「倏！」地站起，奔了過來。

兩隻猴子似的，很輕快地攀上了跳水台。毒子一點也沒在意，繼續唱着「白秋」的民謠。

忽然，跳板震動，回頭一看，上來了這麼兩個傢伙，毒子只在鼻子裏「哼！」的笑了笑。

「喂！你抱着我，我抱你，一起跳下去，好不好？」

健身操賊忒嘻嘻地笑着，走近前來。

「好嘛！」

毒子向他嫣然一笑。

毒子一身通紅的泳裝，馬跨着坐在跳水臺上。

「喂！丟下我怎麼辦？」

後面那個護胸毛骨嘟起嘴。

毒子吩咐道：

「你們倆划拳決定罷！」

兩人倒很聽話，抬起右手：

「ONE！TWO！THREE！」

一記拳還沒有划下去，毒子抬起屁股，「噹！」地使勁往下一坐。

跳板猛地一晃，兩個傢伙措手不及，倒栽葱掉到池裏去了。

毒子似乎沒有這回事一樣，仰面朝天又唱了起來：

『杜鵑鳥呀！你隨着風來，
你是個善忘事的大阿呆！
飛去了就不記得飛回來呀，
溜走了再也不回來！』

這時，聽到池邊有人在叫：

「毒子！」

低頭一看，原來是松村俊夫。

一身是黑，黑襯衫、黑長褲。

毒子站直身，雙手左右高擧，擺開要跳水的姿勢。

忽然「骨碌」一轉身，噠！噠！噠！跑回來，下了跳水台。

松村俊夫不覺苦笑：

「這個丫頭！」

他知道：毒子連兩公尺都游不了，更別說從十五公尺高處跳水了。

可是，她却能滿不帶相的騎在跳板上，還悠悠自得地唱歌兒，這份穩勁兒可够瞧的。

他盯盯望着從跳水台下來的毒子：

「你這是發了什麼毛病？是不是天太熱了，影響到神經不太正常了吧？」

「我帶了我家的狼狗來，試試牠能游好遠，可是他們不放狗進來，我纔氣的坐在那裏示威的。」

「你要打那台上掉下水去，還不把你摔昏了！跳水可不是一下子就會的哩！」

「那些小子們，正巴不得來攙我扶我呢！看他們饞涎滴滴地抬頭張嘴望着我的那個

德行，倒也眞有個意思！」

『我看你是有點瘋了！』

松村俊夫直搖頭。

五

一會兒，松村俊夫把毒子和她的狼狗，裝在未經同意從納屋浩公寓車房借來的紅M·G上，在第二京濱國道上飛馳。

「往哪裏去？」

「橫濱的東洋大旅社。」

「做什麼？」

「送你去參加選美。」

「選美？」

「嗡！有十八個國家的小姐泳裝出場呢。下一回的世界運動會在日本開，有一個從橫濱到東京的「行進」節目。現在就是要選一個在隊伍前面舞指揮棍的美人兒。別看這麼小小的一根棍子，聽說可不容易耍呢。所以現在就要選出來，讓她慢慢去練習。」

松村俊夫是世運會籌備會的學生委員。

「哼！要叫我要指揮棍？」

「要讓在日本的那些藍眼珠、黃眼珠的小姐搶去這份差使，東京世運會的面子就會垮啦！聽說橫須賀有一個混血姑娘，美麗的不得了。能跟她別別苗頭的，只有你一個嘍！」

「想不到，阿俊倒還有愛國之心哪。」

毒子抱起雙腕：

「倒車！向後轉！」

「怎麼啦？」

「選什麼美！我死也不去！這些選美會什麼的，是最愚最劣的事！是對於女性的最大的侮辱！」

「別看的那麼嚴重嘛！」

「第一名只有一個，這就是頭一件叫人不能容忍的事！」

「唉唉唉……。」

「你想想看！假如落了選，憑我這自尊心極高的黛德子，能受得了那種委屈嗎！阿俊眞是個笨東西！」

「哦！原來如此！……這倒不好勉强了……可是，我怎麼交代呢？我答應了他們邀一個絕對保險當選的小姐去的咧！」

「新子怎麼樣？」

「新子啊？……唔！她一雙腿倒是滿長的……。」

「臉兒也挺漂亮啊！」

「不過，不是人見人愛的那種類型。」

「我的臉兒就是萬人愛？」

毒子狠狠的視線，松村俊夫還了她一瞥，把M·G掉轉了頭。

蹲在後座的狼狗，伸過頭來，向松村俊夫頰上「嗒！」地舐了一舐。

「咄！別來這一套殷懃啦！」

松村俊夫把狼狗的頭推開。

「你不知道呀？阿俊……。」

「什麼？」

「你不知道狗是多麼可愛的動物！

「這些事，有知道的必要嗎？」

「比方說：你在海灘上檢起一塊小石子，扔出去一百公尺。小石子落在上千顆的小石子裏面去了。可是，我的愛犬飛跑過去，就能把原來那塊小石子啣着回來！」

「別胡扯啦！」

「一點也不胡扯。你檢起那塊小石子，在手中只抓了一兩秒鐘，可是就這一兩秒之中，你的體臭已留在石子上面了。我的愛犬就能嗅出這味兒，把它啣回來。這就是說：好比我們肉眼所看不出的微生物，用顯微鏡能看出來，是一樣的道理。」

「喂！是眞的嗎？」

「霍梅洛斯寫過的。奧德休司在二十年後，落魄做了乞丐，回到自己的家，家裏的人都不認識他了，可是惟有他養的狗愛爾葛斯還認得他是主人，向他搖尾巴。怎麼樣？明白了吧？阿俊！」

六

新子在自己房裏，茫然地兩肘擱在桌邊，手撐着雙頰。

這是她完全忘却思考力的一段時間。

剛纔還想出門去，又懶的動彈，就這麼坐着出神，腦子裏漸漸變成一塊空白。

「老婆婆！嘿！怎麼搞的！又忘了給金絲雀上食……。」

聽到母親蘭子又尖又高的嗓子，新子纔驚醒過來，頓時苦着臉兒，兩手掩住了耳朵。

昨天夜裏蘭子的醜態，和自己的氣憤，又在眼前映了出來。

昨天半夜三點，蘭子纔回家——喝的爛醉如泥。

前不幾天，家裏被小偷兒偷過，所以那兩天大門都上着鎖。

照理應該是傭人老婆婆去開門，但是她一睡下去就是在耳邊打鑼都不會醒，因此每天夜裏，只好是新子爬起來開門。

昨天也是正睡得好好的被敲門聲叫醒了。

一拉開大門，蘭子就一把摟住新子，喊道：

「新子！萬歲！」

母親一身都是酒臭，新子每夜嗅到，討厭極了。

不耐煩地將她推開，蘭子却裝腔作勢地故意向後一仰。

身後站着一個青年，正好把她抱住。

「新子！呔！又不跟媽媽親親啦！」

蘭子一雙醉眼豎起來了。

新子認得：抱住母親蘭子的是最近在電視裏竄起來的爵士歌手黑木隆。

黑木隆見新子在端詳他，便向新子嘻的一笑。

白白的平板的臉，臉上電視的化粧似乎還沒有洗乾淨，被他這一笑：

——哦哦！眞討厭！

新子簡直要打寒噤。

連忙轉身要進去，蘭子又撲了過來：

「這個鬼丫頭！瞧不起媽媽呀！……。」

向新子肩膊上就是一口。

新子反手一巴掌，正打在蘭子臉上。

「畜生！竟敢打媽媽啦！可不得了啦！皇天！菩薩！救救我呀！」

蘭子又蹦又跳的嚷開了。

黑木隆一面勸：

「MAMA！別這麼的！你這一折騰，太『黃色』啦！」

一面望着蘭子，伸脚要踢新子，和服下擺盪開，直露到大腿邊，賊忒嘻嘻地顧而樂之。

新子眞想連母親帶黑木隆都一頓掃把趕出門外。

好容易把蘭子架進了茶間，她一屁股坐下，兩個膝蓋都裸露在外面，抬起臉兒，狠狠地盯着靠在屋角站着的新子：

「這個死丫頭！媽媽給你找了個女婿回來了呀：把你嫁給這位黑木隆，還不好嗎！……畜生！反而打起媽媽來啦！」

「……！」

新子氣得要放聲大叫，死命忍住，也狠狠地瞪着蘭子。

「好——的！你不喜歡黑木隆，就算媽媽的小情人兒好啦！……來！阿隆！跟媽媽接個吻！」

蘭子又撲到黑木隆身上去了。

「眞糟糕！喝的這麼醉，亂發酒瘋！」黑木隆也直搖頭，但是經不住蘭子一股勁的要接吻，也被她纏得毫無辦法：「好！那麼接了吻，可以安靜點兒了吧？」

「當然！你可得輕輕地，溫柔地給我個吻！」

蘭子抬頭，仰着臉兒，閉起了眼睛。

新子見她額上眼角，都已明顯地刻畫着難看的皺紋。

黑木隆向新子擠擠眼，裝出似乎無可奈何的樣子，低頭向蘭子的唇上闔去。

新子翻身衝出茶間，奔進自己房裏，把普通用量加倍的安眠藥拋到嘴裏咽下去，拉起被子蒙頭蒙臉地蓋了起來。

朦朧之間，還聽見蘭子和黑木隆纏着，東倒西歪跌跌撞撞地上了二樓。

——現在，黑木隆還在樓上高臥呢。

「新子！」蘭子叫着，拉開紙門，清水臉兒，又恢復了平時的母親的樣兒：「我做頭髮去。你一會也來好不好？媽請你吃中飯。」

「不要！」

新子搖頭。

「還在跟媽媽鬧蹩扭哪？這孩子！」

「……』

「要什麼東西，你說嘛！……你也太不愛打扮了！

「……」

「穿一回和服試試看，好不好？」

「討厭！快給我出去！」

「哦！我怕你，我的小姐！」

蘭子倒也毫不介意，吩咐了老婆婆幾件事，出去了。

新子雙眸直望着空中，一會兒一霎也不霎的大眼睛裏，汪出兩大顆淚珠，「卜落」一聲順着雙頰掉下來了。

從喉嚨深處湧起了嗚咽，她硬咬着牙不哭出來。

她是個不會出聲哭泣的姑娘。

× × ×

這時候……

納屋浩和爵爺，正站在世田谷松原的一叢樹林中。

七

這樹林前面，是最近完成的十公尺寬的高速道路。

道路的那一旁，一個教堂，屋頂上的十字架，發着銀色的光。

路上差不多連人影子也沒有，現在正是正午的一段悠閑時間。這條高速道路，前邊還沒有完工，所以還沒有車子過來

納屋浩嚼着橡皮糖，背靠欅木樹站着，爵爺坐在草地上，很輕鬆的，好像在等待什麼愉快的事發生。

忽然，納屋浩伸頭向那邊探望着：

「喂！來了！就是他！」

一部日本國產的黑色汽車，向這邊駛來。

這裏是一條斷頭路，所以這部汽車開過來，不是走錯路，那必定是他的目標就在此地附近了。

納屋浩的直覺很正確。

這輛汽車開到離教會一百公尺的地方，停住了。

「爵爺！拜託！」

「你一個人，行嗎？」

「放心！交給我啦！」

納屋浩拍拍口袋，發出金屬物的「鏘鏘」的聲音。

爵爺也站起身，輕手輕脚向樹林中走進去。

納屋浩隱身站在靠路邊的大樹後面，銳利的眼神瞪着那部車子，手裏握着一根雪地行車裝在輪胎上的那種鍊條。

黑汽車裏跨出來兩個年輕的男子。

兩個人的衣着打扮都很整齊，看上去，只像是忠實工作的薪水階級。

他們躲躲藏藏地站在教堂與汽車之間，一個點上了香煙，一個時而看看手錶。

一會兒，聽得遠遠傳來正午的汽笛聲。

兩人慢慢地從車子後邊走了出來。

納屋浩看見教堂門口出現了一位姑娘。

他早就看見過了：這個姑娘是上午十點進教堂的。

祈禱兩個鐘頭，準定正午出教堂，這大概是她的習慣。

姑娘低着頭，向前走，那兩個人也向她步步迫近。

姑娘一驚，抬起頭來的時候，兩個人已緊緊地一左一右靠在她身邊了。

姑娘全身顯着恐怖，站停下來。

躲在樹後的納屋浩，心裏焦急道：

「——爵爺！怎麼搞的？到了時候啦！」

眞好像跟納屋浩的心靈通着電似的，那邊黑色汽車的喇叭忽然大響，而且響個不停。

——行啦！

納屋浩得意地笑了。

爵爺早已悄悄鑽進汽車，一把按住喇叭不放手。

這兩個人愕然大驚。

一個向汽車奔去，另一個就向翻身想逃走的姑娘撲去。

納屋浩就在這一瞬之間衝了出去。

奔上前，什麼話也不說，一抖鐵鍊，「嗚！」的一陣風響。

這個人一隻脚被鐵鍊絞住，一個踉蹌，「咚！」的栽倒。

那一個奔到喇叭響個不住的汽車上，剛鑽進車廂，躲在後座的爵爺，手裏拿着旋螺釘的旋棍，照準他的後腦就是一棍，也打昏過去了。

眞是一場漂亮出色的奇襲作戰。

納屋浩把這邊一個兩手反縛起來，背心上「噹！」的一推：

「走！」

這人栽倒時擦破了皮，額上掛着血，瞪着納屋浩：

「你想把我們怎麼樣？」

「交給警察！」

「哼！」這人一聲冷笑，翻起雙眼向那姑娘：「小姐！要把我們交給警察咧！八成兒說我們綁你的票吧？小姐！你看可以嗎？」

不等那姑娘回答，納屋浩伸手就給了他個耳光：

「渾蛋東西！快走！」

「別這麼急好不好？問問小姐答應不答應嘛！」

他倒顯得很鎭靜。

「當然答應囉！她還能饒過綁架自己的强盜！」

「對不起！哼！……先問問小姐也不要緊吧？」

姑娘低着頭，像石頭似的。

爵爺打汽車裏出來了，也詫異地向這邊望着。

姑娘好容易纔開了口。

低而細的聲音，好像在向自己說話，說出一句萬萬意想不到的話來：

「請你們作爲沒有發生這回事罷！」

八

兩個暴徒走了

剩下納屋浩和爵爺，把這位姑娘夾在當中，在大路上走着。

納屋浩氣極了。

自己和爵爺剛纔這一番得意的英雄擧動，弄到末了簡直變了一對大傻瓜，越想越不是味兒。

連對於那個偷聽綁架計劃的松本一郎牙醫，也恨得牙癢癢的：

——這是怎麼搞的！他媽的！

被害人竟輕輕饒過凶惡的暴徒，把他們放走了。

——不管她是什麼理由，天下竟有這種怪事！

「老浩！」

爵爺叫他。

順着爵爺手指的方向望去。

交叉的小路上，有一家小小的「燒鯛魚」的店。

「我可有點餓啦！」

「唔！」

納屋浩催這位姑娘：「陪我們吃一點罷！」

姑娘不做聲，跟着走。

掀起短簾，三人鑽進小店，咯噠咯噠地坐下，都僵僵地一言不發。

一會兒，燒的鯛魚端上來了。先是爵爺夾起一條：

「喝！好燙！」

放到面前盤子裏，「呼呼」的吹着。

納屋浩重新端詳這位姑娘的臉兒。

生得很是纖弱，眉目口鼻都顯得個性不强，輪廓清秀，非常楚楚可憐的樣兒。

像這樣純眞而溫雅的臉兒，納屋浩還從來沒有看見過。

她經過剛纔一場衝擊，臉上還是慘白的沒有一點血色，叫人看着眞覺得可憐。

「我們得請你說明說明哩！」

納屋浩向她說：「剛纔那兩個人，你認識他們？」

「不！」

姑娘搖頭。

「既不認識，爲什麼放他們跑了？」

「……」

「是不是認識他們，而有一種什麼非放過他們不可的原因，纔饒了他們呢？」

「……」

「我們可不是吃飽了撐得慌，來管這些閑事的啊！也下了相當的決心來的嘍！，可是，可是你……喂！爵爺！我說不好，你給問問她！」

納屋浩抓起一條燒魚，一撕兩半，狼吞虎嚥地吃了起來。氣的似乎也不感覺燙嘴了。

爵爺伸出兩手，捧住姑娘的雙頰，把她的臉轉向這邊：

「你好像很寂寞啊？是不是孤獨的一個人呢？」

納屋浩聽了不覺苦笑：

——這小子，又把騙女孩子的這一套使出來啦！

可是，這些詞兒在普通青年們說出來就覺得肉麻可厭，現在爵爺嘴裏說着，竟毫不覺得扎耳朵。

爵爺滔滔不絕地說下去：

「你不想要我們幫忙嗎？……你必需有朋友！到現在爲止，沒有一個人保護你，所以你都是靠自己的想法來處理一切，這是錯誤的！不管你是怎樣虔誠的教徒，單單一個人，神也沒有法子來救你的！要有我們這樣的騎士來做你的保鏢，纔能衝破不幸的牆壁……你有接受任何好青年的愛的資格。你不妨讓他愛一愛看！像你這樣的美麗，包你立刻變成十倍二十倍有魅力的……噯唷！好疼！」

爵爺被納屋浩在桌子底下踢了一脚，苦起了臉兒。

「加納尙子小姐！」爵爺叫出這位姑娘的姓名：「關於你的事，我們早已調查的很清楚了。你和你父親，住着二千坪大的房子，靜悄悄地，對不對？你的父親並沒有做什麼事，可是似乎很有錢。不過，你們的生活情形很奇妙，在你家門前站一站，就覺得房子裏充滿古怪秘密的氣氛！你一個禮拜裏只有一次——也就是禮拜四的今天，上教堂去。也不交朋友，也不看電影，也不到百貨公司買東西去，對不對？你的生活包在秘密之中。這就是說：你每天都是悲哀的。你的神情表現出：你是生活在悲哀與不安的裏

面。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想到爲你犧牲，使你幸福……可是，加納尙子小姐！現在我們出現了！我們就是能使你幸福的神的使者！」

納屋浩聽着，幾乎要啞然失笑：

——什麼神的使者！爵爺這傢伙，正在舐嘴抹舌的想這姑娘的 VIRGIN（處女貞操）哪！

可是，納屋浩和爵爺，對於這位姑娘的生活狀態，並沒有怎麼詳細調查過。他們只在她住的那大宅子外面望了一會，看見這姑娘出來，就跟她到了教堂。

她家裏只有父女兩人，也是在附近牛奶店聽到說的。

現在到了爵爺嘴裏，便說得活龍活現好像眞經過詳細調查似的，不過他所推測的，倒似乎都猜對了。

納屋浩看見這姑娘有一縷眼淚，流下來從頰邊滾了下去，

可是，儘管爵爺說得舌泛蓮花，她始終沒有開一句口。

九

把加納尙子送回家，來到車站，納屋浩不知想起了什麼，向爵爺道：

「你先回去罷！」

「做什麼？」

「嗡！有點兒事……。」納屋浩含糊地回答。

「喂！我們是搭擋啊！老浩！」

「嗡！今天讓我一個人幹！」

「那位小姐充滿哀愁的樣兒我看中了哩！」

「那種幽靈似的臉兒，我可不欣賞！我的興趣在她家住的房子裏吶！」

納屋浩說過，匆匆地走了。

爵爺搖搖頭，進了車站。

又過了一個鐘頭左右，納屋浩已偷偷地進了加納尙子的家，站在花園裏。

對於庭園花木素來不感興趣的納屋浩，見了這裏佈置勻稱打掃清潔的松樹、石山、白砂、草地，也不禁爲之瞠目結舌：

——喝！這簡直是王侯的府第啊！

他腦子裏描繪着一幅昔日王侯貴介，帶着賓客侍從，在這園裏徜徉的光景。

庭園東西兩邊，都用萱草舖頂的中門隔開，叢樹之中，還有好幾個獨立的離間。

納屋浩在中門處一塊石頭上坐下。

他決定在此地持久的等下去。

他心裏有一種預感，覺得會有什麼事發生。

過了五個鐘頭。

但是，納屋浩對於這五個鐘頭，並不感覺怎樣長久。

他眺望着庭園，不知不覺地出了神。忽然清醒，纔發現已經暮色蒼茫了。

五個鐘頭並沒有白等。

納屋浩的神經陡然地緊張起來了。

他聽到玄關那邊，有幾個人的脚步聲音。

納屋浩敏捷地穿過樹叢，向玄關趕去。

幾個人站在玄關前面，都是衣冠整潔，紳士似的。

他們按門鈴了。

但是門不開。

裏邊一個拿出一串鑰匙，一把一把的插進鑰匙眼試着。

納屋浩隱身在樹叢陰處，注意看着。

站在最後面的一個，轉過臉兒，納屋浩一見，直覺地想道：

——這個傢伙，在什麼地方見過呀！

一〇

夜裏——差不多十點鐘左右。

加納家長長的水泥牆外的路上，又出現了兩個人影。

他們是爵爺和新子。

——今天下午，爵爺回到自己家裏一看，新子一個人正在會客廳裏彈鋼琴。

新子呆呆地，用不大熟練的指法，彈着「濱千島」的曲子，爵爺見了她這神情，想道：

——這裏又是一位處女呀！

便溫柔地兩手擱在她肩膊上，唸誦起來……

「哦哦！美女呀！你是空中落下？還是海裏出來的呢？你這神聖而又帶魔性的眸子，灑下了罪過，也灑下了道德。因此，可以把你譬作一甕美酒！……你眸子裏含着落日，也含着旭輝。他發散着馨香，好像暴風雨的黃昏。你的接吻猶如媚藥，你的嘴兒

等於酒盅，能使英雄變成懦夫，幼兒變成勇士……你是黑海漩渦裏出來的？還是星星上落下來的呢？被魅惑的宿命……。」

新子厭煩地一擺肩膊，離開鋼琴：

「爵爺！請我吃中國麵！……那邊電車道郵局隔壁，掛着『愛情麵條』的招牌呢！」

爵爺顯得失望：

「新子！這麼風雅的詞兒，你就沒有一點反應嗎？」

「你說什麼！」

「就是說：要等你情願將處女捧獻給男性，還得兩三年。好了！吃愛情麵條兒去罷！」

兩人正在那家中國飯舖「嗤嗤」的嗦着麵條兒，爵爺忽然自言自語道：

「我還是得去！」

「上哪兒去？爵爺！」

「冒險去！往有幽靈的凶宅去！」

「瞧你說的話，跟小學生差不多。」

「要冒險，就得有小學生去遠足的那種興奮狀態纔行。」

幽靈的凶宅，這句話倒並不是張大其詞。

——今天上午在那附近的牛奶店，打聽加納家的情形，牛奶店的老板就說過：

「這人家眞怪！簡直像出幽靈的凶宅！」

爵爺告訴新子：

「老浩現在已摸進去了。只靠老浩一個人，有點危險。我剛纔一邊吃麵條兒，就有預感！」

「我也去！」

於是，爵爺帶着新子，又到了加納家牆外。

沿着水泥牆走着望着，爵爺站住了脚：

「正好！有這棵松樹！」

一棵大約有幾百年樹齡的松樹，粗壯的樹枝，直伸出牆外。

爵爺從褲袋掏出剛纔路上買的尼龍繩子，吩咐道：

「新子！檢塊石頭來！」

新子會意，到那邊樹林裏檢來一塊不大不小的石頭，爵爺把它綁在尼龍繩的一頭：

「唔……嘿！』

向松樹枝甩上去，但是，到底不是內行，沒有能掛住。翻來覆去，拋了十來次，好容易繞上樹枝，把繩子拉緊了。

爵爺已累的一身大汗：

「這一回您上眼罷！練的好，您多多捧場！」

一邊說，抓着繩子，脚抵在水泥牆上，向上爬去。

一一

這點功夫，要是學校登山部的會員，眞是不費吹灰之力。

可惜爵爺就從來沒有爬過山。脚上的皮鞋底，只在水泥牆上擦的「沙沙」響，就是上不去。

爵爺抓緊了尼龍繩，身體差不多挺到水平，拼命地往上爬，還是不行。

新子過去，托着他的屁股向上送，也沒有用。

「爵爺！算了罷！還是從玄關進去罷！」

「那可不行！說什麼也得打這兒……。」

兩人正在一心一意地翻牆頭，沒想到巡邏的警官，已躡手躡脚的走過來了。

「呔！」

低沉而威嚴的一喝，新子嚇得「砰！」地跳起來。

警官一把捉住爵爺肩膀：

「你在這兒幹什麼？」

如若這時候，爵爺稍微有點慌張，當然要被警官抓起走了。

爵爺却若無其事地答道：

「我想翻牆頭。」

「爲什麼要翻牆頭？你們是什麼人？」

「這裏就是我的家！」

警官打亮電筒，照照爵爺的臉——果然！端正上品，是個住這種宏壯邸宅的樣子。

「自己的家，爲什麼要從牆上翻進去呢？」

警官說話的口吻，也變得客氣起來了。

「父親把我攆了！」

「爲什麼要攆你呢？」

「那……。」爵爺靈機一動，指着新子：「因爲跟她結了婚。」

「唔！」

警官的電筒轉到新子臉上。

看上去，只有十七八歲。

——這種事倒是常有的！

警官心裏明白了：

「因此，你就想翻牆頭進去！……偷你父親的錢，或者拿家裏的貴重東西，是這主意不是？」

「不是唷！我要去看我家媽媽。老太太中了風，躺着不能動啊。當然！借着探病爲名，跟老人家要幾個錢，這也是不得已而爲之的事啊！」

——爵爺這傢伙眞會扯謊啊！

新子心裏暗暗擔舌不下。

「唔！你們是學生結婚吧？」

「是的！」

「年輕人總是幹這種冒失事！」

「您說什麼？」

「不！老實跟你們說：我是山梨縣鄉下的，十九歲那年，跟一個二十七歲的女人鬧戀愛，兩人跑到東京來了。到現在呀！就別提多麼後悔啦！」

「是嗎！」

警官想起自己狹窄的家裏，那個「老」老婆胖得像啤酒桶一樣，肥豬似的坐在那裏的神情，不覺廢然欲絕。

他連忙把自己老婆的印象撵走，又重覆問了一聲：

「你說的都是眞話？」

「我是耶穌教徒，決不扯謊的！」

「好！……你上去罷！」

「啊？」

「爬上牆去！我幫你托着送上去，好吧？」

「那可眞麻煩您了！新子！還不謝謝這位先生！」

新子幾乎要笑出聲來，硬忍着，一鞠躬：

「謝謝您！」

警官使勁托着爵爺的屁股：

「踏在我肩膀上，好了吧？上去！」

兩脚一使勁，把爵爺送上了牆頭。

爵爺收攏了尼龍繩：

「謝謝您！警官先生！新子！你回去等着我罷！」

新子倒擔心起來了：

「不要緊嗎？爵……。」

說到這裏，連忙改口叫了聲「哥哥」，含混過去。

警官想不到這位乳臭未乾的青年太太，居然大模大樣地管學生丈夫叫「哥哥」，不禁舉起電筒，又向她臉上照了照。

一二

牆外演着滑稽喜劇，屋子裏却正展開着一片陰暗殘忍的慘景。

在樓上西式房間的書齋裏，五個暴徒，捉住這所大住宅的主人，不由分說，一頓痛打，把他摔倒在地板上了。

這間書齋和隔壁的寢室，有一扇門可以相通，納屋浩現在就躲在寢室裏，從這扇門上的鑰匙孔偷窺着書齋裏的光景。

對方既有五個人，倒不能冒冒失失地衝進去救人了——而且，五個人既沒有用什麼武器，又並沒有要殺害這主人的情勢。

主人剛要搖搖晃晃從地下爬起來，五人之中，一個年紀較大的坐在桌前旋椅上，發出命令：

「綁起來！給他嘴裏塞上東西！」

看起來，這是五個人之中的頭兒。他臉上一隻耳朵不知什麼時候被割掉的，現在只剩一隻了。除了這一點叫人看着害怕之外，相貌倒是生得很體面的。

他手下的四個人，大概預先商量好了行動步驟來的，動作很有次序，也很敏捷。

把主人雙手反剪綁好，嘴裏塞了東西，用黑布兜着綑上，推在一張矮矮的靠椅上坐下，把他上半身綁在椅子靠背上。再拖來一把椅子，拉起他兩隻脚，也放在椅子上面，綑好。

這個主人看上去大概快過六十歲了。他倒似乎什麼都豁出去不在乎了，緊閉雙眼，也不叫喊，也不掙扎。

他的面貌，輪廓顯明，很有個派頭兒。看來以前也許是軍人出身，上唇和頷下都留着鬍鬚。

那頭兒又下命令了：

「好！把他推到火爐跟前去！」

一個把煤氣火爐點上了火。

火爐冒出青色的火燄，主人綁在兩張椅子上，他的兩隻脚，被推到離火燄只有七八公分的地方。

頓時……。

塞緊了的嘴裏，發出其痛難忍的呻吟。兩隻脚被火烤得一伸一縮的掙扎。

這時，書齋的房門被人猛烈地衝開。

只聽外面走廊裏女人哀叫的聲音：

「饒了他！不要這樣！」

她正是今天差點被綁架去的加納尙子。

那頭兒冷酷地吩咐道：

「把她拖走，也綑起來！」

尙子立刻被拖走了。

頭兒站了起來，走到被害人跟前，一把扳起他的下巴頦兒：

「喂！加納！怎麼樣？還不從實的招出來嗎？不願意？……

你大概也明白吧？我們玩的花樣，這還是第一步哪！燒過你的脚，這就該燒手啦！手燒了就輪到你的眼睛啦！順便請你吃點好東西，以後就乖乖地做個啞巴！怎麼樣？你還能逃得了嗎？哼！這麼大一所房子，除了你跟那個女孩子，就只一個又啞又聾的下男，沒有一個人來救你喝。……怎麼樣？燒的痛不痛？痛吧？不怕你怎麼倔强，遇到火攻計，恐怕也頂不住了吧？聽到了沒有？答應不答應我們的要求？答應就點頭！」

可是，這主人不但不點頭，居然還搖着頭呢！

那頭兒氣的順手給了他兩個耳光：

「好的！老小子！燒的叫你一步路也走不了！」

頭兒吩咐部下：把主人的脚再向瓦斯火爐接近五公分。

主人發出野獸一般的嘶鳴、鯉魚打挺似的彎腰屈膝死命的掙扎。

忽然，「崩龍通」一聲大響，他連人帶椅子滾倒在地上了。

地板上舖着虎皮毛毯，主人揹着兩張椅子在虎皮上亂滾，牽得剝製的老虎頭好似活

的一樣擺動。

滾着滾着，剛好那虎頭鑽進主人的椅子之間的時候，在隔壁房裏偷窺的納屋浩，不由地：

——啊呀！

發出一聲無聲的驚叫。

只見：主人被綁的一隻手，掙的稍微活動了一點，伸進老虎嘴裏，拔出一樣黑顏色的東西。

納屋浩稍一凝神，就看出是一枝袖珍型的小手槍。

那五個人都沒有留神到主人這一個敏捷的動作。他們都站在當地，由上而下的望着他，所以沒有能發現。

「扶起椅子！這回要把他的脚塞進火爐裏去了！」

那頭兒發出瘋狂的吼叫：

「好！率性去掉塞嘴的東西，你隨便怎麼哭怎麼嚎罷！」

他露出殘忍的冷笑，走近前來，彎下腰，一把扯去他蒙嘴的黑布。

就在這一瞬之間，槍聲一響，那頭兒身形搖晃，一個踉蹌，栽下去了。

一三

異樣的沉默，籠罩了這間書齋。

加害人與被害人的立場，一剎那之下，完全顛倒過來了。

不錯！這裏的主人加納豪太郎身體縛在椅上，倒在地下。

暴徒們各人占着各人的位置。

可是，現在，勝利的是加納豪太郎了。

握着手槍的左手，已恢復了自由，現在槍口正指着其餘四個，把他們鎮壓住。

打出來的第一發子彈，已把他們的頭兒射死了。

頭兒爬在桌子的一隻脚旁邊，姿勢很難看，已經斷了氣。

這四個部下，倘使能在他們頭兒中槍的一瞬之間，就敏捷地向加納豪太郎撲上去，本來可以毫不費事把手槍搶過來的。

可是，他們突然看到頭兒被打死了。

他們碰上這夢想不到的意外變化，都嚇昏了。

加納豪太郎決不會放過這個空隙的。他一陣猛烈掙扎，握着手槍的那隻手已完全自

由了。

『喂！各位！怎麼啦？」

加納豪太郎得意洋洋地向四個暴徒笑笑：

「看各位這樣兒，頭兒一死，似乎有點失魂落魄啦！可憐可憐！……不過，人生的命運，就是這樣的。未來事，黑如漆，一秒鐘之前，決想不到一秒鐘之後會發生什麼事。這一回，各位可變了飛蛾投火自燒身啦！」

說着，還「嘿嘿嘿嘿」的冷笑。

「囉裏囉嗦！閉上你的鳥嘴罷！」

其中一個氣得叫起來，向前衝過來一步，一見槍口對着他，又嚇得閉了氣。

他們似乎很明白加納豪太郎的槍法高明，討不了便宜。

另外又有兩個，想要稍稍挪動位置，離開加納豪太郎的視界。

「嘿！那兩個也別動！想找我的破綻，告訴你，來不及啦！」

把他們都釘在原來位置不許動一動。

「各位！請你們靠攏起來，站到那邊牆跟前去！」

四個暴徒乖乖巧巧地照做。打了敗仗的除了聽敵人吩咐還有什麼辦法。

「好了好了！就這麼站着好了。現在，我想跟各位談談……先從你們的立場說起罷！」

加納豪太郎異常鎮靜地訓開了話：

「看起來，各位算得是凶暴無比的猛獸嘍！可惜的是，猛獸沒有智謀策略。猛獸的本領，只有亂吼亂叫，撲上來亂撕亂咬。因此，猛獸需要有一個馴獸師。現在滾在那邊，漸漸僵冷的那位先生，他就是你們的馴獸師啊。他調教猛獸，大概是很不錯的。可憐！他的運氣不好……各位猛獸失去了你們的馴獸師，就不曉得怎麼好了。」

「囉嗦！別費話了！要叫我們怎麼樣，痛快地說罷！」

一個又咬牙切齒地吼起來了。

「嘿嘿嘿！……我並沒有打算在此地把你們幹掉哪！不但如此，並且還想放你們回到東京那叢林中去哩！」

「你說什麼？」

「像我這樣慈悲厚道，你們應當感謝吧？並且我還不願意叫你們身無分文的回去呢！我正在想：要叫你們袋子裏裝得滿滿地纔走。裝什麼呢？裝上你們如能好好做人謹慎過活夠你們吃一輩子的錢！」

這眞是意想不到的奇事。

四個傢伙的臉上，當然佈滿了不相信的表情。都迷惘地張開嘴發了呆。

一四

納屋浩在隔壁寢室裏，從鑰匙孔中把這一段經過，從頭到尾看得清清楚楚，不由地伸出舌頭：

——這個老傢伙，眞是個壞到不能再壞的壞蛋哪！

世界上居然還有這種度量寬宏得叫人不能想像的壞蛋嗎！

納屋浩有生以來沒有碰到的事，現在在他眼前展開了。

加納豪太郎露出冷冷的淡笑，催問道：

「怎麼樣？各位！都同意嗎？」

其中一個興奮得顫聲問道：

「錢，錢在，在哪裏呢？」

「在你們後面。」

「什麼？」

回頭一看，壁上掛着一幅大約十五號大小的美女入浴的油畫。

四人搶着把油畫卸下，可是壁上找不出一點什麼藏錢的痕跡。

「這不是什麼都沒有嗎？」

「不要慌！把掛畫的那顆釘子拔下來看看！」

照他說的，把釘子一拔，只聽得「丁」的一聲，原來被油畫遮住的部份，徐徐地移動起來了。

也就是說，這幅畫一卸下來，畫幅後面的牆壁不受陽光照射，當然會留下一塊四方的痕跡，人家也不會覺得奇怪的。他就巧妙地利用這塊地方，做了一個秘密的保險櫃。這塊牆壁——也就是保險櫃的門，水平地向前倒下，透出一個黑通通的洞口。

加納豪太郎道：

「裏面有一隻皮箱。你們拿出來看好了！」

他們也用不着關照，八隻充滿貪慾的血紅的眼睛，都集中到拉出來的皮箱上去了。

八隻手，一齊伸向皮箱。

每一隻手，都抓起一紮每張一萬元的鈔票。

一紮一百張，就是一百萬，每人都抓了兩紮以上。

忽然……。

「發你娘的昏！渾蛋小子們！」

地板上發出厲聲一喝：

「你們一人一紮就够了。多的還到箱子裏去！別磨蹭！要不我可開槍啦！」

他把這四個人操縱的眞如同玩之掌上。

四個傢伙就像沿門乞討的叫化一樣，畏畏縮縮地，連忙將一紮鈔票塞進褲袋，多下的還到箱子裏，收進了保險櫃。

「事情交代完了。快滾罷！」

他們正盼這一聲命令，誰也不想再在此地多待一秒鐘了。

加納豪太郎爲什麼要送給我們每人一百萬呢？……連這一點也似乎沒有一個人去想一想。如果他們能够稍稍鎭靜一些，一定會要疑心：我們拷問了他半天，他還無緣無故地給我們一百萬，沒有這個道理呀。

這個疑問，是當然要引起的啊。

可是，他們連這個疑問也沒有。他們只是很單純地認爲：想必是加納豪太郎不願意再遭我們這羣猛獸的毒手，纔花錢收買我們的。

這些且按下不提，只說這些失去馴獸師的猛獸們，每人啣了一百萬元的大塊肥肉，

正要匆匆忙忙走出房門。

「渾蛋東西！」

加納豪太郎又吼起來了：

「你們打算把你們頭兒的屍首就丟下不管了嗎？不管怎麼說：他總也養活了你們幾年，總該好好地給他埋葬起來呀！你們不是坐汽車來嗎？裝在車子後邊行李格子裏，帶走！」

四個人默默地抬起死屍，走了。

這齣慘劇，結束的眞奇妙。

偷窺的納屋浩，也不覺透了一口氣。

一五

加納豪太郎仍然躺在地板上，半天沒有動。

憑他怎麼厲害，到底危險一過，從緊張中鬆懈下來，也感覺非常疲勞了。而且挨燒的兩隻脚，也痛的受不了。

過了好一會，纔摸索着想用自由的左手，試着解身上的繩紫，但是很不容易解開。

於是，他揹着椅子，在地板上爬到桌子跟前，從抽斗裏取出小刀，割斷了繩子。

加納豪太郎咚的栽進旋椅，第一件事是先點上了一枝雪茄。

這時，書房門被悄悄推開了。

進來的是尙子。

加納豪太郎喝道：

「爲什麼不早點來？」

尙子臉色蒼白如死，低頭走了進來：

「我被綁起來了。過了好久，市助纔看到，給解開了的。」

很奇怪，加納豪太郎和尙子之間，似乎毫無世上一般的父女之情。

加納豪太郎看尙子的時候，眼睛裏只有冷酷的主人對下女的那種險惡的光。尙子對他，也是始終畏畏縮縮，怪可憐的樣兒。

加納豪太郎焦躁地吩咐：

「脚上的火傷，還不快點給包紮起來！」

「是！」

尙子連忙跑出去取藥膏紗布。

豪太郎的脚放在椅上，尙子替他包紮。

× × ×

兩隻脚蹺在椅子上，尙子開始替他包紮的時候，加納豪太郎已拿起桌上的電話，在那裏撥號碼了。

「喂！……喂！……警視廳嗎？」

尙子一聽，驚得睜大眼睛，抬頭望着父親。

「對不起！夜晚給您添麻煩……我想請搜查一課的……津森刑警講話……我呀？我可以不必報姓名了吧！不過，事情很急，非報告津森先生不可……」

電話裏那邊找人去了，加納豪太郎抬起腿來，向尙子肩膊就是一脚踢去。

「渾蛋！這紗布是個什麼綁法？重來！」

尙子像奴隸似的，默默地。照他吩咐的，打開紗布，重新再包起來。

「啊！津森先生嗎？有一件重大的消息要報告您。就在最近幾天之內，從東京到全國，將要有很多的一萬元假鈔票出現了。不！我決不是胡扯。是眞的！假鈔票做的很精巧，外行很不容易看得出來。它的特徵是，對了！第一是號碼，都是B字在前面，比方說 B09834A，大概都是這種號碼。對了對了！還有就是上面印的聖德太子的像，嘴上的鬍鬚向下彎得多一些……我呀？哈哈哈！我不過是一個旁觀的人，第三者！您快關照

下去罷！再見！」

加納豪太郎「卡察」放下電話，一笑。

「哼！傻小子們！等着瞧罷！」狠狠地而又得意地一笑：「好！睡了罷！」

扶着尙子肩膊，把裹着紗布的脚試着踏在地下。

加納豪太郎進了隔壁的寢室。

但是，納屋浩早就沒有影子了。

× × ×

再說翻牆頭潛入這所住宅的爵爺，他先在大假山石後面躲了半天，後來忍耐不住，決定摸到房子裏去。

繞到房子後身，東張西望的摸索着，走到一個房門前面。

抓在門上的旋把，輕輕地試着轉了轉，門並沒有上鎖。

——也許是叫我打這兒進去吧？

他自以爲是的想着，拉開旋把，沒有發出一點聲音。

正在這時候。

房裏有一個人剛想出來，正站在門口。

這是相當上了歲數的老人，穿的衣服也不好。

爵爺、老人……雙方都大吃一驚，渾身全發了硬。

面對面的，互相凝視着，一瞬之間，好似變成兩個石頭人兒。

第二個瞬間，爵爺忽然向對方嘻嘻的一笑。在這種措手不及的咄嗟之間，能表示這樣態度的，也只有爵爺了。

老人一見，抬起兩手，做出一種奇妙的姿勢。

——這就是那個下男吧？

爵爺聽得說過：這所房子裏的傭人，只有一個啞巴下男。

這眞是太巧了。

爵爺家裏也有一個啞巴。是在伯爵家跑了四十年的一個花兒匠。戰爭之中，房子妻子、都燒光了，無形地在爵爺家住了下來，也就變成家族的一員了。

因此，爵爺對於跟啞巴用手勢談話，倒是習慣了的。

爵爺也抬起雙手，跟啞巴一樣的打起手勢來。

對方倒吃了一驚，向爵爺呆呆望着。

一六

不曉得在哪個房間裏，掛鐘懶懶地報着時間——半夜兩點。

加納尙子靜悄悄地仰臥在床上，張着雙眸，像木乃伊似的動也不動。

在這廣大的邸宅中，只有這間房裏還有燈亮。

整個的大宅子，現在一切歸於靜寂，好像今天晚上並沒有發生過那齣慘劇一樣。

尙子回到房裏之後，曾吞聲啜泣了好久。

好容易纔擦乾眼淚，躺到床上，但是受了創傷的神經總不使她睡的着。

尙子聽到敲了三點，不打算睡了。坐起來，下了床。

走到書架前面，抽出一本書，找出夾在書裏的一幀舊照片。

照片中一位，穿和服的女性，年輕美麗，帶着微笑。

尙子好像在向她傾訴什麼，一眼不轉珠地盯着照片，連霎都不霎一下。

只見她時而嘴唇微微顫動，這大概是她正在訴說心中悲苦吧。

忽然……。

尙子像敏感的小動物一樣，直覺地感到背後有人，驚的一震，轉過臉來。

一點聲音也沒有聽到，不知道他怎麼進來的，納屋浩正站在床旁。

尙子驚得手裏的照片也掉在地下了。

納屋浩彎腰拾起，看了一下，問道：

「這是你的母親嗎？」

把照片裏的臉兒和尙子比着。

尙子好像最珍貴的東西被侮辱了似的，很着急的把照片搶了回去。

納屋浩一屁股坐到床上，打了個大呵欠：

「啊啊！眞想喝一杯……啤酒也行啊！……喂！有沒有啊？」

尙子窘迫地望着他，催促道：

「您走罷！快點！……。」

「嗨！我是來幫助你的啊！」

納屋浩悻悻地說。

的確，他眞是冒了生命的危險來的。

納屋浩疲倦極了，尙子還沒有進房之前，他已鑽到床舖底下，睡過一覺了。

「您不要管閑事！那和您一點關係沒有。快走罷！」

尙子的神情，她如果有氣力，大概要把納屋浩推出去了。

納屋浩鎭靜得很：

「這是我的直覺，你大概不是那老頭兒的親生女兒吧？」

納屋浩見尙子聽了這話，表情變得僵硬起來：

「我也是孤兒呀！凡是孤兒，是不知道雙親健在的家庭之樂的，這種暗淡之感，和雀斑一樣，都顯在臉上……你對於你那並非親生的父親，拼命地替他遮瞞秘密，那不是毫無意義嗎！」

「您不知道的。謝謝您！丟開我不要管！」

尙子兩手合在胸前，似乎在拜他。

「我可騎上虎背啦！不能向後轉了！那個傢伙！——現在算是你的父親，可壞的很呢！我得跟他鬪一鬪！……倒還並不是只爲的同情你哩！……喂！給我來瓶啤酒好不好！」

「啤酒沒有。」

尙子躊躇了一下，走了出去，一會兒，拿了一瓶檸檬果汁和杯子來。

納屋浩把果汁一口氣喝光，搖搖頭：

「好睏！」

正在這時。

聽到甬道裏有脚步聲走過來。

一七

納屋浩鑽進床底下，和房門的被推開，差不多是同時。

進來的是加納豪太郎。

他的視線像刺也似的射着尙子：

「尙子！你是不是想從這家裏逃出去？」

尙子默然不答，祇是低着頭。

加納豪太郎向房裏四下打量着：

「你受了我的恩，纔做了小姐，要什麼，買什麼給你，住的這麼好的房子……你總不致於忘了我的恩吧？」

「……」

「你是個很溫柔的好孩子。所以我纔領回來，養活你的。……照理你是絕對不會出賣我的啊。」

「……」

「我明白，你怕我。怕就怕吧！那倒也不要緊。可是不能背叛我，背叛了我可不答應的！」

他語氣銳利，好像尖刀一樣，說完，又向尙子道：

「不過，以後你也可以不必伺候我了。」

尙子一驚，抬起臉兒望着他。

加納豪太郎笑道：

「我後天要出門旅行。你聽懂沒有？我要去旅行了！

「往，往哪裏……。」

「那不能說。但是，一時恐怕不回來了。」

「……」

「你要給我看着這個家，等我回來。不可以到任何地方去！聽清楚沒有？不許找什麼愛人，把他帶回家來，我是不答應的！明白吧？」

「……」

「嘿嘿嘿……我也想痛痛快快出門逛逛。……我給留下錢，够你一個人過日子的。隨便你愛買什麼都可以。只有一件，不許丟掉這所房子跑出去！」

加納豪太郎吩咐完畢，走出去了。

納屋浩從床底下鑽了出來，咕嚕道：

「出門逛逛？哼！這個傢伙可不是個欣賞風景遊山玩水的人兒嘍！……」

尙子心裏不知起什麼微妙的變化，靜靜的雙眸向着納屋浩：

「您是一個人在生活着嗎？」

「不用管我怎麼樣！……今天夜裏，就此告辭啦！」

尙子擋他：

「不行！父親還沒有睡。您再等一個鐘頭！」

納屋浩聽了，嘻的一笑：

「我見了你這樣把寂寥和哀愁像雪花膏似的塗在臉兒上的女性。就有點要發迷糊了！」

「……？」

「這邊是床，你又穿着這樣的睡衣，我要再不起反應，那倒反而是椿怪事了！」

尙子纔發現自己穿的是胭脂色透明看得見裸體的睡衣，不由地臉上通紅。

納屋浩很乾脆，無留戀地站起身：

「走啦！我還要來的！」

× × ×

納屋浩悄悄摸到院子裏，順着樹陰走過去，正要穿過一道中門，忽然聽到樹叢裏：

「嗯哼！」一聲咳嗽。

納屋浩反射地拉開了姿勢。

竹籬暗處，出來了一個黑影子，納屋浩借着月光伸頭一看，「咄！」的咂了咂嘴：

「是你呀？爵爺！」

「正是下官！」

爵爺走近前來：

「我似乎聽到槍聲的，老浩！中槍的不是你吧？」

「你倒說得輕鬆！我會那麼笨手笨脚讓人打到嗎？」

「那就很好。我們走罷！」

兩人跳落牆外大路上，拔步向前走，不約而同地都回頭向這所房子望望。

「叫人掛心嘍！老浩！」

「什麼？」

「那個姑娘啊！乾脆也把她帶出來就好了。」

「辦不到嘍！」

「我碰到他們的啞巴下男啦！」

「嗡？」

「跟他打手勢說過話了。」

「說了什麼？」

「那個姑娘，大概不是主人的眞女兒。下男拜託我：叫我救救小姐咧，那下男似乎是個好人。」

「……」

「他說了：只要肯替他救小姐，他什麼事都可以幹，死了也甘心。」

——爵爺倒沒有虛此一行，該幹的都幹到了。

納屋浩心裏佩服，嘴上沒有說出來。

兩人回到納屋浩的公寓，也沒有再商量的功夫了，倒下去，馬上睡的個人事不知。

一八

眞睡了不少時間。

第二天黃昏時候，納屋浩和爵爺纔起來，都睡得一臉的油汗，面面相覷地發怔。

對於昨天夜裏的事，兩人都覺得好像做了一場惡夢。

還沒有過三十分鐘，已有證據攤在兩人面前，證明那不是惡夢了。

房門突然被人推開，新子跳了進來，右手抓着晚報，遞給他們，叫道：

「不得了啦！」

「怎麼了？」

「死啦！」

「誰呀？」

「你們去的那人家的主人！」

「什麼？」

納屋浩搶過晚報打開。

第一條新聞，大大的兩行標題：

『富豪慘遭殺害　燒得面目全非』

『住在世田谷區松原町三丁目八九七號的加納豪太郎（六十三歲，無職），今天早晨被他家下男發現：死在樓上書齋裏。他是被人將兩手兩脚綁在椅上，用煖爐的瓦斯火，臉兒燒得烏黑燒死的。下男連忙叫起他家的養女尙子（十九歲），報了警察。

據說：在戰爭期中，加納豪太郎曾做過送賣春婦往日軍佔領的南方各地去的工作。他並沒有做過什麼像樣的事業，但爲什麼積聚得今天這樣的鉅富，這完全是一個謎。所以也有人推測：他是黑社會的巨頭，對他懷恨的人一定也不少。當局已立卽開始調查他包在謎中的經歷，但一般人認爲要找到凶犯恐怕很困難。』

「這是怎麼回事！這是！……」

納屋浩愕然地叫。

爵爺和新子嘆息望着納屋浩的臉。

「哪有這種怪事！他雖被人燒過雙脚，可是他拔出槍來，打死了敵人的頭兒，把手下幾個人也趕走了呀！……這不是見了鬼嗎？天下會出了這種怪事！」

納屋浩又把報上消息看了一遍，恨恨地咕嚕道：

「他媽的！」

確實，這是一樁怪案，納屋浩不能不感覺迷糊了。

「喂！新子！再去買幾份載得詳細的報來！」

又回頭望望爵爺：

「應該說是事情越來越有趣，可是這比有趣還來得厲害了咧！爵爺！」

納屋浩平時的虛無表情完全不見了，變得非常的昂奮，爵爺盯盯地望着他：

「需要大偵探了嗎？老浩！」

「幹嘛！我們給他解開這個謎來！」

新子氣喘吁吁跑回來，納屋浩接過報紙，搶着把幾張報的消息看過。

A報說：加納豪太郎似乎是販毒首領，由於內部紛爭，造成這次慘劇。

B報說：戰爭期中，加納豪太郎在南方做的殘忍的事，有些眞叫人慘不忍親。報上並且還像煞有介事的舉了幾個例子。

C報的推測是：這件事不是報仇，一定是幾個人的强盜集團幹的。

總而言之，關於加納豪太郎這個人過去的經歷，沒有一張報上有明確的資料。

納屋浩看完報，抱起了臂膊。

爵爺微笑盯着他的表情望着。納屋浩的神情好像變成了一個大偵探似的，爵爺看着

很覺得有趣。

一九

爵爺住在納屋浩公寓的那天夜裏，松村俊夫和毒子却在爵爺家裏。

松村俊夫本想推薦毒子擔任東京世運行進隊的指揮小姐，被毒子一口回絕。他站在世運籌備委員學生委員的立場上，下不了台了。

他和毒子商議的結果，認爲爵爺的親戚本家——舊日的貴族家裏，一定有足以使外國人瞠目的美麗小姐，因此一齊來找爵爺幫着進行勸說。

爵爺不知上哪裏去了，到了夜裏還不回來。

松村俊夫和毒子坐在爵爺的書房裏等着，倒也並不感覺不耐煩。

因爲他們兩人正在聚精會神地打撲克呢。賭了三個鐘頭。松村俊夫已輸出三萬塊錢了。

松村俊夫輸得眼中出火，頭上冒煙，毒子却越來越鎭靜。

毒子還故意逗他：

「不來了罷？阿俊！」

松村俊夫瞪着手裏的牌，叫道：

「別開頑笑！就這麼不來了，那還行！」

「你反正是輸定了。今天賭神菩薩在我這邊哪！」

「他媽的！咱們走着瞧！」

毒子看松村俊夫簡直要拚命似的，倒覺得有點可憐。

可是，接着賭下去，還不到三十分鐘，情勢却陡然地變了。

這回輪到松村俊夫嘻嘻地笑了。毒子雖儘量想保持平靜不動聲色，臉兒却漸漸地僵硬起來。

終於，毒子面前放的三萬塊錢，完全移到松村俊夫面前去了。

「喂！毒子！我們賭一下大的好不好？」

「賭什麼？」

「我儘所有的錢下注。你押你身上穿的衣服。」

「……」

「你要是輸了，連三角褲也得脫下來！怎麼樣？」

毒子牙咬着嘴唇想了想，答應了：

「好的！」

松村俊夫慢慢地洗過牌，給毒子發了四張，自己面前放下了四張。

毒子掀起牌來一看，笑了。

「要不要？」

「不要！」

毒子一張牌也不換。

「你倒挺有把握似的啊？」

松村俊夫望着自己手裏四張牌，考慮了一下，換了三張。

毒子以爲自己完全贏了。

又過了幾分鐘，爵爺的母親綾小路夫人偶然經過書齋，向裏面一望，嚇得幾乎跳起來。

毒子完全和剛下地的嬰兒一樣，渾身精赤條條，正在和松村俊夫打撲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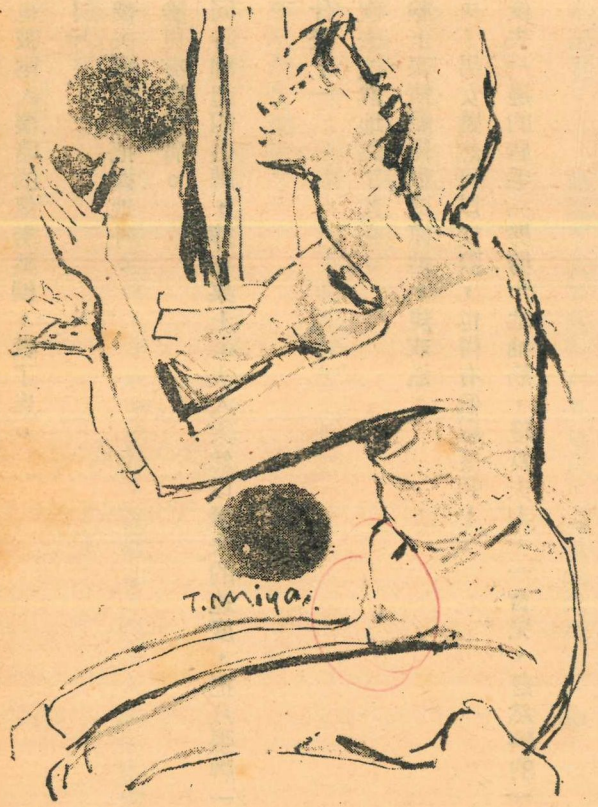
「啊呀！我的天！這是怎麼了呀！」

松村俊夫、毒子，都聽到夫人的哀喊，却誰也不回頭看夫人一眼。

「毒子小姐！脫的這麼光光地……不行啊！你還是大姑娘哪！快穿起來！」

「媽媽！您不要吵！」

他們繼續賭下去。這一次，毒子又押上了 PETTING（全身的愛撫）



。樣一兒嬰的地下剛像，光脫身渾得輸子毒

如果輸了，全身都要被松村俊夫吻過。

夫人也被兩人潑賭的氣勢壓倒，嘆了息。

「來！」

松村俊夫絕對有把握地叫。

毒子臉兒有點發青。

兩人同時翻起四張牌，摔在桌上。夫人突然以飛快的速度，把八張牌一攪，掃到地下去了。

「幹什麼？」

松村俊夫憤然地站了起來。

夫人臉上表情顯得很風涼地，規戒道：

「俊夫！男女雖然可以交際，也得有個程度啊！」

松村俊夫一邊的眉毛「劈劈」地抽筋，瞪着夫人，一會兒，忽然嘻的一笑，說出話來了：

「要說處女不可以的話，媽媽！你代表毒子跟我賭一牌怎麼樣？這裏的三萬塊，和媽媽的貞操……。」

「阿俊！你瘋了？」

毒子叫起來了。

「你不用管！……媽媽！我想趕快打破童貞呢！媽媽剛剛正好嘛！」

二〇

最奇怪的是綾小路夫人的態度。

她竟笑着向松村俊夫點頭了

「好嘛！俊夫！不過，你不必把錢押上。」

「那麼我押什麼呢？」

「你若是輸了，到結婚爲止，要保持童貞！」

「好——的！」

松村俊夫「邦！」的一拍巴掌，還故意學着下流派頭，向夫人舐舐舌頭。

毒子擔心的問：

「媽媽！不要緊嗎？」

「毒子小姐！我呀！到現在爲止，打撲克從來沒有輸過。你放心好了！」

夫人坐下來，似乎非常愉快地，開始洗牌。

這時，聽到遠處有電話鈴響。

「我去接？」

毒子奔了出去。

電話裝在玄關裏。

拿起話筒：

「這裏是綾小路家……。」

對方的聲音，好像是遠處打來的，問道：

「您府上的少爺，回來了沒有哇？」

乾澀而上了年紀的老人聲音。

「還沒有呢……您是哪一位？」

「是！……我是，今天跟少爺見過面的加納家的啞子……。」

「鴨子！您的名字叫鴨子？」

「不，不是的。不會講話的啞巴的啞子。」

「您現在不是會講話嗎？」

「那，那是，因爲一種特別原因，我纔做了啞巴的……拜託您，少爺要是回來了……請他趕快，就在今天夜裏，把小姐——尙子小姐救出去！……千萬拜託您多上心！……現在已經是，一個鐘頭，一分鐘也不能耽誤了……拜，拜託您！」

聽他說話的口氣，毒子可以想像得到，完全是拚死拚命地哀求着，這個電話決不是開頑笑的：

「好！我一定說到，您請放心！」

「謝謝您……尙子小姐眞可憐！眞格的……。」

正說到這裏，那邊好像又出了什麼事。

電話裏只聽見：

「嗚！……嗚嗚……。」

一陣呻吟之聲。

接着，就是什麼東西撞擊的聲音，傳進毒子耳朵裏。

看這情形，好像是有什麼人，向正在打電話的「啞子」撲過來了的樣子。

電話就此斷掉了。

毒子跑回書齋：

「阿俊！又出了事啦！」

「別攪和！有話回頭再說！」

松村俊夫凝神望着手裏的牌，正在考慮換幾張。

夫人面前放着四張背朝上的牌，碰也沒有去碰，問道：

「出了事？什麼事呀？」

「爵爺今天不曉得往什麼人家去了。有個啞巴打電話來，說是那人家的小姐非常危險，請爵爺趕緊去救她。」

「啞巴？像我家裏那老頭兒樣的？」

松村俊夫叫道：

「胡扯！啞巴還會說話嗎？」

「我也是這麼說來着，他說因爲有特別原因，所以啞巴也不能不開口了。」

「放屁！別再開口啦！毒子！我現在是打破不打破童貞的，人生最大的 CHANCE（機會）呀！」

「無聊！」

毒子走開了。

這一牌，結果還是松村俊夫輸了。

時間剛好是半夜十二點。

二一

過了一會兒，三個人分別的睡了。

松村俊夫睡在爵爺的床上，不知怎麼的，清醒白醒地一點睡意也沒有。

在黑暗中開着眼睛躺了半天，忽然一骨碌爬起來，捻開枕畔的電燈。

盤膝坐着，抱起手膀子，自言自語道：

「CHANCE 呀！」

人在夜裏睡不着，黑暗中凝眸注目，往往會引起種種的妄念。普通一般人，妄念也只是當時想想而已，但其中也未嘗沒有移付實行的人。

松村俊夫無論如何要想今天晚上打破童身。

他終於制止不住這種衝動了。

「找爵爺的媽媽？還是找毒子呢？」

松村俊夫覺得渾身漲起凶惡的暴力來了。

夫人當然睡在她自己的房中。毒子就借住在爵爺的伯母—昔日宮中女官的房間裏。

——這位女官又被宮內廳徵用，去留守葉山的御用別邸，不住在爵爺家裏了。

——毒子這傢伙，一下子睡不着的！

現在也許還在看着書呢。

縱使她已經睡熟，她的反射神經極爲銳敏。偷進了她房裏，一定會立刻驚醒的。

松村俊夫懸擬着毒子將要如何激烈抵抗，怎樣地怒罵的光景，不由地搖搖頭：

——好！還是決定找爵爺的媽媽去罷！

撲克是打輸了，如果那一牌不輸，現在應該把夫人軟玉溫香的肉體抱在懷裏了。

給她個霸王硬上弓，夫人也許會答應吧？不！說不定還很溫柔地接受呢。

松村俊夫心裏打着一本如意算盤，悄悄跨下床，躡手躡脚走到甬道裏。

這個青年雖然生來膽大皮厚，但是這種偷香竊玉的經驗還是頭一回，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心臟咚咚的直跳。

夫人寢室的門並沒有鎖上。

集中全部神經，不讓它發出一點聲音，推開了房門。

松村俊夫溜進這窗透月色的大房間，向四邊環顧，好像觀賞外國電影中的一幕似

的。自己也似乎變成這電影裏的主角了。

窗戶開着，涼爽的夜風，吹動着花邊的窗簾。

床上的臥具，呈現着白色的曲線的起伏。這是豐滿的女人身體造成的丘陵啊！

松村俊夫「嘓！」的嚥了一口唾沫。

每向前移一步，心跳就加快一些。

床上的人面向裏睡着。

站在床邊，松村俊夫大大的透了一口氣。全身的血都沸騰起來，在血管裏飛快地廻旋着。這時如若把哪裏切破一處，也許血液會迸出十公尺遠呢。

還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撲上去，抱緊了，不讓她掙扎動彈，就撳住了吻上去呢？還是輕輕地掀開被子，悄悄躺在她身旁，然後慢慢地做愛呢？

松村俊夫拿不定主意，想了半天，還是乖巧點，用第二個方法比較好。

伸出手去抓起絨被的一角。

就在這一瞬之間。

床上的人骨碌一翻身，臉轉向了這邊。

松村俊夫驚的一震，正想退後一步，突然一個什麼黑色的東西，對他頭上「砰！」

的一記打了下來。

「哦！疼！」

連忙兩手護了頭。

「這個混賬東西！」

一邊罵，一邊跳起身的——不是夫人，想不到竟是毒子。手裏抓着一根電氣掃地機的管子。

松村俊夫發出絕望的聲音：

「是你呀？」

「早就料定了你要來偷營蚣寨，特地跟伯母換了房間專誠候駕的。你居然眞來的啦！混蛋！」

「唉唉唉！別這麼生氣嘛！」

「這還能不生氣啊？你不是輸了牌嗎？」

「可是，男人和女人不同嘍！一朝動了這條心，就不是隨便壓得住的哩！」

松村俊夫一面說，正想向床邊坐下，屁股上又「劈叉！」挨了一下。

「我想伯母假使讓你一纏下去，一定會答應，所以我特地來佈防的。」

「眞糟糕！」

「快滾出去！」

「喂！毒子！」

「什麼？」

「我好容易鼓起全身全靈跑來了，也不能空空地白白地放過這個機會呀！哪！喂！毒子！求求你！」

松村俊夫低頭合掌拜着。

「扯你的淡！」

「不行嗎？」

「不行！齷齪東西！」

「毒子！你也不見得不感覺SEX（性的）興趣吧？差不多就在這兒把VIRGIN（處女）丟了好不好？」

「放你的屁！我要拋棄這個，得先造成最高的情調！像這樣半夜三更偷偷摸摸地，哦哦！謝謝你！連聽一聽也要打哆嗦！滾出去罷！下流東西！」

松村俊夫只好快快地走出房去了。

二二

納屋浩上午八點就醒了。但到十點鐘纔爬起床。

仰面朝天瞪着天花板，在床上躺了兩三個鐘頭，這在納屋浩是從來沒有的事。根本，這位青年最怕的是用腦筋焦思苦慮的思索。

爬了起來，覺得腦子裏似乎還在森森作痛。

「他媽的！我不管啦！」

嘴裏悻悻地說着，但是從昨天就像粘漆貼在腦裏的記憶，是無論如何擦不掉的了。也就是說：他完全被那加納豪太郎被害的怪事給拿住了。

納屋浩從冰箱裏拿出啤酒，嘴對酒瓶吹喇叭似的喝着，把麵包權當下酒菜，一面仔細地讀着從管理人室借來的幾份早報。

警視廳已設了富豪殺害案的搜查本部，派出刑警向各方面去進行調查，不過還沒有發現一點新的事實。

加納豪太郎被那五個人綁起來用火烤的一段經過，只有納屋浩是唯一的目擊者。警察，以及其他任何人，誰也不知道這件事。

那一場拷問，在一瞬之間，勝敗立場陡然逆轉，那個頭兒似的人反被加納豪太郎一槍打死了。

可是，纔過了一夜，加納豪太郎又在和被拷問時同樣的狀態之下，臉兒燒得一塌糊塗的死了。

天下沒有比這再奇怪的事啦。

剩下那四個人，每人拿了加納豪太郎給的一扎萬圓僞鈔，把他們頭兒的屍首抬起走了的呀！

難道後來他們又來了嗎？

那是絕對不會的！

加納豪太郎也不是那種鈍木頭，會再受他們襲擊，綁起來燒死呀！

這一點，納屋浩可以斷定。

但是，事實上的結果又確實是如此。

「咄！想不通！」

納屋浩拋掉空啤酒瓶，站了起來。

忽然想起一件事，三個指頭「劈！」的捏了一響：

「對了！牛糞那傢伙，他的伯父是警視廳搜查一課的部長刑警啊！」

牛糞是納屋同班同學天童又十郎的綽號。

這位學生，姓名倒像古代的劍俠，却是個驚人的大肚漢。他保有異常的健啖記錄，搭東海道線的快車，從東京到大阪，沿途車站上賣的便當，他能一路買上十個，而通通吃得精光。因此，同學的認爲他既吃得多，排洩物的量一定也很大，纔送了他一個牛糞的渾名。

「對！把牛糞拉到我們偵探陣營來！」

二三

街上響起正午的汽笛時，納屋浩走進高地上的學生食堂四下一望。

找個正着，天童又十郎坐在中央，正心無二用的要了兩份加厘飯，據案大嚼。他每次要這些飯，一定得要兩份纔够。

納屋浩在他對面位置坐下，托着下巴，看着天童又十郎大啖。

天童又十郎在一粒米不剩完全送進胃裏之前，對於旁的任何事情似乎全不關心。

兩隻盤子都光了，這纔抬起臉兒，發現了納屋浩：

「喲……差不多，你又該離開這狹窄的日本了吧？」

他的臉兒、眼睛、鼻子、嘴，都是滾圓的，向納屋浩嘻的一笑。

「走倒是想走，現在出了事啦！」

「什麼事？」

「對了！你的伯伯不是警視廳搜查一課的老行家嗎？」

「唔！我明白了。加納豪太郎被害的案子是吧？」

「你的反應倒是眞快！」

「要找文學院的杉村芳夫吧？」

「杉村芳夫？他是什麼人？」

「杉村芳夫也不知道是被害的富豪的兒子還是什麼。是爲的這樁事不是？」

「這倒是現在纔聽到你說。但是，總而言之，關於這個案子，希望你向你的伯父詳細打聽打聽，他查的怎麼樣了。」

「這可不能隨便告訴你，伯伯關照過我的。不過假如我們能幫他的忙，我想他會告訴我們的……我約好杉村，現在要去找他，你也一塊兒來罷！」

天童又十郎似乎還沒有十分飽，向旁座學生吃的漢堡牛排望了一眼，纔向外走。

走下高地，跨過市內電車道，又十郎和納屋浩進了一家吃茶店。

靠裏邊的火車座兒裏，坐着一個學生，戴着一副度數很深的眼鏡，看上去是一個思索型神經質的青年，正打開一本什麼哲學書看着。

捧着書的手指，像女人似的，又細又白又長。

「你是杉村芳夫？」

「是的。」

「我是商科三年級的天童又十郎。這個傢伙叫納屋浩。」

介紹完了，隔着桌子對面坐下來。

又十郎馬上談到本題：

「有件事要問問你。」

「什麼事？」

「你家裏父母都健在嗎？」

「母親在家。」

「父親呢？」

「沒有。」

「去世了嗎？」

「爲什麼問到這些事呢？」

杉村芳夫不愉快地皺起雙眉。

「因爲有一點問題……。」

「你們又不是我的朋友。我不願意談這些私人的事。」

「一點不錯！……。」

又十郎點點頭，女侍過來問他們要什麼：

「咖啡和熱狗！」

「嚇！你還要吃嗎？」

納屋浩驚的呆了。

「我飯後的點心，一定是熱狗……松村君！我打聽你的家庭情形，是因爲跟一樁殺人案子有重大的關係。」

「嚇？殺人的案子？」

杉村芳夫臉色變了。

納屋浩想：

——這小子膽兒眞小！

「你，你們來恐嚇我？」

「笑話！」

又十郎從上衣內側的口袋裏，拿出個牛皮紙信封。

信封裏抽出來兩幀照片。

納屋浩伸頭一看，一幀是一個露出個小鷄鷄嘻嘻笑着的嬰兒，一幀就是現在面前的穿學生服的杉村芳夫。

「杉村君！這個小娃娃是你吧？」

「不知道！這照片我看都沒有看見過。

「但是，照片背後寫着有你的名字哩！」

又十郎把兩幀照片翻轉來。

嬰兒的一幀，背面寫的是「芳夫・二歲」，學生服的一幀，寫的是「芳夫・城南大學文學院法國文學系二年。

「這樣看起來，大概是我吧！」

杉村芳夫表情暗淡地承認了。

——他神氣這麼深刻，其中必有緣故！

納屋浩很感興趣，凝視着杉村芳夫的臉上。

又十郎問：

「這一幀最近的照片，你送給些什麼人了？」

「沒有送給誰呀。這是去年爲了到銀座M百貨公司幹臨時副業，照了貼在證明書上的。照的很難看，我不會拿來送人的。根本，我沒有一個送照片的對象嘛！」

「可是，很奇怪的，這兩張照片，是從前天被害人身上帶的護身符袋裏發現的咧！」

「……」

「世田谷一個大富豪加納豪太郎，被人綁起來，用瓦斯火爐把臉上燒得稀爛燒死了，這段消息，你在報上看到了吧？」

「我不看報的。無線電、電視，我都討厭。」

「總而言之，兩幀照片放在那個人的護身符袋裏，這是沒有錯的。」

「那個……加納什麼的富翁，我不認識啊！」

「眞的嗎？」

「我可以對天發誓。連這名字也是第一次聽到。」

納屋浩插嘴道：

「你不認識，也許你家母親認識哩！」

杉村芳夫一聽，憤然答道：

「母親知道的事，我也全知道。母親對於我，沒有任何事守秘密的。」

「那可沒有準兒！不能告訴兒女的秘密，誰家父母都免不了有個一件兩件藏着哩！」

「我……。」

杉村芳夫臉兒蒼白，似乎要喊叫，轉念一想，倏地站起身：

「對不起！我走了」

二四

杉村芳夫一走，又十郎拿起熱狗便吃。

納屋浩眼神銳利地問：

「喂！他是加納豪太郎的兒子，不會錯嗎？」

「我也不知道！祇是聽到說的。……總而言之，這兩幀照片放在加納豪太郎的護身符袋裏，是事實。另外聽說還有跟加納住在一塊的那個女兒尙子的照片，也放在裏面。」

警視廳搜查一課的天童部長刑警，把他的姪子又十郎找去，交給他這兩幀照片，託他查一查杉村芳夫是不是加納豪太郎的親生兒子。

納屋浩回憶起加納豪太郎那傲慢毒辣的臉兒和態度，暗地搖頭：

——他和這杉村芳夫，沒有一點相像啊！

第一是，那種大壞蛋，竟這樣重情感，把裝着自己兒子照片的護身符袋兒不離身的佩着，這就已經够奇怪了。就算杉村芳夫是他的親生兒子罷！可是，爲什麼養女尙子的照片也放在一起呢？

加納豪太郎對於尙子的態度，不是非常地冷酷無情嗎？

「喂！牛糞！你家伯伯還告訴了你些什麼沒有？」

「不！沒有哇！……。」

又十郎搖搖頭，回望着納屋浩：

「你又爲什麼對這椿殺人案子這樣有興趣呢？」

「我呀？……」

納屋浩想了想：

「牛糞！你能守秘密嗎？」直瞪着他的臉問。

又十郎筆直地舉起右手：

「對天發誓！」

「不扯謊吧？」

「太囉嗦了！」

「好！我告訴你的，連你伯父面前也別提！」

「不提！」

「交換條件，把你也加入我們團體裏。」

「別賣關子啦！快說罷！」

「我呀，前天夜裏偷著到加納豪太郎家裏去了。」

「喝！……」

納屋浩把一切經過告訴了他。

又十郎「唔！唔！」的點頭，聽完之後：

「喂！不是很有趣嗎！這可值得幹一下私人偵探啦！」

「比有趣更來得厲害呢！我今天早晨七點就醒了，爲這個案子尋思了三個鐘頭，頭痛得幾乎要炸裂。」

「那是當然！老浩不會有銳利的推理腦筋的。沒有我天童又十郎加入演一個角兒，這齣戲就唱不成啦！怎麼樣？今天晚上請我吃牛排？」

「牛排也好！牛鍋也好！都是我的請兒！你注意！牛糞！你家伯伯查出什麼，全部要告訴我！」

「OK！交給我啦！」

兩人出了吃茶店，各奔東西。

納屋浩決心再往加納家去。

他要找到尙子，叫她把心裏的秘密說出來。

那個影子薄薄的姑娘，一定隱藏着很可怕的秘密。

二五

加納家的大門關得緊緊的。

納屋浩沿着圍牆，繞到廚房旁的便門，站定脚，忽然覺得有一種不快的預感。

但是，他決不是因這一點點便向後轉的人。

推開便門，一步跨進去。

忽然，前面出現了一個人擋住去路。

他上身一件沒有熨燙過的白色開領襯衫，一條長褲摺痕也磨平了，雙眼炯炯，放着銳利的光。

「你是什麼人？」

納屋浩讓他一間，直覺地明白了：是一位刑警。

「我是尙子小姐的朋友。」

「做什麼來的？」

「來慰問她的。」

納屋浩拿出學生證給他看。

刑警沉吟了一下：

「請進去罷！」

納屋浩重新走向玄關，按電鈴。

二門一開，納屋浩陡然覺得一陣惡寒的戰慄，順着背脊向下爬。

尙子一張沒有血色的臉兒，浮現在玄關內暗暗的光線裏，眞有點像個幽靈的樣兒。

納屋浩也不寒喧，只問道：

「可以上來嗎？」

尙子默然點點頭。

寬廣的會客室，一半洋式，一半日本式，裝修陳設都非常講究。

「我也不算客人，你不要張羅！」

納屋浩說着，自己打開電扇，自言自語道：

「地球上，每年都要這麼熱啊！」

今年夏天，一連好幾天都是三十六度以上，今天大概也有三十五度吧。

像這樣難受的熱天，尙子仍然規規矩矩穿着和服，而且並不顯得怎麼熱的樣兒。是不是心裏憂悶，連天熱也不覺得了呢？

「我要問你些什麼，你想必也知道了吧？……你家那老頭兒被人殺害了，這樁事我總不能相信。被害的，眞的是你家老頭兒嗎？」

尙子目光低垂，但是很清楚地答道：

「沒有錯。」

「難道那夥人又來了嗎？」

「不知道。我睡着了。」

「他的臉兒不是燒得稀爛了嗎！那還不拚命喊叫，拚命掙扎嗎！你會聽不見？」

「我不知道呀！眞的！我一點都沒有聽見。」

尙子竭力的否認。似乎不是謊話。

「你一定說沒有聽見。那也沒有辦法。不過，解決這件案子的啞謎關鍵捏在你手裏，這一點是不會錯的。你能不能告訴我呢？」

「……」

「起初，你家老頭兒被那五個人拷問，我是親眼看到的。這一段經過，你瞞着警察沒有說呀。爲什麼非隱瞞起來不可呢？照實說出來，又有什麼妨礙呢？……因爲你瞞着不講，所以我也沒有多嘴，不過，如果我告訴了警察，又將如何呢？」

尙子一聽這句話，蒼白的臉兒上，頓時佈滿形容不出的恐怖之色：

「求求您！您快走罷！……您會被殺死的！」

「殺死我？誰來殺？……」

這大概是所謂「靈感」了。

納屋浩向會客室四下環顧了一週，銳利的視線停留在北面舖蓆子的床間壁上了。床間壁上，掛着一幅威猛可怖的達摩像。納屋浩直覺地感到：達摩的一雙巨眼，似乎閃動着活人一樣的光。

二六

納屋浩立刻向床間衝過去。

一瞬之間，達摩雙眼的光不見了。

「小子！」

一面叫，伸手「叭！」的把這幅畫扯下。

掛畫的牆壁上，一個一公尺見方的洞，好似張着一張暗暗的大嘴。

洞裏有一個倉庫似的秘密暗室。

納屋浩推開暗室的門，瞥見一條黑影正向裏邊逃，便湧身一躍，追了進去。

暗室通到甬道裏。

甬道裏暗得和黑夜一樣，對於逃走的人很方便。

納屋浩從暗室追到甬道，怪漢已在五公尺前方奔着，看不清是什麼樣的人。

「往哪裏跑！」

納屋浩全身血液躍動，放出飛快的速度，看看就要趕上。

但是，前面已到了甬道轉彎的地方，怪漢突然一轉臉，擎起一枝手槍似的東西，對着納屋浩。

只聽見「撲嗤！」一聲低響，納屋浩左腕上膊受到一下猛烈的衝擊，脚下打了個踉蹌。

怪漢放的是裝有消音裝置的手槍。

納屋浩中了一槍，向前一栽，靠到牆上。但他轉眼之間，又鼓勇奔上前去，追到拐彎的地方。

向右轉彎，是面向庭園的廊沿。

怪漢已從廊沿跳到園裏了。

納屋浩放聲大喊：

「刑警！刑警！快來呀！」

這時，警視廳搜查一課派來的兩個刑警，從附近麵店叫來兩份「天不良」炸蝦麵，

正坐在厨房裏吃着。

不用等納屋浩喊叫，他們聽到甬道這邊奔逐的步聲，就已經趕過來了。

及至納屋浩放聲一叫的時候，他們立刻就在背後出現了。

納屋浩望着刑警追趕怪漢去了，「叭噠！」一屁股坐在廊沿邊上。

掏出手帕，把血淋淋的胳膊擦過，看清子彈只貫通了左膀，並沒有碰到骨頭，便自言自語道：

「這小子的槍法，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嘛！」

折回會客室，尙子吃了一驚，站起身：

「啊呀！受，受了傷……。」

「一點小傷！」

納屋浩嘻的一笑：

「那個傢伙躲在那裏頭，你原來知道的吧？」

「……」

尙子想要剖辯，一轉念，跑出去了。

她馬上又跑回來，手裏捧着藥盒兒

尙子默默地替他裹傷，納屋浩看着她的半邊臉兒，想道：

——我是不是有點愛上了她呢？

一個刑警走了進來。

怪漢沒有捉到。

庭園太大，被他逃脫了。

他說：園子一邊角上，有一間下男住的小房。他們進去一看，那個啞巴市助，兩手被綁，嘴裏塞了東西，倒在裏面。

現在，另一個刑警，正在打着手勢訊問市助，照情形推測：可能怪漢昨天夜裏就進來了，把市助綁好之後，他就躲在那小屋裏的。

這個刑警，開始盤問納屋浩和尙子。

床間的秘密洞口，當然是加納豪太郎做下的。

但是，尙子說：她完全不知道裏面有這個機關。

——哼！有問題！

納屋浩覺得尙子大有可疑，但是沒有說什麼。

二七

這一天，爵爺飄飄然地回了家。毒子正在等他，迎頭把那個奇怪電話告訴了他。

爵爺詫異地蹙起眉峯：

「那個下男是裝假的啞巴？這可叫人不能相信哩！」

食指抵在額上，仰面望着天花板：

「他確實是個啞巴呀！不會錯的。」

因爲爵爺自己家裏，也有個啞巴下男。

假啞巴打手勢，不會打得那麼熟練的呀。

毒子道：

「可是，他不是開了口，打了電話嗎！當然不是啞巴啦！」

「是呀！不過，總而言之，奇怪！……老浩說：今天還要去哩。我想他會給那位小姐幫忙的。她可生得美麗嘍！帶着憂愁的臉兒……。」

「不正合爵爺的胃口嗎？你也去做一下騎士呀！」

「不！這一回，我不參加競爭了！」

「爲什麼？」

「她大概是一個可憐的孤兒。想必老浩因此動了心啦。要跟老浩做情敵，謝謝！我不幹！」

「哼！爵爺遇到老浩，也不能不讓一步啦？」

「老浩差不多也可以戀愛戀愛啦。毒子小姐！你不愛他，所以老浩只好找另外的女性啦！」

爵爺一邊說，順勢握住毒子的手。

毒子一把甩脫，「拍！」向他手背上敲了一記。

綾小路夫人離開不遠，正在看晚報，聽到聲音，抬起臉兒來：

「你們說什麼眞的假的，報上說：各處地方有一萬元的假鈔票出現了。做一大批假鈔票，大花他一下，想必也很痛快吧！」

「我看看！」

爵爺接過晚報。

富豪被害案的搜查，沒有什麼進展，報上的消息只有小小的一點。

而東京市內有幾處發現了一萬元的假鈔票，這條新聞登在第一條上。

爵爺聽納屋浩說過：加納豪太郎把一萬元的假票子分給那四個暴徒的，所以他立刻就想到：

——那幾個傢伙已經把鈔票用出去了！

毒子也伸過頭來：

「爵爺看的這麼入神，是不是你也想造假鈔票了？」

「這件假鈔票案子，跟那不幸的姑娘面臨危險的事，有很大的關聯！」

「別說這些小說故事似的怪話啦！」

「事實比小說還要奇怪呢！怎麼樣？毒子小姐！加入大偵探集團好不好？豁出貞操，解決奇案，週刊雜誌上的頭條消息呀！」

綾小路夫規戒道：

「和正！你近來變得下流了！」

「我對於下流這件事，漸漸感覺魅力啦！」

「啊喲！不得了！」

夫人故意縮起了脖子。毒子望着夫人的姿態，眞覺得非常可愛。

——她打二十歲起，就是這樣嬌嫩，而且能絲毫不變的維持到今天，究竟這位媽媽

的頭腦是怎麼構造的呀？

毒子不能不引起疑問了。

爵爺道：

「比方說：媽！吃飯的時候，米撒的滿膝蓋，咂嘴舐舌頭，盡量地拿出下流相大吃大喝，不是反而更感覺美味嗎？」

「你想這樣，就這樣做罷！」

「人類本來就是下流的。最緊要的一件事——性交，不就是絕對不能給人看見的下流行爲嗎！假如這件事，彼此兩下客客氣氣地幹着，還有什麼味兒！……對不對？毒子小姐！」

「很抱歉！我還沒有這個經驗。伯母！您以爲如何？」

「這個呀……。」

夫人一點也不慌張，偏着頭想了想道：

「那不是給人家看的，所以隨便怎麼下流都沒有關係，對不對？……讓人家看的行爲，還是上品一點的好。」

毒子對於夫人避重就輕，回答的這麼高明，不由地心裏頭佩服：

——究竟生薑是老的辣啊！

二八

面對着中野昭和街，處處有未遭戰火的舊房子，夾在戰後新蓋的漂亮建築之中，靜悄悄地站那裏。

其中，一家夾在化粧品公司大厦和汽油站之間的二樓房屋，尤其顯得古色古香。外面也沒有圍牆，格子門就對着大路，這種建築法，還是大正年間留下來的老古董。

格子門擦拭的非常乾淨，反而更顯得寂寥。

門旁掛着一塊小招牌，倒跟這幢房子很配稱：

『茶道　生花　和服裁製』

照理，茶道和生花，應該標明什麼流派纔對。可是這塊招牌上並沒有寫出來。

格子門開了，出來了三個姑娘。

等格子門關攏之後，三人彼此望望臉兒「撲嗤」一笑，縮起了脖子。

一面邁步向前走，其中一個做了一下深呼吸：

「回回都是這樣，從這裏一出門，就好像金魚由缸裏放進了水池，好痛快啊！」

「我想：女人的美，應該是謹愼的修飾，和循規蹈矩的禮節！」

這個姑娘大概是在學她們師傅說話。

「我眞不想來學這個了，傻裏傻氣地……。」

「哼！別裝啦！俗語說：射人先射馬，你就是實行的這個秘訣吧？目的在樓上哪！老實點招供出來：我愛他！這不結了？我們會給你幫忙的。」

「你纔愛上他了哪！那回，你正想站起來上便所，一見他打樓上下來啦。你就憋了三十分鐘，等他出了門，你不是來不及地衝進了便所嗎？」

「我是實行的女人循規蹈矩的禮節啊！」

「不過啊，兒子任憑他怎麼好，這位老太太做了婆婆，我可一個月也受不了！」

姑娘們肆無忌憚地談着笑着，走遠了。

她們的師傅可並沒有被她們說得打噴嚏，正在家裏茶間整理茶道的用具。

這位古時美人兒的婦人，住這種舊式房子，正相配稱。

樓梯上有了脚步聲。婦人問：

「要出門嗎？芳夫！」

下樓來的，正是前幾天綽號牛糞的天童又十郎找他對證照片的城南大學同學——文學院法國文學系二年生杉村芳夫。

他站在面前，臉上透着不高興的神氣：

「媽！有件事要問您。」

「什麼事呀？」

母親繼續收拾着東西。

「告訴我！我的父親是什麼人！」

他對於這個問題，一定從那一天起一直在心裏盤旋着——現在說話的語氣很是生硬。

母親怔住了。

杉村芳夫見母親不開口，焦躁道：

「我要知道呀！」

「你的父親叫杉村盛太郎。」

「媽說的是謊話吧？」

「謊話？」

「說父親戰爭中死在南方，也是謊話！」

「芳夫！」

「我的父親是加納豪太郎吧？」

母親愕然，瞪着這急扯白臉的獨生兒子：

「你胡說什麼！什麼加納豪太郎，聽都沒有聽見過！」

「爲什麼還要瞞着我？媽！」

「沒有什麼事瞞過你啊！」

「這還沒有瞞我啊？這個來歷不明的富翁加納豪太郎，被人殺死了啊！結果在他貼身佩帶的護身符袋裏，找出我嬰兒時候的照片和最近的照片來啦！」

「啊呀！」

「我最近的照片，是誰給他的呢？除了媽沒有第二個是不是？」

「哪來的話！我又不認得他，怎麼會把你的照片給他呢！」

「那麼，爲什麼他身上帶着呢？媽！不要瞞我，告訴我了罷！求求您啦！」

這時，外面的格子門「格拉！」被人拉開了。

母親走過去一看，一個青年，頭伸進格子門裏，「撲禿！」一鞠躬：

「您今兒個好！……我叫天童又十郎。城南大學商科三年級。」

「啊！……芳夫是我的小兒，您有什麼事？」

「有點事要請教媽媽。」

牛糞嘻嘻地一笑。

後邊紙門拉開，杉村芳夫站了出來，臉上帶着敵意：

「你要問的事，上回我已答覆過了。另外沒有什麼可談的，快走罷！」

母親手足無措地阻攔：

「芳夫！放禮貌點！」

牛糞一點也不介意，聳起鼻子像狗似的嗅着：

「好香啊！」

這裏是一年到頭盪漾着花香的。可是，牛糞聞到花香，却似乎引起了食慾。

母親讓他：

「請上來坐！」

杉村芳夫怒叫阻擋：

「媽……。」

牛糞也對抗的大聲叫道：

「打攪了！」

脫掉皮鞋就跨了上來。

杉村芳夫氣的奔往樓上去了。

牛糞和杉村母親在茶間坐下之後，什麼話也不說，只從上衣袋裏拿出兩幀照片，放在桌上。

她把照片拿起，手指微微發顫。

「這幀小娃娃的照片，您還記得嗎？」

「記，記得的。」

「除了您是母親，知道這個娃娃是芳夫君之外，就只有芳夫君的父親了。而況身上帶着這幀照片，也就可以斷定他是芳夫君的父親無疑了。」

母親的臉兒鐵青：

「芳夫的父親，十八年前，死在南方了。」

「有證據嗎？」

「證據……那，那……有通知來的。」

「那時候軍部公佈發表的，全是胡說八道！」

「不，不過……。」

「芳夫君的父親，帶着這幀照片往南方去了，這是事實吧？」

牛糞問話很得要領，不使對方有閃轉騰挪的餘地，叫她不由地要點頭。

「芳夫君的父親並沒有死，活着回來了。但是，因爲一種特殊的原因，他不能不裝作另外一個人。也就是說：他變成了加納豪太郎。」

說完，牛糞從口袋裏又取出一幀照片給杉村母親看。

這是加納豪太郎的照片。

母親瞥了一眼就搖頭道：

「不對！這不是芳夫的父親！」

這時，樓梯那邊又響起了重重的步聲。

杉村芳夫走進茶間，瞪着牛糞叫道：

「呔！別再攪亂我家裏的和平了！我們已受够了！我們不願意捲進殺人案子裏去！」

母親聽到「殺人案子」，叫起來了。

牛糞悠悠然地：

「媽媽！已經中午啦！弄點什麼好菜請請我罷！我是幫助你們來的呀。我們邊吃邊談，好不好？」

三〇

納屋浩躺在床上，似睡非睡地迷糊着。因爲槍傷的關係，他正在發燒——額上放着冰囊。

這裏是被害人加納豪太郎的寢室。納屋浩自己提出，要睡在這間房裏的。

——幾點啦？

連轉頭去看放在床邊小桌上的手錶，也懶得動彈。

覺得有人輕輕走來，輕輕地替他翻冰囊。

忽然……

「我，喜歡你！」

納屋浩嘴裏自言自語的說出這句話。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竟把心事漏出來了。

尙子怔了怔，低頭看看納屋浩閉眼睡着的臉兒。

心裏疑惑：

——是不是燒的說胡話呢？

納屋浩睜開眼，迎着尙子的視線：

「我歡喜你！」

這回是清清楚楚向尙子說的。

「……」

尙子沒有法子回答，只和他對望着。

納屋浩捉住尙子的手。

尙子被他拉過去，坐到床沿上。

納屋浩突地坐起，抱緊了尙子。

「不，不行！」

他們長長的一吻，吻得氣都透不過來。

尙子慌忙想躲開，但是她一點抵抗的氣力都沒有。

另一張嘴蓋到唇上的一瞬間，尙子閉上了眼睛。

簡直好像預料到有這一天似的，尙子手癱脚軟，把身體交給納屋浩抱着。

氣都幾乎透不過來長長的一吻。

好久，納屋浩抬起臉兒，看見尙子閉着的眼簾中，淚珠撐開睫毛汪了出來。

「爲什麼要哭呢？」

納屋浩生氣似的問。

「嗯哼！」一聲咳嗽。

「這就是處女的DELICACY（纖細的神經）啊！老浩！生性溫柔的女性，初次接吻一定要流淚的！」

「媽的！」

納屋浩怒喝道：

「你就是沒有DELICACY的東西！人家最最要緊的時候，跑來窮攪和！」

尙子羞得別轉臉兒，逃出去了。

納屋浩恨恨地瞪着爵爺：

「你什麼時候來的？」

「你把她抱過來的時候我就來啦。」

「那不是從頭到尾都看見了嗎？」

「可不是！像這樣長的時間，不做聲的望着，很需要一番忍耐咧！」

「沒見過你這種東西！我要不是發燒，非揍你個七葷八素不可！」

「你病啦？老浩！」

「被人打了一槍。」

「那可不得了！」

爵爺嘴裏這麼說，臉上却並沒有「不得了」的表情，走到床前：

「還有跟這位小姐接吻的ENERGIE（精力），那總不要緊……我說：這裏的下男，和我家那個不同，是個假啞巴呀！」

「假啞巴？」

「他打電話到我家去了。是毒子聽的。」

爵爺把毒子和假啞巴通電話的經過說了一遍：

「我就是來調查他是不是假啞巴的。」

「查也沒有什麼多大用處！他是想保護尙子的一個忠實的奴隸嘛！由他去算了！」

「也說不定，殺死加納豪太郎的，就是這個假啞巴呢！」

「別胡說了！他會被一個下男殺死！那個大惡黨……。」

納屋浩認爲爵爺推測的不對。

但是，等到後來，弄清一切秘密之後，纔知道爵爺的判斷，還眞是有點道理呢。

「老浩！這兩天就打算睡在這裏嗎？」

「比睡在公寓裏好啵？」

「我總覺得睡在這張床上，似乎生命有點的危險樣子。叫毒子來作伴怎麼樣？」

「哪來的事！這不是有了一位高級護士嗎！也肯給我接吻，說不定，PETTING（全身愛撫）也可以OK咧！」

「可別大意！這位小姐，總好像有一層暗淡不吉的影子籠罩着。」

「咄！你倒像個走江湖賣卦的！……我可在這兒住定啦！」

納屋浩說着，把蓋的被單直拉到下巴頦兒。

三一

「今兒個好！」

爵爺站在加納家北邊角上一間破舊小房子前面叫門。

這裏是下男市助住的地方。

眞是一間小房子，門旁的窗子，玻璃破了也不安，只釘上一塊木板。門下邊的木頭也爛了。

裏面沒有人應聲，爵爺叫道：

「我可開門啦！」

「咯噠咯噠」地拉開了門。

房子四周都是樹，所以小屋裏面連白天也是暗的。

那個下男就默默地蹲在暗中。

進門處，三和土的一間，放着下男工作上用的各種工具，裏邊一間六疊蓆子的房，一個人生活上所必需的東西，擺的整整齊齊。

爵爺一瞥之下，微笑了：

——他倒很愛乾淨啊！

下男市助爬在小小的矮桌上，臉向着裏邊，背脊彎彎地倒像個駝子。

爵爺在背後叫：

「喂！我是前幾天夜裏跟你見過面的學生，有幾句話想問問你，你轉過臉兒來好不好！」

但是，市助好像沒有耳朵似的，動也不動。

爵爺拿起靠在壁上的一根竹竿，向市助肩膀上打了一下。市助纔動作極其緩慢地轉過脖子。

爵爺一見，頓時背脊骨上掠過一陣冰冷的戰慄。

市助滿臉的鬍子碴兒，完全是癡呆的表情，嘴唇半開，掛着涎唾，眼神空虛，呆呆地向爵爺望着，似乎偏着腦袋在想什麼。

——這個人瘋啦！

爵爺倒有點害怕起來，搖搖頭：

「我來是爲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想請你坦白告訴我的，可是，你已變成這個樣兒了……。」

「你爲什麼發了瘋呢？不！向瘋人問這話，我倒變了個獃子了……這，怎麼辦呢？」

一點辦法沒有，對方是一個瘋子嘛！

但是，爵爺還不放心，又把竹竿直伸到市助鼻子前試了試。

市助有點不耐煩似的，抬手撥開竹竿，嘴裏還在嘰哩咕嚕不知嘮叨些什麼。

爵爺不想再跟他纏磨了，走出小屋，搖搖擺擺往正屋那邊走。

從小屋到正屋，是一條相當長的小徑，小徑左右兩邊是寬廣的花圃。

據尚子說：市助每天的一大半，都用在栽培四季各種各樣的花兒上。

聽說：他對於在加納家跑的花兒匠，惟有這裏的花圃，是不許他們來碰一碰的。

現在，夏季的花，正在花圃裏織成一片燦爛繽紛的圖案。

可是，爵爺對於花毫無認識。不管有多麼珍貴的花開着，他是絲毫不感興趣的。

假如，爵爺有愛花之癖，嗅着這陣陣的花香向前走，一定早就會注意到其中的奇妙之處了。

——唔？

爵爺停了脚步，視線注到花圃裏邊。

對於花不感興趣的爵爺，却發現了另外一樁事。

他覺得左邊的花圃，好像是用花編着有兩個字。不！確實的有字！

爵爺又把視線轉到右邊的花圃。右邊也清清楚楚有花編成的兩個字。不過，爺爵站在平地上，四個字全都看不清楚。只能猜得出左邊有一個「夫」字，右邊是一個「子」字。

爺爵向四下環顧，想找一處高點的地方。

「啊！那邊好！」

他發現那邊有一座高高的水塔，大概用它向園裏池中輸水的。

三二

爺爵爬上梯子，站在水槽旁邊，這回居高臨下，可把花圃的字看清楚了。

左邊是「芳夫」。

右邊是「尙子」。

一點不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名字，用美麗的鮮花寫在花圃裏。而且，還可以看得出，栽花的人很費了一番心思，他對於這兩個名字，用春夏秋冬各季的花編着，使得一年到頭都可以看到這四個字。

「芳夫和尙子？尙子想必就是那個姑娘囉！可是芳夫又是誰呢？」

爺爵正在自言自語的沉吟，忽然神經一震，又被引到另一個方向去了。

他看見市助從小屋裏出來，……彳亍亍走向樹叢中去了。

爺爵一直注意望着他。

市助走到很深的竹林裏，看不見了。

這所房子有三千多坪，除了整理得很好的庭園之外，還有保留着昔日武藏野風貌的原始林和竹林，也圍在宅子裏面。

爺爵忙從水塔上爬下來，向竹林那邊趕了過去。

將要一脚踏進竹林，忽然一樣東西擋在當路。

不是人。

而是一條彎彎扭扭在地上蜿蜒着的赤練蛇。

爺爵雖然膽大皮厚，可是最怕的是這樣東西。

他一見是蛇，頓時全身都起了鷄皮疙瘩，悚然嚥息邁不開步。

扭轉身，一溜煙地跑了。

穿過中門，奔進松、石、白砂、青草地的庭園，好像正等着他似的：

「怎麼了？有什麼事了？」

有人叫着迎上來，原來是警視廳搜查一課派來的刑警。

爺爵站停下來，也不做聲，只是搖手。

「那麼爲什麼這樣慌裏慌張的？」

「蛇！」

「蛇？」

「世界上的東西，就數羅圈兒腿的女人和蛇，我最最討厭了！」

爺爵說過，走進了正廳。

想往納屋浩躺着的寢室去，正要上樓梯，牛糞打樓上下來了：

「喲！爺爵！」

一面笑着打招呼，下邊「蒲！」的一個大屁。

爵爺倒也不怪他，問道：

「牛糞！你怕蛇不？」

「很喜歡哩！蛇、土龍、蜥蜴，都燒了吃過的。只有蜈蚣還沒有嚐過是什麼滋味！」

爵爺一聽，臉上苦的就像人家硬塞了一條蜈蚣到他嘴裏一樣。

牛糞毫不在意：

「老浩這傢伙吃了虧嘍！燒的糊裏糊塗的。我特意領了我家伯伯來，也不能談什麼了……爵爺！你代表老浩跟我伯伯談談罷！」

「談什麼呢？」

「我想：差不多也可以把老浩那天目覩的情形，告訴伯伯了……。」

「老浩同意了沒有？」

「啊啊！他答應了。」

爵爺跟着牛糞，走進了會客室。

警視廳搜查一課的部長刑警天童源次郎，和他的姪子牛糞生得很相像，一副富泰的童顏，看不出是曾經抓過三十八個殺人兇犯的老手。

經過介紹，天童部長刑警笑嘻嘻地問話，爵爺很扼要的把這回冒險的經過說給他聽了。

天童源次郎聽完之後：

「各位很辛苦了。這都是很寶貴的資料。我也把新聞記者都不知道的秘密告訴你們，作爲酬報罷。不過，這可請各位要絕對地守秘密！若是給報紙週刊一登出來，搜

查上就發生困難了。」

關照完了，他開始敍述加納豪太郎過去的歷史。

三三

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對英美宣戰，勢如破竹，獲得了緒戰的大勝利。香港、菲律賓、星加坡、爪哇、蘇門答臘……南方各島相繼被日本軍占領，把當地的白種人一網打盡，通通關進了收容所。

當時……。

沒收殖民地擁有强大資本力的白種人的財產，日本軍認爲是一種正義的行爲。沒收了他們多少財產呢？沒有留下記錄，不過一定是一個天文數字。

在這些財產之中，尤其是對於珠寶之類，不厭求詳地，纖屑無遺地從白種人家裏搜刮出來了。

但是，軍方不能保管這些珠寶。因此，爲了管理這些東西，陸海軍都由民間人士組織了「什麼什麼機關」的御用單位。

屬於海軍，以星加坡爲根據地的「加納機關」，是最强有力的一個組織。

加納豪太郎就是這個組織的頭領。

知道的人都知道：他自己私下賺起來的錢，是人家想像所不及的莫大的數目。

當然！一聲投降，英國、荷蘭、澳洲，各國都指名要捉這個戰犯——加納豪太郎。

但是，加納終於沒有捉到——他的逃亡手段高明極了。

直到戰事裁判完結了半年之後，他纔忽然在東京出現。

他躲在哪裏的？誰也不知道。他出現的時候，完全是孤獨的一個人。

他從白種人那裏搜刮來的大量珠寶，雖在逃亡期間，也顯然地沒有離身。

當然，過去的同夥不會不注意到他了。

也就是說：這回的慘案，就是因此而來的。

天童部長刑警道：

「剛纔聽你們這一說，可見加納還藏着有莫大數量的珠寶和金幣，這一點是更加明白了。來找他的那五個人，一定是戰爭期中在南方的加納機關做過事的。」

這是慾望和慾望，火花亂迸的一場惡戰。

牛糞一面挖着鼻孔，問道：

「究竟加納那個老傢伙，攢了有多少呢？」

「據我調查：星加坡的英國東洋銀行的珠寶金幣，加納完全上了自己的腰，要算現在的錢，恐怕不下二百億吧！」

「二百億？」

牛糞做了個吓得跳起來的姿勢。

爵爺並不表現驚愕之態，從桌上拿起一枝雪茄，點着了，吸了一口，嗆的直咽氣。

爵爺既不吸煙，又不喝酒，只愛青年女子的肌膚。

尙子端着紅茶進來了。

爵爺問她：

「你的養父，聽說是二百億的富翁啊。給你怎麼享受的啊？」

尙子只是不答，表情暗淡，行了一個禮就想出去。

「等等！小姐！」

天童部長刑警叫住她：

「您住在此地，似乎很危險呢。搬搬地方，怎麼樣？」

「我沒有地方可以搬啊！」

「上我家去呀！」

爵爺趕緊接了碴兒：

「我的母親一輩子就爲招待客人耗掉了。歡迎你去住！不過，現在我們很窮，可不能像你過的這麼舒服……。」

「我哪兒也不想去。我打算還是在這裏住下去。」

天童部長問道：

「您沒有危險要來的預感嗎？」

尙子低頭不答。

這時，牛糞大概又感覺餓了，肚子裏咕嚕咕嚕一陣響：

「我覺得加納豪太郎總好像還活在世上呢……。」

爵爺的視線向尙子一瞥。

尙子鬢邊掛下來的幾綹頭髮，似乎正在顫動着。

三四

深夜……。

納屋浩聽到遠處的掛鐘打過了兩下。

他躺在這死去的怪屋主人床上，已經過了七天了。

熱度也退了，槍傷的疼痛也輕了。如果肯起床，已經可以像原來一樣，做精力充沛的活動了。

但是他故意裝着還不能轉動的病人，仰面躺在床上，受着尙子的照料。不過，他倒不是貪圖享受尙子的服侍。他另有一個目的。

納屋浩總覺得加納豪太郎還活着，而且還躲在這所房子裏的什麼地方。

白天並不感覺有什麼異樣，但一到夜晚，便總覺得似乎從窗外，從鑰匙孔中，有一雙銳利的眼睛正在窺伺着他。

熱度一退之後，仰臥床上這件事，就等於是苦刑逼供一般的難受。光是忍受這一點，就已經引起神經上的焦躁了。

並且還要加上另一種忍耐：要裝睡等待那怪氣氛迫近身來。

因此，納屋浩得了很厲害的失眠症。總要到天亮之後纔能迷迷糊糊地睡着。

——媽的！不能再等下去了！

今天，納屋浩終於忍不住了。

昨天警視廳來了十幾個刑警，把這所房子都搜查遍了，但是什麼也沒有找出來。

納屋浩不能不認爲刑警們都是無用的糊塗了。

——這樁奇怪之極的案子，得我來給它解決！

他繼續旺燃着幹到底的鬪志。

——起來囉！

納屋浩自己對自己說。「吼！」地跳起身，穿上脫了已一個禮拜的襯衫和長褲。

輕輕踮着脚走到甬道裏，躡手躡脚地向尙子房間走去。走到半路，覺得背後似乎又有那雙怪眼在窺伺，不由地回轉頭去望一望。

——出來試試看！這回抓住你，把卵子都捏碎你的！

全身變成一塊凝結的鬪志，心裏頭暗暗喊着。

但是，一直摸到尙子房間前面，一點什麼意外也沒有發生。

尙子的房門是鎖着的。

但是，納屋浩知道怎樣翻進去的方法。並且已經實驗過一次了。

靠甬道的壁上，有一扇廻轉窗。攀上這窗，鑽進去，旁邊就是緊靠尙子房間的浴室的廻轉窗。

再由這裏鑽進去，到了浴室裏，浴室通那邊的門的旋把壞了，是鎖不上的。

拉開這扇門，就是便所，這是尙子用的。所以，打尙子的房到便所，隨時間可以進出。

但是從甬道進浴室的門是鎖着的。因此，上一次納屋浩翻進尙子房間裏，尙子曾大爲驚愕，幾乎以爲納屋浩會駕土遁。

現在，納屋浩已翻進了兩層廻轉窗。

這時，他腦子裏忽然掠過一個預感：

——說不定，今天晚上，我也許把尙子征服了呢！

三五

尙子房裏，枕畔的電燈還亮着。

納屋浩把便所門輕輕拉開一條縫，伸進頭去看。

尙子睡在床上，不曉得什麼緣故，身上還是白天穿的那套衣服，也沒有脫衣服，也沒有蓋被子，兩手交胸，躺在那裏動也不動。

倒像一幅畫——林中靜臥的幻想的美女。

納屋浩初次領略到女人睡着的臉兒的可愛。好像煙籠芍藥霧罩牡丹，甚至於覺得有一種神秘性的美麗。

可是，等他走進前一看，却不由地驚得一震。

她似乎不是普通睡着的樣子。

「喂！」

納屋浩立刻伸手去搖撼她。一點反應沒有！

「糟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把抱起來，使勁喊叫：

「喂！你醒醒！」

尙子好像魂靈已經歸陰，只剩下一個空空的軀殼了。

「渾蛋！糊塗東西！好好地想到要死？命只有一條呀！」

納屋浩撕剝似的打開尙子胸前衣服，耳朶貼到肉上聽了聽，覺得心臟還在微微跳動。

他想：還是打電話叫急救車罷？繼而忽然靈機一動，把尙子向肩膀上一扛，衝出房門，向甬道裏直奔。

慘案之後一直守在這裏的刑警們，昨天已暫告段落撤回去了，這所房子裏，只剩下一個發了狂的下男。

奔出玄關，納屋浩恨恨地罵了一句：

「加納豪太郎這個小氣鬼兒！」

這所房子雖有汽車間，裏面却是空空的。像加納這樣的富豪，竟連一部汽車也沒有，實在不能不罵他小氣了。

奔到大路上，把快要滑掉下來的尙子向肩上送送好，焦急的視線向兩邊望去。這時已經半夜快三點，連汽車影子也不見了。這條路上，平時就在白天，也是靜靜的，很少汽車來往。

「都上哪兒撞魂去啦？還不快點過來！」

納屋浩好像約定的汽車沒有來一樣，怒氣勃勃地叫。

不多一會兒——

那邊黑暗之中閃出兩道亮光，看看愈來愈近。

納屋浩走到大路中間，高高地擧起一隻手。

來的是一部最新型的雪佛蘭。

相距兩公尺多，一個急煞車停住，駕駛的人從車窗探出頭來。

是一位五十歲左右的紳士。

「怎麼樣了？」

表情平靜得幾乎有點嚴冷的樣子。

「她要自殺呀。載我們上醫院去罷！」

納屋浩也不會客氣，硬生生地。

紳士答應了：

「上來罷！」

納屋浩把尙子像舖蓋捲兒似的向後座一塞，自己坐到駕駛台旁的助手位置上。

紳士開動車子之後，問道：

「是你的愛人嗎？」

「還沒有到那程度，只接了一次吻！」

「你是不良學生？」

「……」

納屋浩向紳士側面臉兒望望。

非常端整的風貌。而給人的印象覺得非常的冷峻。

對於人生看得明快透闢，憑着智能去活動的人，大概都會變成這樣的臉兒吧？

——是什麼人呢？這個傢伙……。

納屋浩很感詫異。他似乎不是普通的實業家。但也不是藝術家那種類型。

「我問的話，你不高興嗎？」

「不！我在想：你是什麼樣的人？」

「我……不過是一個過路的人！」

——咄！倒很會講話啊！

讓他撇開話頭，納屋浩也就決定不再開口了。

幾分鐘之後，紳士把車子開到一家大綜合醫院門前。

尙子立刻被抬進內科診察室。納屋浩坐在甬道裏病人用的沙發上等着。

又過了幾分鐘，護士伸出頭來叫他進去。

一位年輕胖胖的醫師，正打着大呵欠，一見納屋浩便說：

「只是多吃了一點安眠藥。」

「會不會是吃下了致死的量？」

「不！沒有的事。心臟衰弱的老人又當別論，年輕的人吃這一點兒，睡上一晝夜就會醒的。」

納屋浩生氣了。

慌裏慌張把她扛來，豈不成了個冒失鬼嗎？

醫師接着說：

「既然抬來了，就在病房住一天罷！」

納屋浩雖然大感沒趣，但除了這樣也沒有旁的法子。

尙子被放在病房床上，繼續昏昏沉沉地睡着。納屋浩低頭望着她的臉兒，過了一會，忽然一陣險惡的衝動：

——趁她睡着的時候，就下手罷！

又躊躇了一下，倏地撲上去，掀起毛毯，一隻手從裙子下擺滑了進去。

她的大腿冰也似的冷。

但是這個感覺反而更激起納屋浩的殘忍性。

把她的裙子、小衣，都捲起來。

尙子穿的是一條綉着通紅薔薇花的三角褲。

納屋浩「嘓！」的咽了一口饞唾，輕輕地隔着三角褲撫摩着。

三角褲裏面，高高隆起的柔嫩的肉，好似有一陣肉香從通紅薔薇花中盪漾出來，使

納屋浩的官能都發了麻。

——幹！

拉住三角褲正要往下扯。

忽然背後有人冷冷地說了話：

「這可不行啊！」

三六

納屋浩反射地轉過身來，凶狠狠地，好像護着獵取物不讓人搶走的野獸。

那位用汽車送他們來的紳士，不知什麼時候，一點聲音也沒有的走進來了。

「別來攪和！」

納屋浩氣吼吼地盯着他。

「不能不攪和哩！」

紳士望望睡着的尙子的臉兒：

「因爲這位小姐，有點像我死去的女兒啊！」

納屋浩「咄！」的咂咂嘴，把裙子拉下放好，很乾脆地：

「算了！」

紳士微笑問道：

「這位小姐，總不致於是不喜歡你，逼得自殺的吧？」

「笑話！根本她就沒有想死嘛！」

納屋浩悻悻地說。

「你來的時候，不是還擔心怕她眞的是自殺嗎？」

「醫生看過，說只是多吃了一點安眠藥。」

紳士走到床邊，向尙子臉上望了一會，纔說道：

「人在世上，孤獨是最難受的事。像這樣寂寥的姑娘，需要有人來溫柔地安慰她，我想應該是你這樣青年人的義務！」

說完，緩步走了出去。

納屋浩「咚！」的一屁股坐在床端，引起了莫可名狀的自我嫌惡，揪住自己的頭髮亂扯亂搔。

× × ×

「……浩爺！……浩爺……」

聽得似乎遠遠的有人叫，把納屋浩從沉睡之中拖回來了。

他在尙子脚邊，很小的一角上，身體彎得一隻蝦似的睡在那裏。

叫他的是尙子。

尙子不知什麼醒過來的，想必是醫生給她打了針的效力。

納屋浩沒有睡够，一臉的不高興，盤膝坐起，打了幾個呵欠。

尙子問他：

「我怎麼睡在這裏了？」

納屋浩不知道說什麼纔好，看了她一眼：

「別開頑笑！我怕丟下你不管，你會往陰間去玩兒，纔送你來的呀！」

「往陰間去？我？……」尙子訝異地皺起眉頭：「爲什麼我想到要死？」

「你不是吃了藥啦？」

「藥？安眠藥嗎？」

「是呀！」

「我到現在爲止，從來沒有吃過一次安眠藥啊！」

「喂！眞的嗎？」

納屋浩瞪大了眼睛。

「嘸嘸！自從您住在一起之後，我睡得很好嘛！」

「他媽的！那麼是什麼人給你下了藥了！」

納屋浩恨恨地「劈！」地揑了一下指頭。

尙子臉色暗淡，低眸自語道：

「……我！那怕現在就死……倒也無所謂……。」

「別胡說啦！」

納屋浩叫起來了：

「讓你這麼輕易地就死了，那還行！有我跟着你吶！」

三七

在城南大學學生食堂的一個角落裏，松村俊夫拿着一把小洋刀，正在向桌面上刻什麼呢。

他刻了四行字，像放射線似的排着：

毒子

新子
綾媽媽
？

然後在下邊當中，刻上一個字：

我

手扶着一根筷子，豎在「我」字上邊，嘴裏唸着：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阿門！」

手一放，筷子「拍！」倒在「？」的上面了。

「啪！他媽的！」

松村俊夫恨恨的咂嘴。

他現在正在卜卦——決定打破童貞的對象。綾媽媽就是爵爺的母親綾小路夫人。

這位前屆世運會的游泳選手，有的地方倒是很具潔癖的。要叫他用站在街頭的娼妓來打破童貞，是絕對不幹的。他希望對方最好也是處女。但是現在，新子也不肯，毒子又不答應，處女這一點就只好妥協點跌了價，「綾媽媽」也無妨將就了。

綾小路夫人原來是伯爵夫人，現在還顯得年輕美麗，肉體也豐滿，又上品，又天眞爛漫。如果向她挑戰，可能很意外地她會答應。那天夜裏要不要毒子管閑事搗蛋，說不定已經成功了呢。

祇是她是好朋友的母親，這一點未免有些說不過去。不過如果爵爺聽到這句話，也許很平靜地說：

「那很好！你挑的最適合了！」呢。

因此，卜卦的對象中，加上了一位「綾媽媽」，可是卜出來的是一個「？」。

「？」是代表未知數的女性的。這就費事了，以後得睜大血紅的眼睛去找纔行呢。後面有人叫他：

「你在幹什麼呀？阿俊！」

一個女學生，臉上戴着一副左右高蹺蝙蝠翅膀似的眼鏡，走將過來。

她叫竹林欣子，文學院美學系三年級，外號叫「乾冰」（ICE DRY），冰的英文是（ICE），發音和日語動詞的「愛」字相同——也就是說她和人戀愛，什麼都算得清清楚楚，不做不划算的事——這種態度，日本的新流行語就叫「DRY」。

竹林欣子的愛人，前前後後換了好幾個，別說兩隻手，大概把兩隻脚的脚指頭湊上去，也數不清。這一點，她似乎很引爲得意。

「什麼呀？這是……。」

松村俊夫讓她一問，連忙拖過加厘飯的盆子想遮起來。

「不行！快給我看！」

乾冰搶去盆子，伸過頭來望。

「討厭！快走開罷！」

松村俊夫想推開她，一伸手，碰着乾冰胸前軟綿綿的一堆，不覺打了個寒噤。

「哼！我明白啦！」

乾冰露出狡猾的微笑：

「阿哥！還有一個名字你忘了沒寫上去吧？」

「什麼？」

「竹林欣子的名字呀！」

「別打哈哈了！我在這兒卜卦呢！卜的是我應該把童貞奉獻給哪一位處女吶！」

「這個綾媽媽也是處女？」

「這位綾媽媽，可不是普通的老太婆！她的價值比處女還高呢！」

「把竹林欣子也放進去！」

「人家說你，私孩子都打掉三個啦！」

「由此更可見我的肉體是經過磨練的啦！要奉獻童貞，不是最好的對象嗎？」

「你眞是一塊乾冰…趁我還沒有發脾氣，給我快走！你不走，我可要把你剝光了，挖下來，送到醫學院法醫研究室去啦！」

「送到研究室去幹什麼？」

「那裏有一個騙過一百多個男人，結果把自己丈夫大切八塊的女人的子宮，泡在酒精瓶裏呢！我要拿你的子宮跟她的比較比較！」

乾冰雖然厲害，也受不住這種挖苦，不能不退却了。

三八

松村俊夫臉兒板板地，兩手揷在褲袋裏，走出學生食堂，同時一部通紅的M·G「噓！」的滑到他的面前。

納屋浩坐在車上，身旁還有一個陌生臉兒的美麗的姑娘，松村俊夫覺得訝異了。

納屋浩從來沒有跟女性兩個人駕M·G兜過風。

不知道他是不好意思和年輕的女性同座，還是嫌麻煩，總而言之，連毒子新子，他

也從來沒有和她們並肩開過汽車。

「喂！老俊！給我把她寄到你家老頭兒熱海的別墅去！」

「做什麼？」

「不管做什麼，給我寄一寄！」

「爵爺家裏不行嗎？」

「爵爺和我，現在正跟敵人鬪着呢。她藏在誰家裏也危險。」

「敵人？敵人是誰？」

「一路往熱海去，在車上再告訴你。」

「喂！你等等！熱海別墅裏住的是我家老頭子的姨太太。我爲了替我媽媽爭氣，還一回也沒有去過嘍！」

「什麼爭氣不爭氣，現在顧不了這麼多啦！」

「怎麼辦呢？」

松村俊夫「刷刷！」的抓頭皮：

「那姨太太生得太媚啦，我一看就要「霍霍」動……。」

「渾蛋小子！呔！上車罷！」

「這就去嗎？」

松村俊夫爲了難。

「做好事得趕快呀！」

「對於我，可不是好事，是壞事咧！」

「囉嗦！快上來！」

松村俊夫被催促着，只得無可奈何地上了車，跨過去，坐到後邊的車座裏。

加納尙子始終低着頭，動都不動。

松村俊夫敲敲她的肩膊：

「小姐！請問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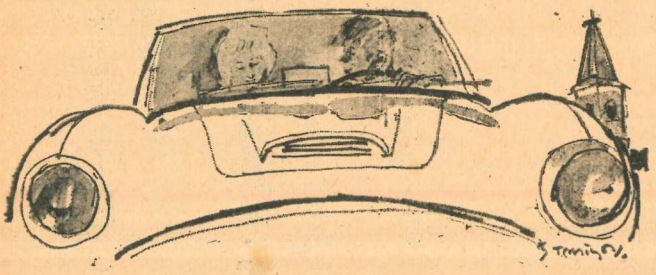
「啊？……」

尙子轉過視線。

「你還沒有愛人吧？」

「喂！別扯這些閑話！」

納屋浩一面倒車，悻悻地說。



加納尙子始終低頭不語。

「問啦！有什麼使不得嗎？」

「她現在不是談戀愛的時候！」

「瞧這臉兒，只要是男人，準是人見人愛……老浩！你八成兒是看上了她吧？」

「愛她呀！因爲愛她，所以纔這樣奮鬪努力，爲的是要保護她呀！」

「可是，你這方面如何呢？小姐！」

松村俊夫正探身向前，爬在椅背上向尙子臉上望着，納屋浩的肘拐向後一搗，把松村俊夫的下巴撐的仰面朝天。

「幹什麼？」

「老俊！別這麼急吼吼的！多難看！」

「有什麼要緊！」

松村俊夫忽然眸子發亮，盯着尙子的側面臉兒：

——剛纔卜卦的那個「？」，也許就是這個姑娘哩！」

三九

爵爺今天不知道怎麼的，一臉的憂鬱，正在彈「休曼」的「幼時的回憶」。

忽然彈錯了一個音，就十個指頭一齊敲在琴鍵上：「丁東」一陣亂響站起了身。背後忽然有人說了話：

「猴子也從樹上掉下來啦！和正！」

爵爺轉身一看，吃了一驚：

「喲！舅舅！幾時回國的？」

「前天。」

他是綾小路夫人的胞弟——武者守之助。差不多在一年之前，他把房子、土地、家具，通通賣光，飄然出國，以後就沒有消息了。

他雖然也是一位男爵，因爲他說話過於尖刻不容情，以致於皇族和貴族所組織的櫻菊會沙龍也拒絕他再去參加。他是一位個性特强，感覺銳敏的人。從來沒有結婚，只喜歡高雅的美術品。

據說：他在大戰期中，也曾離開日本，跑到南方的島上，住進土人的部落裏，天天畫畫過日子。

武者守之助正想向彈簧露在外面的椅上坐下，一見椅脚搖搖晃晃的坐不穩，苦笑了笑，又站起了身：

「綾小路家也算窮到了家啦？」

「好在媽媽一點也不以窮爲苦，還算不幸中之大幸。」

「她本來對於金錢的觀念就等於零嘛。不管是一億還是一千，對於她，都是一樣的錢。眞是有福之人，十克拉的鑽石掉進抽水馬桶，一點也不着急。同時，窮的只剩一件浴衣，也一樣的毫不在意。我們姊弟兩個，似乎精神上、常識上，總有一處地方缺了點什麼啦！」

「我大概也繼承着外家的血統哩！」

「現在靠什麼過日子？」

「園子裏的樹，一棵一棵的賣。這些樹和石頭，可以賣到很好的價錢呢！舅舅！」

武者守之助聽了，走到窗前，向庭園望着：

「果然！院子是越來越空洞了。」

爵爺望着他的背影，問道：

「舅舅這些年，究竟在哪裏的？」

「四海爲家呀！在卡賽布蘭加住的最久。遇到一個可憐的女人，她是肺病，我就望着她一天一天瘦下去……到她斷氣爲止，躭擱了一年。」

武者守之助回過身來，微笑望着爵爺：

「我以爲現代的青年，跟我們年輕的時候，完全兩樣，沒想到事實上倒也並不如此嘍！」

「是不是看見了我們這一代的生態？」

「嗡！昨天深夜，開着車子經過世田谷，一個青年扛着一個自殺的姑娘，招手攔住了車子，我把他們送到醫院……。

武者守之助把他昨夜的情形，在醫院病房裏，那青年趁那姑娘沒有醒，想要動手動脚，他怎樣阻擋的經過，一五一十的告訴了爵爺。

爵爺聽了，又把攔車的地點，和那青年的相貌問清楚之後，纔笑起來了：

「太巧了！他就是我的好朋友納屋浩呀……。」

「是嗎？不會錯嗎？」

「一定是他！他愛上了那位小姐了。不過他是個粗心人，不知道怎樣用高尙情調愛她的方法……。」

爵爺偏着腦袋道：

「不過，那位小姐爲什麼想要自殺呢？……」

「看那情形，似乎其中必有緣故哩！」

「大有緣故哪！……對了！舅舅！大戰期中，您在南方待過是不？您知道加納豪太郎這個人吧？」

「加納機關的加納豪太郎是不？」

「是啊。他是怎麼樣的一個惡黨呢？」

「惡黨？」武者守之助皺起眉頭，望着他的外甥：「加納豪太郎不是壞人哪！相反地，他比被派到南方的哪一位軍司令官都偉大。這是我親眼看見的啊。」

「這就怪了！」

「爲什麼？」

「據警視廳一個部長刑警的調查，加納豪太郎在南方，私人賺了無數的錢呢！」

「完全誤會！不過，在當時，人家對於加納豪太郎已經有這種誤會了。可是我知道：加納豪太郎從沒有撈過一文錢上自己的腰。加納豪太郎運用的錢，可以完全支配南方各島，這是事實。他的氣派可大極了！對於那些八面威風的軍部的人，他一點也沒有放在眼裏。而那些不可一世的軍人，對於被南方島民尊崇得像王爺一樣的加納豪太郎，也無可奈何！」

「舅舅……」爵爺越聽越糊塗了：「如果加納豪太郎眞是這樣了不起的人物。那麼這一回的奇怪案子，越當奇怪了！」

「你說給我聽聽！」

「加納豪太郎被人殺死了。」

爵爺接着把這件案子說下去。

武者守之助靠在鋼琴上，聽爵爺往下說，爵爺一邊說，他也有時攔住話頭問一問，他對於這樁奇怪案子，似乎已發生了很大的興趣。

聽完之後，武者守之助又沉默了一會，然後好像獨語似的說道：

「要有那被害的加納豪太郎的照片，我倒要看一看。說不定，也許是個假的咧！」

「您等等！」

爵爺忽然叫起來，奔出去了

一個鐘頭之後，爵爺向牛糞把加納豪太郎的照片借到，趕回來了。

武者守之助一瞥之下，就搖了頭：

「不對！這個不是加納豪太郎！」

四〇

爵爺正在大學前面電車道的大路上走着，聽得有人叫：

「喂！爵爺！」

回頭一看，原來是牛糞。

「老浩這傢伙往哪裏去了？你知道不？」

爵爺道：

「不在加納家嗎？」

「不在啊！好像跟那尙子一塊兒跑啦！」

「尙子小姐自殺沒有死，我倒聽見說了。如果還沒有回到加納家，想必還住在醫院裏吧？……不過，據我舅父看到的情形，好像不是眞自殺，大概總已經恢復了。恐怕老浩跟尙子小姐在什麼地方渡他們的長期DATE吧？」

「老浩這傢伙要是什麼旅舘裏納福，我可不能饒他啦！我們在這兒拚命，他倒舒服起來啦！……爵爺！你舅舅說加納豪太郎是個了不起的好人不是？」

「是他說的呀！他說南方的島民把他當王爺似的尊敬哩！」

「後來你把加納的照片給他看，他說完全是另一個人不是？」

「是他說的呀！他說加納豪太郎的相貌體格比較弱一點，表情總是很溫和的。」

「對！大概都不錯！」

「牛……不，天童君！你又從哪裏調查出來的？」

「嗡！杉村芳夫終於逼得他媽媽說了實話。」

昨天，杉村芳夫來找過牛糞，把實情都告訴了他。

一點沒有錯，杉村芳夫確實是加納豪太郎的兒子。

——杉村芳夫的母親豐枝，是一位孤女，雙親早逝，家裏又窮，正當戰爭激烈的那一段時期，她在「九段」的「偕行社」（陸軍的軍人俱樂部）食堂服務，做的會計工作。有一天，碰到一個脾氣暴躁的軍官，爲了很小的一點事，軍官罵了豐枝不算，還打了她一個耳光。幸虧加納豪太郎替她排解開了。由此相識，她成了加納的愛人。

加納豪太郎不是軍人，也不是軍佐。他做的似乎是與軍方有關的工作，但他絕對守着秘密，豐枝雖然做了他的愛人，還是一點不知道。

他的風貌、人品，平時都是很溫和的。但是豐枝從他的態度之中，有時却感覺到有一種使人輕微戰慄的東西，好像臉上碰到一塊冰似的。

不過，加納可從來沒有對豐枝發過脾氣。在她的記憶中，加納是一個溫和體貼的人。

兩年之後，豐枝生了芳夫，接下去過了一年，又生了尙子。尙子剛能在地下爬着走路的時候，加納突然一句話也沒有留下，失了踪。

等到加納失踪，豐枝纔發現自己對於這個人，竟是毫無所知。他的工作，他的身份、甚至於連他的住址，加納都沒有告訴過她。

經過了惴惴不安的一個多月，纔有一個叫杉村盛太郎的人來找她，他說是奉了加納之命來的。

杉村盛太郎是正式的陸軍軍屬，他在南方占領地與日本之間，頻繁地來往着，做輸運醫藥品的工作。

經過杉村盛太郎的請求，豐枝做了他的妻。戰爭雖然越來越打得激烈，但是豐枝開始嘗到家庭之樂，每天過的滿足的日子。

有一天，杉村盛太郎郎顯出很嚴肅的樣子，告訴她說：

「加納豪太郎回到日本來了！」

豐枝驚的怔住了。

「不！關於我們倆的事，你不必擔心。他已知道我們結了婚了。再過十天左右，他大概還要往南方去。他還笑着說：我是個不能在日本住下去的人……。」

杉村接着說道：

「……他說，對我只有一個要求，我聽了就有一種不吉的預感。」

「……」

豐枝全身僵硬像一塊石頭，低下了頭。她也因丈夫的態度而感到不安了。

「加納先生說：叫我們在兩個孩子之中，給他一個！」

豐枝大吃一驚，馬上回不出話來，只向丈夫盯着。

杉村避開視線：

「我已經答應了加納先生！」

四一

豐枝決定把尙子給加納了。自從決定了之後，豐枝每晚抱着尙子一塊睡的時候，總是一邊流淚，一邊讀聖經。

終於，尙子經杉村的手交給了加納豪太郎。

到今天爲止，尙子長成了什麼樣子？不！連尙子究竟是活着還是死了？豐枝一點消息也沒有得着。

至於杉村盛太郎呢？在戰敗投降之前，他搭的輸送船被擊沉，終於成了不歸之客。從此之後，豐枝帶着一個幼小的芳夫，開始了爲要活下去的苦鬪。

芳夫就在母親一心不亂的撫養下長大的。在芳夫兒時的記憶之中，從來沒有加納豪太郎這個人。他只聽母親說：父親是杉村盛太郎。連對於這杉村盛太郎，他也只剩下一點朦朧的影子而已。

母子二人很平穩的生活着，父親早已沒有什麼必要了。

只以爲，這謹守範圍的，平平穩穩的日子，可以永遠繼續下去。

沒有想到：一樁奇怪的殺人案子，揭破了母親舊日的瘡疤，噴出血濺到兒子的臉上來了。

——兩人走進吃茶店，對面坐下。

「……照這樣說法……」爵爺閉起眼睛，食指撐着額頭：「那位小姐是杉村君的妹妹啦！多可憐！她做夢也沒有想到母親和哥哥也同住在東京，眞是大悲劇！」

牛糞嘻嘻地一笑：

「爵爺！你恐怕也動過那個姑娘的腦筋吧？」

「世界上所有的處女，都是我這色狼的口中之食。」爵爺若無其事的而且很愉快地說着，又道：「被害的加納豪太郎已經由杉村母子和我的舅父證明他是假的了。可是，以後，該怎麼辦呢？」

爵爺正偏着脖子思索，忽然凜然一驚。

他想起一件事來了。

想起了加納家廣大庭園的一角的花圃裏，那用花編植起來的字。正是「芳夫」和「尙子」兩個名字。

花圃是那啞巴下男市助做起來的。

——加納豪太郎是假的。但是下男市助却知道加納豪太郎的兩個孩子的名字，還用花編起來，這是怎麼回事呢？

「喂！爵爺！你在想什麼？」

「我腦子裏的釣線絞起來了，正在牽絲絆藤地理不清呢！」

「停！」

「我覺得大魚就在眼前游着。不趕快把絞絆的釣線理清楚，就要把魚放跑了。」

「瞧你這像煞有介事的樣兒！我的肚子可又餓啦！」

牛糞的肚子果然一陣咕嚕咕嚕的響。

忽然，爵爺跳了起來：

「對了！就是這一點！如果這樣一來……說不定，也許是這樣……快明白了！快要明白啦！」

「唉唉唉唉！推理是推理，自以爲是是自以爲是，可別搞錯啦！」

「天童君！走！」

「上哪兒啊？」

「加納豪太郎家裏！」

「不是沒有人在嗎？」

「有個下男，啞巴下男……。」

「你不是說他發了瘋嗎？」

爵爺腦裏已釣得大魚，只是釣線乱的很。

「是的。可是就是他這發了瘋的一點，有問題。天童君！你力氣不小吧？」

「你不知道我是中國拳術初段嗎？」

「那就行啦！」

「要叫我跟瘋子打架，我可不來啊！聽說瘋人能够發揮出自己體力三倍的暴力嘍！」

「天童君！不管是猪排飯鷄片飯，我請你吃三客！盡量儲滿了精力去！」

爵爺的表情異常緊張。

四二

通紅的M・G，浴着夕陽的光輝，向熱海街滑將下來。

「這些傢伙，穿着旅館的浴衣，搖來擺去，一個個都這麼呆頭呆腦的，這是怎麼啦？」

松村俊夫一邊自言自語，又抬起手來擱到尙子肩膀上去。

尙子一直低着頭，似乎茫然出了神的樣子。

松村俊夫趁納屋浩忙着駕駛不注意，巳偷偷香了兩下尙子的頰。尙子並沒有躲閃，也沒有一點反應。

在松村俊夫來說：反倒不如她能抵抗抵抗，接吻纔有意思哩。現在握到尙子的手，太冷了，像死人的一樣，連忙自己縮回了手。

納屋浩駕着車在海岸街緩緩駛着，問道：

「老俊！在哪兒哪？你家老頭兒姨太太的家……。」

「就在『來宮』車站下，『猛摸斯』旅館下邊，就像一百零八歲的老太婆一樣，縮成一團蹲在那裏，可不好找嘍！」

聽到這句話，尙子纔轉過視線向松村俊夫：

「我一塊兒去不要緊嗎？」

納屋浩道：

「這話在東京動身的時候早就該說，現在到了熱海啦！」

「如果不方便，我就住旅館……。」

「你不是沒有錢嗎？」

納屋浩說話太不客氣了，尙子稍稍帶點反抗的抬起肩膀：

「這個鑽戒可以賣掉！」

松村俊夫抓起尙子的右手，湊上去一看：

「喝！了不得！有兩克拉吶！」

尙子也不作聲，將下鑽戒，交給了松村俊夫。

松村俊夫不知道怎樣纔好，探身向前，把鑽戒伸到納屋浩鼻子前面給他看。納屋浩只不耐煩的「咄！」的咂了咂嘴。

「這麼大的鑽戒，恐怕不到銀座賣不出去吧：哪！老俊！把小姐送到旅館，我們再趕一躺銀座罷！」

「渾蛋東西！」

「怎麼了？」

「首飾是女人的性命！弄到手替她賣掉，還像個男子漢嗎？別說這種吃軟飯的王八話啦！」

「什麼！」松村俊夫勃然大怒：「當着女人侮辱我，我可不答應的啊！等會兒到錦浦去！在跳海的地方打一仗！」

「好嘛！」

尙子慌了：「別這麼的！這個鑽戒我已經不要了，纔請你們賣的。你們要爲這件事打起來，我就不曉得怎麼纔好了！求求你們，千萬不要打架！」

她拚命地阻擋。

納屋浩硬生生地說：

「這樁事跟你已沒有關係了！」

「不！是我不好。我賠禮認錯！」

「別說笑話，尙子小姐！我們兩個是精力過剩哪！若不想法子發散掉，那就會發狂而死啦！」

一會兒M·G到了目的地。

很講究的一座別墅，圍牆旁的樹，剪得圓圓的，這是關西格式。

納屋浩叫松村俊夫：

「你先進去說一聲！」

松村俊夫低低地祝告：

「媽！原諒我啊！」

然後纔走了進去。

一會兒便轉身出來，手指擦着鼻子下邊。

「她說了：只要是俊夫少爺領來的，哪怕是殺人凶犯她也要掩藏起來哩。這種明治

大正時代的腦筋，眞受不了！」

納屋浩站在門邊，一見裏邊那個女人，就好像看到一幀五十年前的照片一樣。臉兒，梳的頭髮，和服的料子，穿着打扮，都是古色古香的。要說這樣的女人有誘惑力，納屋浩眞要瞧不起「誘惑力」了。

「各位請進嘛！……。」

女人跪在玄關裏，一股勁兒地催客人進去。

納屋浩「撲」的一鞠躬，轉身就想跑。

女人光着襪底兒就跳下了地，奔上來捉住納屋浩的手。

納屋浩全身都起了鷄皮疙瘩：

「放手！」

「不！您不進去不能放手！」

含着媚意向他一笑。

納屋浩又是一陣寒噤。

松村俊夫站在裏邊地板上，悻悻地望着。

這天的晚飯，阿縞姐——這位明治時代的女性，做了十幾樣菜，把挺大的飯桌都擺滿了。

她只用着一個下女，碰到這些不速之客，咄嗟之間怎能做出這麼多菜來的？對於「料理」素不關心的納屋浩和松村俊夫，看到擺在面前的豪華的菜肴，好像看人變魔術一樣，只剩下瞪目結舌。

阿縞姐住在熱海這別墅裏，想必正在寂寞得要命。她是花柳界出身，被俊夫的父親松村勘六郎贖身出來，住到這裏之後，恐怕除了勘六郎之外，也沒有招待過像樣的客人。

今天遇到三位青年客人，使阿縞姐得到發揮本領的機會，她大賣氣力了。也可以說：三位小客人受到了第一流實業家、政治家一樣的招待。

北海道最大的牧場主人松村勘六郎，是一位怪人，而阿縞姐又是一位善良的好女人，正配侍候這位老爺。

納屋浩和松村俊夫被她勸着讓着，一樣菜一樣菜都夾了一點，可是料理上了一樣，又來一樣，兩人終於吃不消了。

納屋浩搖頭歎氣：

「把牛糞約來就好了！」

松村俊夫向廚房那邊喊道：

「阿姨！還有多少啊？」

「再也做不出多少啦！還有一個菜，大牛排。你們嘗嘗看！好嫩的肉！」

納屋浩聽了這句話，幾乎要吐了。

松村俊夫「哆！」的倒在蓆子上：

「饒了我們罷！」

「噯唷！眞沒有出息！怎麼啦？這點點料理，你們幾個年輕人還會吃不下去？」

阿縞姐見放在尚子面前的料理，差不多都沒有動，這纔注了意，問道：

「您怎麼啦？不舒服嗎？」

花柳界出身的女性，遇到男女客人在一起，習慣上總是只顧招呼男客的。

尚子倒因此省了許多應酬。她今天根本沒有一點食慾。

尚子趁這機會，向阿縞姐告了罪，站起來，往分配給自己的樓上的房間去了。

松村俊夫直搖手：

「總而言之，牛排可吃不下了，阿姨！」

「那麼，吃點飯後的點心，水菓夾餅（PIE）好不好？」

「別開頑笑啦！爲什麼盡讓人家吃？我們又不是猪！」

松村俊夫終於叫起來了。

「曖唷！嗑嗑嗑嗑……。」

阿縞姐發出清脆響亮的笑聲。

「有什麼好笑？」

「您說的話跟您爸爸一樣。有一回，我也不過多做了兩盆菜，他就生了氣說：別拿我當猪！……嗑嗑嗑嗑。」

納屋浩不耐煩了：

——女人這東西，常常爲了無聊的事也會發笑！

「喂！老俊！到海邊游回兒水罷！」

「到錦浦跳水去！」

松村俊夫也站起了身。

阿縞姐臉都變了色，來不及的攔阻。

除了投水自殺的之外，沒有人在熱海的海裏游水的。

四四

不久，納屋浩和松村俊夫走下了傾斜很急的坡道，並肩向海岸走去。

「老俊！你這位阿姨，你看起來，覺得是一位理想的老婆不？」

「雖然還不够理想，總而言之，有媚勁，又富於服務精神哩！」

「兩樣兒我都討厭！」

「什麼？」

「那種媚勁，是武士時代的賣淫婦創造下來的。我看了直想吐！」

「呔！老俊！話可有該說的，也有不該說的啊！」

「那種服務，要無知和愚笨的人纔幹得出。只知道做出許多料理來，就是服務精神，叫人吃得胃都要炸，她就滿意了？」

話還沒有說完，納屋浩下巴已吃了一拳，被打得脚下一個踉蹌。

但是，納屋浩並沒有還手，閉了嘴，繼續向前走去。

「呔！老浩！到錦浦來！眞的跟你決鬪！」

松村俊夫怒吼。

納屋浩不答話，還是走着，松村俊夫越發來氣，向他腰問就是一脚。

納屋浩劈面栽倒，爬在地下了。松村俊夫拉開架式，準備他猛然地反攻過來。

但是，納屋浩依然不做聲，爬起來，還是向前走。

——這小子！有什麼毛病了？

松村俊夫一面跟着他走，一面警戒着，預備納屋浩忽然翻身撲過來時，可以應戰。

到了海岸街，納屋浩向錦浦方面走。

松村俊夫想：

——他眞打算到那邊幹一仗？

想到這裏，渾身掠過去一陣涼涼的戰慄。

大路上，不斷地有卡車，小轎車駛過，兩個青年默默地走着。

果然，走到錦浦，納屋浩跨過防止自殺的木柵。松村俊夫也跟着跨了過去。

納屋浩走到曾有幾百個絕望的人在最後的一瞬間站過的巖頭上。

下面是暗黑的海水，發出澎湃擊岸的濤聲。

左邊可以望見華麗燈光化粧的大溫泉街，這個暗暗的斷崖，作爲自己陶醉於孤獨的地點，的確是最好的。

人想要自己斬斷自己的生命，只憑絕望與悲愴，還是很難就實行的。必需一種能將這種絕望與悲愴驅向死的世界的環境和情調。

在說相聲的逗得客人哈哈大笑的地方，就絕對不是自殺的地點。

黑通通的海，一色白的雪山，還有正噴着煙的火山口——或者是向下一望腿都發軟的屋頂，飛風似的駛來的列車……。

這些都是想自殺的人所必需的。

左邊是人們爲了要忘掉生活的苦惱和悲哀，來享受歡樂的溫泉地，正發着令人目眩的光彩。

但是，現在只有自己一個人，絕望地不想再活下去，竚立在怒濤澎湃的斷崖之上。

這是一種快感。這種快感能使他一踩巖石，奮身下躍。

在神經健全的人看起來，這是何等可笑的行爲啊。

松村俊夫是一個神經最健全的人，所以他探頭向巖下望去，只見下面一片暗黑，海水微微閃鑠翻着水泡，只覺得陣陣的戰慄。

然後，向竚立着的納屋浩瞥了一下，叫道：

「喂！……。」

納屋浩紋絲不動。

「喂！老浩！……回去罷！』

他不談什麼決鬪了。

納屋浩不答話，從褲袋裏掏出一件什麼東西，向海中拋去。

一面還低聲咕嚕的罵着：

「去你的！」

四五

回來的路上，納屋浩還是沉默着。

平常他本來就不大愛多話，可是今天晚上的態度更顯得奇怪。

松村俊夫和他並肩走着，倒有點擔起心來了。

「你把什麼東西扔到海裏去啦？」

松村俊夫受不了沉默，開口問了。

「手錶，女人帶的……。」

「嚇？」松村俊夫不覺一怔：「那，是誰的？』

「我死去的媽媽，做閨女時候就帶着的。」

「那爲什麼要扔到海裏去？」

「它還在卡察卡察的走嘛！」

「只要它沒有壞，當然要走着囉！」

「就是這個『當然』。惹的人火兒嘛！」

「唔！……哦！媽媽早就死了，而她的手錶還在走着，所以你火兒了？我明白！這種心境……。」

「囉哩囉嗦！」

納屋浩唾棄的說，脚下加緊走。

不久，納屋浩帶着松村俊夫從站前賣土產店的街上，拐彎進了一條小路，走到一家小飯店。

店裏沒有客人。

一個頭髮半白，臉兒生得很上品的老婆婆，正在洗什麼東西，隨口招呼道：

「請進！」轉過臉兒一看：「喲！」

她眼睛得大大的。

「少爺！」

只叫了一聲，直盯着納屋浩，手裏洗的盤子也忘記放下來了。

納屋浩嘻的一笑：

「來點酒喝！」

「是……是啦！」老婆婆連忙答應，一面動手燙酒：「少爺已經到了喝酒的歲數啦……。」

她低低地嘰咕着，似乎有點淚盈盈的。

「老俊！我呀，上中學的時候，全虧這位老媽媽養了我三年。」

「唔！……。」

「我的媽媽，就是在那錦浦巖上，跳海死的。」

「嘅？」

松村俊夫愕然，望着納屋浩的臉兒。

「少爺！」

老婆婆似乎不願意他提這些傷心的話，向他搖頭。

但是納屋浩不管，繼續說下去：

「爸爸死了之後，媽媽愛上了一個比她小七歲的傢伙，迷得發了瘋。結果被他拋棄了，自殺死了！」

「少爺！不要再說了！」

「有什麼要緊！眞的嘛！」

納屋浩悻悻的說。

松村俊夫聽的發了呆。

「我在中學二年級的時候啊！每天都看到媽媽的醜態……。」

一向很溫和的母親，自從成了戀愛的俘虜，人完全變了，當時的情景，納屋浩想起來還如在目前。

被那男人拋棄了之後，母親受不住痛苦和悲哀，連對自己的兒子也嫌厭，每天都沒有好臉色給他看。

少年的敏感的神經却忍不下去了。納屋浩曾經撲到母親身上，打過她的嘴巴。

母親被兒子一打，就發了狂似的反撲過來，被納屋浩一把推開，像一推爛麵似的倒在蓆子上，打着滾，嚎啕痛哭。

納屋浩現在想起那副樣子，心裏還陣陣的發疼。

他知道：母親對那個年經男人，曾經何等的體貼他，侍奉他？

母親對於那個年輕的男人，自己簡直像一個奴隸，拚命的伺候他，討他的歡喜，連少年眼裏也看不下去。

納屋浩所以痛惡阿縞姐對客人的那種熱烈招待，原因就在這裏。

老媽媽把酒菜放在兩人面前：

「噯！請用啊！」

納屋浩滿滿斟上一玻璃杯，喝將起來。

「少爺！別喝的這麼猛啊！爸爸就是喝酒把身體喝壞了的……。」

老婆婆惴惴地攔阻。

「媽媽！你多活幾年，給我辦喪事罷！」

「哪來的這些喪氣話！說笑話也不該說這個啊！倒是您獨身生活……我總擔心怕把身體搞壞了，現在看到您這麼棒，纔放了心。我正想：到明年把店收了，往東京伺候您去呢！」

「那倒不必！不過，媽媽要是中了風，我接你去養活你！」

「又瞎說啦！……。」

老婆婆笑了，慈愛地望着納屋浩。

松村俊夫反而沒抓沒撓地插不上嘴了。

四六

遠遠的黃昏的噪音，聽來像潮水似的響。

爵爺和牛糞，到了加納家門前。

大門關得緊緊的，沿着圍牆走到便門那邊一看，也上着鎖呢。

「怎麼辦？爵爺！在此地等加納豪太郎顯魂嗎？」

「房子裏還有一個人住着。」

「就是那個啞巴下男？」

「是啊！」

「那種腦筋變了質的人，找到他也毫無辦法啊！」

「不！我已看破了！」

「看破了？看破了什麼？」

「那個下男，沒有發瘋。他是裝瘋的。……好了！我們翻牆頭進去罷！」

不久，爵爺和牛糞到了那花圃旁邊。

爵爺指着花字，告訴牛糞：松村芳夫的母親的自白是眞的，而這「芳夫」「尙子」兩個名字，可能就是解決這椿案子的關鍵。

牛糞道：

「據你的推理：這個花圃既是下男做的，那麼他就是……。」

「是的。他是假裝啞巴、假裝瘋狂！」

爵爺現在有了絕對的自信。

北邊角上的小屋，正在夕照的陽光之下。小屋前面，一叢曼珠沙花盛開着。但是，現在已過了花季，看上去，這花的色彩，似乎有點黑陰陰的。小屋前面，栽上這種佛教所謂「彼岸花」，也是使人納罕的事。

爵爺想伸手敲門，牛糞擋住，從房門旁邊窗子的破玻璃向房裏望去。

乍一望到暗處，一時還看不出什麼。牛糞凝神細看了一會，纔搖搖頭道：

「沒有人在呀！」

「他就是不在小屋裏，也一定在這宅子裏。我們進去等着罷！」

爵爺拉開了小屋的門。

「警察總已把這小屋搜查過了吧？」

「我們還有再搜索一遍的必要！」

「搜索儘管搜索，這麼小的小屋子，刑警們也沒有能發現什麼嘛！」

牛糞脫了皮鞋跨上去，這裏翻翻那裏弄弄。

爵爺忽然想到一件事，拿起竹竿，把四邊的牆壁「咚咚」地搗着。

忙了半天，兩人面面相覷，都覺得是白費了氣力。

牛糞把那些鍋瓢碗盞打開，都是空的：

「這傢伙一步也不出去，他吃什麼呢？」

「裏邊樹林的那邊，好像有塊田。大概就吃的田裏的菜蔬吧？」

爵爺說到這裏，忽然想起上次在此地，市助逃進竹林的事。

他的直覺一閃：

——對啦！那個竹林可疑！

正要奔出去，一轉身，幾乎和站在小屋門口的市助撞個滿懷。

爵爺緊對着市助滿臉鬍子的臉兒，只覺得身上陣陣的發寒冷：

「你，你好？」

向他一鞠躬。可是這個啞巴瘋子，只把遲鈍混濁的眼睛瞪着爵爺，紋絲不動，嘴巴半開，露出齷齪發黃的蛀齒。

爵爺望着這副癡呆的臉兒，只覺得自己推理的判斷漸漸要崩潰。

這副樣子，除了認定他是白癡之外，還有什麼話說呢！

——不！這是假裝的。

爵爺咽下一口唾沫，自己向自己說，

四七

「我要告發你！」爵爺突然開了口：「你不是啞子，也不是瘋子！而且，你根本就不是什麼市助！你是加納豪太郎！對了！絕對不會錯的。你就是加納豪太郎本人！」

這個下男仍然毫無表情，好似一塊石頭，一根木頭，默默地站着。

「我有證據可以證明你就是加納豪太郎，那邊的花圃，你用花編着兩個人的名字——芳夫和尚子，這就是你的兒女的名字。你若不是加納豪太郎，怎麼會知道芳夫和尚子的名字呢？你絕對是加納豪太郎啊……那個被害死的，叫加納豪太郎的，他是假的！假的成了主人，眞的變了下男。爲什麼原因？你應該坦白地說出來！」

爵爺說着說着，感覺到自己眞變成一個大偵探似的快感。

但是，對方對於他這一段明晰的推理判斷，臉上還是一點沒有反應，也不哼，也不哈，眞叫人無可奈何。

日本有句俗話：「和軟簾打架」。爵爺這段雄辯，也等於碰到了軟簾。

「加納豪太郎！」

爵爺提高了嗓子喊。他的嗓音本來就是中性的，這提高了一喊，越發尖得刺耳朵，簡直和女性遇到强暴時的哀叫一樣。

爵爺自己一喊出來，也感覺這種聲音有點滑稽，氣勢不覺萎了一半。

可是，既然喊出了口，又不能不繼續下去：

「我要求你坦白說出來！你有非坦白不可的義務！」

盤膝坐在小屋裏面的牛糞：

「咄！」的咂了咂嘴：

——爵爺這傢伙，簡直演錯了角兒哩！

牛糞想：這得我出場了！剛伸脚下地，踏進脫在門裏的皮鞋。

這時，儘管爵爺嘰嘰的喊叫，那下男也不答話，骨碌一轉身，就想走開。

爵爺怒叫：

「加納豪太郎！跑的不是好漢！」

牛糞一聽，兩步就搶出了小屋。

衝到下男前面攔住去路，惡狠狠地瞪着他。

下男的臉色，微微的有點動搖了。

混濁的雙眼之中，陡然閃着怕人的光。

牛糞的第二步行動，的確來得個敏捷漂亮。

他一伸手，抓住下男臉上的短鬍子。使勁的一扯。

想不到，「嘩咧！」一聲，短鬍子被扯得掀開了——原來是貼上去的假鬍鬚。

牛糞也吃了一驚——想不到自己的行動竟眞像一個大偵探了。

他本意只是恨這下男石像似的呆板倔强，想扯一下鬍子，把他弄疼了，也許可以顯出眞正的表情來的。

「看穿啦！」

牛糞大叫。

下男忽然連頭帶肩膀，拚命猛撞過來，牛糞被他衝出三公尺多遠，一屁股坐倒，不

由地哼出了聲：

「哦！好痛！」

被看穿眞相的假瘋子，從牛糞身上跳過，向前直奔。

爵爺跟着就追，趕到花圃前邊，一把抓牢，但是沒有能停住，反被他一直拖進了花圃。

體格瘦弱，從來不運動的爵爺，簡直不是個兒，對方雖是老人，却有很壯强的體力。

爵爺被拖進花圃，七顚八倒滾了幾個圈，像一條破布條兒似的被他摔下，只剩得爬在地下吁吁喘氣。

好容易，從壓得狼藉不堪的花叢中抬起頭來，假瘋子連影子也不見了。

爵爺搖搖晃晃的站起身，喘了幾口大氣，叫道：

「天童君！」

他以爲牛糞一定替他追上去了。

等到看見牛糞從小屋那邊一蹺一拐的走了過來，纔大失所望：

「初段的中國拳術，簡直沒有用上咧！」

爵爺也學會說風涼話了。

牛糞恨恨地：

「別提啦！屁股尖兒剛好坐在石頭上，痛死我了，要不然，還能眼瞧着放他溜了嗎！」

四八

兩人先且回到小屋。

牛糞搖着頭說：

「嘿！奇怪！」

「是啊！眞奇怪！」

爵爺隨口答應着話頭。

現在大致弄明白了：下男市助是個假啞巴、假瘋子，只怕他就是加納豪太郎哩。但是，他被人看破眞相，又爲什麼要逃跑呢？

兩人沒滋沒味地沉默了半天，牛糞忽然叫起來了：

「殺人的，八成兒就是他！」

「你是說：眞加納把假加納殺了？」

「是啊！眞加納忍受不下去啦……把假的燒啦！」

「……！」

「我是說啊……也就是……。」

牛糞鄭重其事地說了半句，肚子又咕嚕咕嚕叫了：

「等等！肚子！現在別忙着想吃！……這樁事啊，爵爺！加納豪太郎怕人把他捉去當戰犯，隱姓埋名，投靠了那假的加納豪太郎，漸漸地喪失了自己的實體。等到戰犯問題已成過去，不必再躲藏的時候，他的一切都被那假加納豪太郎吸乾，再也不能恢復加納豪太郎的身份了。於是乎，假的正正堂堂地成了主人，反把他當了下男。你看我這樣推理對不對？」

「唔！不錯！不過，就只這一點點，恐怕還不能構成眞的殺死假的的動機咧？」

「唉唉！殺人的動機，再沒有比這個更確實的啦！自己的姓名、財產，都被冒牌的奪去了，你想想！他心裏頭怨恨到什麼程度吧！他一直都在等待報仇的機會啊。這可是一種異常的忍耐啊！裝做啞巴，默默地種着花兒，隨時窺伺着。表面上還裝得半癡半呆的！……終於，機會來了！他就以最殘忍的手段，燒殺了假的加納。……這就是燈臺照

遠不照近的那句話了，警視廳的先生們竟沒有看破這一點，眞糟糕！」

「你家伯伯這樣的老經驗，居然也看走了眼？」

「老經驗最容易偏向『經驗主義』啊。對於過分意外的事實眞相，反而成了瞎子啦！」

牛糞很得意地聳起鼻子。

的確！牛糞的推斷是很合理的，這一點，連爵爺也不能不承認。

不過，爵爺總覺得心裏還有點不能釋然的疑惑。

看出下男市助就是加納豪太郎的，是爵爺自己。但是，他不願意把加納豪太郎當作這次殘忍殺人凶惡無比的壞人。聽舅父武者守之助說：加納在南方各島，島民把他當做王爺似的崇敬。這樣偉大的人物，儘管他遭到怎樣悲慘的境遇，要說他會幹出燒死被害人的凶行，是令人不能相信的事。

但是……。

他假裝白癡裝得那麼像眞，倒又很像一個凶犯的行爲。

他突然衝倒我們兩個，溜掉了，這也足以令人懷疑呀！他知道自己犯了罪，所以纔跑的啊。如果沒有什麼虧心的地方，儘可以正正堂堂地承認他就是加納豪太郎，把一切

經過坦白地說出來，又有什麼要緊呢？

「眞不懂！」

爵爺搖頭了。

「沒有一樁不明白的啦！現在，只要捉住他，案子就破了！……報紙、週刊，都要登出來，我們要大出風頭啦。……喂！爵爺！不用借刑警的力量，咱們倆去捉！那時候，就一躍而成爲大衆報導上的英雄嘍！現在不是流行推理小說嗎？咱們這不是寫小說電視劇本，是眞正幹出來的呀！這個構想够偉大吧？幹罷！爵爺！」

牛糞說到這裏，高興得向爵爺肩膀上「拍！」的一拍……正在這時候，地板下面，忽然噴出濛濛的白煙來了。

爵爺和牛糞一嗅到這股煙，立刻就頭暈眼花，一交摔倒，不省人事了。

四九

毒子正躺在自己房裏床上，讀着一本新出版的書。

書名叫「過去　現在　未來」

著者是城南大學文學院的助教，野間健太郎。

野間健太郎往瀨戶內海的猴子島去了之後，到現在已有八個月了。他就在這段時間裏，寫出了這本書。

毒子一面讀書着他輕快的文章，一面回想着野間健太郎的風貌、擧措、和說話的神氣口吻，時而發出「嗤嗤！」的笑聲。

野間健太郎寫這本書，以他充滿譏刺的銳敏感覺，對於人類這個動物，拿起毫不容情的手術刀，做了一番解剖工作。

譬如他說：『人類在很早很早以前，各種器官，本來是能很靈活地使用的。例如耳朵，就能自由的牽動。耳朵上面，有拉耳朵向上的筋，耳朵前面，有拉耳朵向前的筋，耳朵後面，有拉耳朵向後的筋。所以古代的人的耳朵，是跟狗和兎子一樣的，想怎麼動就怎麼動。還有，古代的人類，本是有尾巴的，尾巴能够拖垂着，也能搖動。到現在，尾椎骨的周圍還有搖動尾巴的筋肉留存着。還有，人類從前可能是吃草的，並且還能一次吃上很多，存在肚子裏。盲腸就是存食物的遺跡。古代的人類的盲腸很大，多吃的草就儲在盲腸裏慢慢消化。

人類起初並不是現在這種樣子，也和猴子差不多。人類進化到現在這樣子，其間已經過了幾千萬年幾億年了。最初不過是一種很簡單的下等動物，一步一步進化而來，這

一點，由他的構造，發生，以及化石等等可以找出痕跡來。而在這很長很長的期間之內，其中有的變壞了變錯了的，就成了猴子，成了狗。

不過，人類的身體雖是由下等動物進化起來的，但却有一種別的動物所沒有的特質——也就是精神活動。

有許多教育家說：道德心——不可以做壞事！必須做好事的心理，是人類所特有的。智、情、意的三種精神活動，只有人類纔有。事實上究竟是不是如此呢？

情的活動，在旁的動物中，也可以找出許多例子。有很多動物，對於子女的愛護之情比人類還要深。子女生得少的動物，對於子女的保護、養育，教他們生活的方法，眞是週到極了。而現代的人類，反而顯得很冷淡，母親隨便地生孩子，隨便地丟掉不管。

所謂意的活動，就是決心要做一件什麼事，而見諸實行。這個、我們觀察馬、牛、猫、犬的擧動，也可以看到無數的例子。

再說智的活動——就是用理智來推考一件事的道理，這一點，一向被認爲是人類獨有的——與其他動物不同的一種活動。但是，我們詳細研究起來，這種活動，也不是人類獨占專賣的。馬和狗、猴子，如若加以訓練，也可以發揮相當的記憶力。德國有一匹馬，叫「聰明的漢斯」。牠就能做算術，在算術上表現的智力，有小學一二年級的程度。

比方你問牠：三加五是多少？漢斯就會抬起前蹄向地面上敲八下。後來又有匹馬，記得ＡＢＣ全部字母，能拚簡單的字。什麼「我要回馬房」囉，「我要吃草」囉，牠都能一個字一個字唧來，拚成一句話。據說這種訓練，也只需要十年功夫。

人類在精神方面，也和肉體一樣，是從下等動物漸漸進步起來的。而終於發明了原子炸彈，快要自己毀滅自己了。

不！不客氣地說：人類在不久的將來，一定要絕滅了

人類用以戰勝其他生物的有力的武器（槍、刀），一旦把其他的生物征服盡了，這就要用到人類與人類的爭鬪上面來，而這些武器漸漸發達進步，以致於應用到原子力。原子力用在生產方面，本來是有益的，但是把它用到種族的殺傷方面，人類終於會因此而絕滅的。

我們看：古代的動物，曾經在某一時期，繁殖得很多，而到了次一時代便斷絕了。人類由下等動物漸次發展，成了地球上的支配者，然後，以自己造的武器滅掉自己的生命，從幾千萬，幾億年的整個歷史的觀點看起來，這也是很短的一段期間。到了次一時代，可能又從「蚯蚓」之類再慢慢進化發達，變成比現在的人類還要聰明能幹的生物，再呈現出燦爛的文明來。』

「哦！……」

毒子看到這裏，倒有點害怕了，把書「拍」的闔上，跳下了床，歎道：

「野間老師眞是世界第一個虛無主義者啊！」

纔想到這裏，又覺得胸中一陣緊緊地發疼。

她思念野間健太郎。

她盼望野間健太郎把她緊緊抱住，奪取她的VIRGIN（處女）。

五〇

「毒子妹妹！」嫂嫂杉子在樓下叫：「你到樓下來一趟！」

「什麼事呀？」

「有話跟你說。」

毒子的這位嫂嫂，實在是無比的好人，對誰都很和氣。

毒子害怕起來，「拍」的闔上書本。

可是，她的丈夫——毒子的哥哥仙吉，非常地怕她。仙吉是個銀行行員，爲人又老實又勤懇，連酒吧都沒有去過，對於自己的太太，沒有一絲一毫虧心的地方可爲什麼還要怕太太，時時要留神太太的臉色，回答太太的話的時候，總是這樣提心吊膽地？毒子想不通是什麼道理。

毒子自己害着一種結婚恐怖症，也許是因爲看哥哥嫂嫂的夫婦生活看得太多了的關係。

現在聽嫂嫂叫她，毒子想：

——幫我哥哥吓唬她一下出出氣！

便對着三面鏡，拿起畫眉毛的眉筆，在自己唇上畫了兩撇大大的八字鬍子。

然後，故意放重脚步，咚咚咚地下了樓。

「格拉！」一下拉開紙門，毒子僵住了。

嫂嫂杉子也叫出了聲：

「噯呀！」

驚得發了呆。

茶間裏矮桌那一邊，一位陌生臉兒的青年男客，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裏。

這要是普通的小姑娘，還不羞的趕快跑！可是毒子有個毛病，碰到這種場合，她的膽兒反而大起來了。

——反正已被人家看見了，有什麼法子！

毒子向這驚得雙目大張的青年，嘻的笑了一笑。

一方面，也由於這位男客的丰彩，能使毒子動心的魅力，完全等於零。

看起來，他比哥哥仙吉還要粗，似乎還要笨頭笨腦的樣子。

毒子滿不在乎地就想坐下來，嫂嫂實在忍不住了，提高嗓子：

「德子妹妹！快去洗個臉再來！」

「反正已經讓人家看見了，再化過粧來，也不能除去這位先生心裏的滑稽印象呀！……要不就是，您對於這副小丑的臉兒，覺得不愉快嗎？」

毒子轉過臉來問這位男客。

青年慌忙答道：

「不，不！很好！很有趣！」

毒子「嗤！」的一笑：

「您到我們這兒來的目的，我明白！」

「德子妹妹！」

嫂嫂正想攔擋，毒子却鄭重宣佈聲明似的說：

「要跟我這匹悍馬結了婚，您可要倒一輩子的霉！」

「我，我……並，並不是……。」

青年想要剖辯，又找不到適當的詞兒，窘極了，望着嫂嫂求救。

嫂嫂也絕望了，只賠不是：

「您多原諒！栗林先生！」

毒子倏地站起，走到洗面所，重新對着鏡子，看自己的滑稽臉兒。

自己看着，也覺得這副臉兒着實可厭。

毒子覺得對客人已侮辱得够厲害了，連忙把臉兒洗淨，走進嫂嫂的房間，借她的化粧用品，細細地，濃濃地化好了粧。

毒子像今天這樣把臉兒化粧得這麼美麗，有生以來還是頭一次。

等她再走進茶間，這一回，茶間裏的兩個人，又吃了一驚——但是表情很滿意。

毒子向栗林行禮：

「我對您很失禮了，跟您賠不是！」

「不，不！那沒有什麼……」

栗林惶恐得踧踖不安——他是仙吉在大學的後輩，和仙吉在同一個銀行同一個課裏工作。

毒子提議：

「我想請請栗林先生，表示歉意！」

「德子妹妹！怎麼忽然又……」

嫂嫂覺得非常高興，嘻嘻的笑。

三十分鐘之後，毒子和栗林已並肩坐在日比谷電影院的特等座中了。

雖然並肩坐着，毒子心裏還在想：

——把處女送給這種人，還不如做不通人道的石女呢！

五一

在松村勘六郎的熱海別墅裏，納屋浩喝光了差不多一打的啤酒，也不管松村俊夫和阿縞姐怎麼樣，走進分配給自己的房間，倒在被窩上就睡了。

也不知道睡了好多時候。

只覺得口乾舌燥，喉嚨發痛，醒了過來。

怎麼啦？房裏漆黑的！記得睡倒下去的時候，房裏有電燈亮着的啊！

慢慢的坐了起來，去摸枕畔的電燈，摸不着！

伸出一隻手，劃了個大圓圈子摸過去，倒不禁吃了一驚。因爲他的手碰到一個人的膝蓋。

有一個人坐在他的枕旁。

剛一碰到，納屋浩就直覺地想到：

——是阿縞姐吧？

縮回手，仔細在暗中辨認。

黑影子的輪廓，漸漸地顯得清楚了

納屋浩等女人靠攏過來，他準備她若湊近前來，就給她兩個耳光。

不知道什麼道理？

女人毫無動靜，依然保持沉默，好像一個啞巴。

納屋浩倒有點怕起來了。

「幹什麼？喂！」

盡量用惡狠狠的語氣說。

女人一聽，小聲的道歉了：

「您原諒我！別生氣！」

納屋浩又是一震。

她不是阿縞姐，是尙子。

納屋浩抿着嘴，挽起了雙腕：

——她一定在旁邊守着看我打了一個多鐘頭的鼾了！

納屋浩沒有體察這種女人悲哀心理的纖細神經，只覺得自己的睡態被她看到，心裏生氣：

「別瞧不起人了！」衝口而出的：「我又不是小孩子！」

故意硬生生的說。

「您別生氣！」

尙子在黑暗之中，似乎合掌拜着：

「我不知怎麼的……寂寞的不得了……再也坐不住。」

「……」

「我想，倘若在您旁邊，心裏可以鎮定下來……對不起！我就一直坐在這裏……。」

「……」

納屋浩繼續沉默了一會，纔問道：

「我打呼了吧？」

「嘸嘸！稍微有一點……」

「媽的！」納屋浩粗暴地叫：「我恨透了！」

「對不起！眞的原諒我！我僅僅是……」

尙子直賠不是，納屋浩突然像野獸似的撲上去，抱緊了她：

「殺了你！」

故意凶狠狠地吼叫。

尙子低低地叫了一聲什麼，就全身脫了力，靠在納屋浩懷中了。

五二

……七彩的齒輪，在空中廻轉着。

爵爺還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美麗的東西。覺得似乎連自己的身體被這齒輪輾碎，也一點不致於後悔。不！甚至於有點衝動，想要自己跳進這些齒輪裏邊去。

正想到這裏……。

齒輪離遠了，糢糊起來了。展開了一幅明亮而空虛的世界。

這是他意識甦醒了的證據。

爵爺漸漸清楚地感到自己的身體是躺着的，一半有點失望，嘰咕道：

「原來是一個夢啊！」

他還希望再看看那七彩齒輪廻轉的美麗光景。

「喂！和正！」

被人一叫，爵爺眼睛睜開一條縫，這纔發現了自己狼狽的情形——像一根木頭似的，躺在地下。

叫他的是舅父武者守之助。

爵爺發現牛糞正橫七豎八躺在自己身旁打着鼾。地點就在假啞巴的小屋前面。

自從被地板下噴出的毒煙燻倒之後，也不知道又過了多少時間。

「是舅舅救了我們吧？」

「啊啊！也是偶然碰巧。」

武者守之助微笑。

他聽爵爺說過這樁奇怪殺人案子之後，非常感覺興趣。

今天，武者守之助想起這件事，找到此地來，他並不知爵爺跟牛糞已在裏面，東邊找找，西邊找找，無意中發現了噴白煙的小屋。

爵爺想要坐起來，剛一挺身，就像頭頂被人扎了一錐子似的發疼，不禁哼出了聲。

武者守之助把他扶起來：

「和正！做偵探工作，可附帶着有危險咧！」

爵爺問道：

「舅舅沒有看到那個怪人嗎？」

「沒有看見啊……。」

「加納豪太郎還活着呢。裝成一個啞巴下男，在這小屋裏住着。被害的那個，是加納豪太郎的替身。不！還不算是替身，他把眞加納豪太郎做了下男，自己裝作加納豪太郎，這是個壞東西，舅舅揣測得出是誰嗎？」

「這倒一時想不起。總而言之，你們倆也不能老是這麼睡在地下呀！」

武者守之助蹲下去，給了牛糞兩個耳光：

「喂！差不多好醒醒啦！」

也不知牛糞正在做什麼夢，只見他「叭噠！叭噠」地咂嘴咂舌，一面想翻身，忽然喊道：

「哦唷！疼！」

一隻手插到褲襠裏，撳住了尾椎骨——被假啞巴撞倒受的傷大概還在疼呢。

五三

三個人坐在加納的會客室裏，武者守之助聽爵爺細說他的推理判斷。

聽完了，武者守之助從沙發上站起來，慢慢地踱來踱去。

牛糞似乎意識還包着一層薄膜，呆呆地坐在旁邊椅上，只是茫然發怔。

大約沉默了三分鐘，正在踱着的武者守之助，突然停下來。

前文已經提到過，這個寬廣的會客室，一半洋式，一半是日本式的。

日本式的北面，是一個床間，掛着一幅面目猙獰的達摩畫像。

當納屋浩發現怪漢的那一次，已知道這幅畫的背後壁上有一個見方一公尺的大洞。

但是，武者守之助並沒有聽到納屋浩說起這件事。

他踱着踱着，覺得似乎在這兩個青年的四隻眼睛之外，另外有一道視線正在凝視着

自己。

武者守之助直覺地感到那就是日本室床間掛的達摩像的一雙大眼睛，便平靜地向他回望着。

然後，慢慢地走到那邊，向達摩開了口：

「達摩！你如果是加納豪太郎，應該還認識我。在爪哇島，爲了我要往土人的部落去畫畫，你曾經幫過我很大的忙，給了我許多便利。因此，我在那裏渡過了一生之中最愉快的半年。並且還得到一個可愛而溫柔的土人的女兒，做了愛人。我眞希望這種生活能永遠繼續下去就好了。我不知道多麼的感謝你。我只想能有一天有了機會，要好好地報答你……二十多年後的現在，我聽到這一次的奇怪案件，就特地找到此地來了。我還不清楚：被害的是照應過我的加納豪太郎？還是另外一個人？如果，是另外一個人，而眞正的加納豪太郎是達摩——是你的話，我準備爲你付出一切的力量。縱然你就是這案子裏的兇手，我也不是來找你問罪的人。我自己就不是謹守世間的常識過日子的善良市民。我是個自由任性的愛好美術文學的Dilettante，天涯流浪的 Cosmopoli Tano。爲了昔日的恩人而犯一下子法，這不算一回事！你倘是希望往外國去，不妨讓我助你一臂之力！」

武者守之助說到這裏，停了停，等候對方的答覆。

果然達摩像後面，發出了陰沉而顯然故意改變的嗓音：

「……我不願意任何人來打攪我的生活……你們要來幫忙，在我却只覺得嫌煩……丟開我！不要管我……。」

爵爺和牛糞，頭一次聽到假啞巴下男開口說話，都緊張起來了。

武者守之助道：

「我並不是想捉你，而是想報你的恩啊！」

「我就是煩的這個！我跟過去已絕了緣。不管過去怎麼要好的朋友，現在也和面不相識的路人一樣！」

「你是說：加納豪太郎從日本打敗仗之後，變了另一個人？」

「對了！」

「人類的性格，能一變就變得這麼澈底嗎？」

「我就是變得澈底的證據。除了我自己之外，任何人我都不相信！我靠的是我自己！」

「人類只有住在社會之中，纔能明瞭「生的歡樂」，縱然是過的孤獨生活，也要待

在社會裏面纔知道孤獨的可貴，你自己却把自己關在鐵籠子裏了。」

「不勞費心！……我現在要求你們：一分鐘——不！早一秒好一秒，趕快離開此地！要不然的話，我可要送你們回老家去！」

「你是不是拿手鎗指着我們？」

「一點不錯！把你們殺了，我還有方法把屍首像煙也似的消滅掉。……走罷！快走！」

這時牛糞已氣的忍不住大叫：

「你他媽的混蛋！」

向達摩像撲了上去。

武者守之助一掌把牛糞推得老遠，和達摩像後面的鎗響正好是同時。

五四

新子在自己的房裏，忙着把一件件的衣服裝到一隻紅皮箱中去。

她以前就一直想要這樣做，今天決心實行了。

可是，到了眞的要離開這個家，房裏放的這些東西，都覺得丟不下來。現在只裝一

隻皮箱，也不知道該挑那幾樣纔好。

又覺得不如不管什麼統通丟下，倒也無牽無掛地乾乾淨淨。

她決定只帶目前需要的幾件衣服了。

現在，她向丟下的東西，挨次的告別：

「原諒我，別怨我新子無情啊！」

一邊低聲說着，一樣一樣的輕輕地撫摩着它們，不覺淚珠兒滾滾直流。

但是，她的決心並沒有因此而受挫。

新子從今天起，要步上她自己的新的道路了。

「你在幹什麼？新子！」

忽然聽到一叫，新子砰然一震，幾乎跳起三尺高。

這時候，母親蘭子照理已從美容院往銀座店裏去了呀。

合當有事，蘭子想起什麼，又打美容院回家來了。

「瞞着媽媽去旅行嗎？又跟阿浩阿俊他們開M·G去？小心點兒唷！明天報上登出『不良少女慘死』的消息，媽媽可不管啵！」

「……」

新子也不答話，把皮箱蓋子關起。

「帶着有錢嗎？」

「要錢！」

「要多少？」

「越多越好。」

「當然囉！」

蘭子從手包裏抽出兩張一萬元的票子，走近前遞給她：

「嗨！」

新子低着頭，接了鈔票，塞到長褲的插袋裏。

心裏直禱告：希望母親快走出房去罷。

蘭子正要出去，忽然一眼瞥見，皮箱裝得特別飽滿。

她盯住新子的側臉兒，直覺地看出：新子也知道母親在打量她，表情漸漸僵硬起來。

「新子！」

「……」

「打算丟開媽媽往哪裏去？」

「……」

「是不是，你想把媽媽丟掉？」

「……」

「新子！」蘭子撲上去，坐到面前，抓住新子的肩膊：「新子！你眞的不要媽媽了？」

「……」

「新子！糊塗東西！糊塗東西！……。」

蘭子陡然使勁抽了新子幾個嘴巴。

聲音清脆得很。

一瞬之間，新子感到一種奇怪的快感。

她倒想不到挨打會發生這樣的快感。

所以，新子沒有流淚。

甚至於覺得再挨幾下也好！

但是，在蘭子的眼中，新子這不流淚的樣兒，只覺得是倔强，更叫她生氣。

「新子！你不知道媽媽多麼愛你吧？嘸？不知道吧？」

「……」

「媽媽對於新子，如若新子現在病了快要死，媽媽情願替新子去死！媽媽愛你到這樣程度啊！不過，媽媽不能像普通家庭的母親那樣，常把溫和的臉兒給新子看，媽媽不會呀……你就不明白：媽媽比世界上哪一個溫和的母親都愛你！你，你就不明白……。」

蘭子雙眸汪滿了眼淚，淚珠撐開睫毛，一大粒一大粒的沿着化了粧的雙頰滾下來。

新子看到，心裏也發疼。她恨不得自己也撲過去，抱住母親放聲大哭。

但是，新子拚命地壓住這種衝動，推開蘭子，站了起來。

「新子！不要媽媽了？眞的不要了？」

新子故意裝出冷淡的口吻：「這種電視話劇的詞兒，不要再說了！」

「電視話劇的詞兒？」蘭子氣壞了：「媽媽這樣苦苦地哀求，你還當作好頑？」

「雛鳥翅膀長齊了，就要飛走的！」

「你啊！鳥兒嘴還是黃的哪！翅膀還飛不起哪！」

「能飛！飛給你看嘛！」

「渾蛋！」蘭子站起來，又抽了新子一記耳光：「你飛！飛出去讓男人把你撕碎了！嚼爛了！」

新子也不做聲，提着皮箱走出房門。

背手拉攏了紙門，只聽見好似什麼很重的東西撞到紙門上，發出很大的聲音。

「再見！」新子小聲的告別，向前走去。

聽見房裏蘭子喊叫，接着是號啕大哭的聲音。

新子抬起臉兒，挺起胸膛，走出了玄關。

五五

在晚秋清澄的陽光之下，瀨戶內海海灣裏，微波不興，像湖水一樣，一片的平靜。海邊一艘舟影也沒有，城南大學的心理科助教野間健太郎依然穿着一套和服，坐在巖石的突端，悠悠地望着海。

外裙下面兩隻脚，就垂在海面。

身旁放着一隻大麻袋。這是健太郎自己設計在銀座的百貨公司訂製的。他自稱叫「

討飯袋」。在這猴子島上過了一年生活，所有必需的用具，全裝在這口袋裏——容量有大皮箱的兩倍。

繫船的埠頭，有幾隻猴子在那裏徘徊不去，牠們都是終日伴着健太郎的忠僕。

一隻蹦到健太郎跟前，一跳就跳上了肩膀。

「喂！金太，你差不多也該娶媳婦啦！你將來會做這島上的頭兒的！」

健太郎好像跟人說話似的對牠說。

這個叫金太的猴子，呆呆地望着海上，忽然嘰嘰地高叫，跳到石牆上，抓着健太郎的衣角使勁拉住。

原來金太發現一隻小蒸氣船蹴起白波，向這邊埠頭而來，所以叫起來了。

這是佐兵的蒸氣船，每隔五天送健太郎和猴子們的食糧來的。

猴子們看到自己的食糧來了，當然要高興了。以

金太跳到健太郎的肩上。

前，每逢聽到蒸氣船的聲音，在埠頭附近的猴子們，都要歡喜得亂蹦亂跳。

但是，今天可不同了。

猴子們都非常乖巧，也不鬧，也不叫，金太祇是拉住健太郎的衣角不放。

健太郎不覺苦笑：

「眞敏感哪！」

猴子們都直覺地知道他要離開這個島了。

蒸汽船順着水流，畫着一道大拋物線，漸漸靠近，靠在由突堤伸出去五公尺的棧橋旁邊。

今年七十三歲的佐兵，好像又陡然老了許多，龍鍾地跨上了棧橋：

「這就要走啦？先生！」

「啊啊！再見啦！」

健太郎笑着站起身，正要拿起討飯袋，不覺「唔」的哼了一聲。

金太跳在討飯袋上，在胸口頻頻畫着十字。

上一次，健太郎離開這島的時候，金太剛好在山裏頭不知道。後來牠知道健太郎不在島上了，每次佐兵送食糧去，牠總到棧橋來迎接，做這基督教徒的手勢給他看——求

佐兵帶牠找健太郎去。

今天金太的神情，大有絕對不放健太郎走的樣子。

「沒有辦法呀，金太！我要回人類的世界去哩。猴子有猴子的世界，人也有人的世界嘍！」健太郎摸摸金太的頭，溫和地向牠說。

「先生！跟牠怎麼說也不行的。把金太一個帶上船罷！」

「可不能帶牠到東京啊！」

「這個交給我好了。我還會把牠送回來的。」

「那就託你了！」

五六

蒸氣船離開了棧橋。

幾隻猴子站在突堤上送他們。

健太郎望着這自己住過的島，想道：

——不會再來了吧？

回人類世界去的厭煩，使健太郎的表情漸漸變得冷淡了。

佐兵開口說話了：

「先生！在島上再住幾天也好哇……。」

「嗡！我也想再住……。」

「先生！怎麼樣？娶一位美麗的媳婦兒，然後再來……我想：愛先生的媳婦兒，一定能忍耐猴兒島的生活。」

「儘管怎麼愛我，能忍耐這個島上生活的青年女人，恐怕沒有吧？」

「不！女人這東西，她們的堅强，男人是不會懂的。只要待在她心愛的男人身邊，不管多麼冷落的地方，她也能不在乎地住下去。」

「在目前，沒有一個心裏愛我的姑娘嘍！」

「先生！這太沒有意思啦！到了東京，趕快找一個愛您的姑娘罷！像先生這樣，男子漢裏的男子漢，還會有哪個姑娘不愛你嗎？」

「男子漢裏的男子漢？我？」

健太郎不覺苦笑。

兩個鐘頭之後，小蒸汽船到了一處岸上有許多磚瓦廠的小港，從這裏搭公共汽車，跑三十分鐘，就可以到山陽本線的Y車站。

揹着討飯袋的健太郎，和肩上蹲着金太的佐兵，在港口靜靜的街上，悠閑地走着。

走到一個十字路口，佐兵道：

「我帶金太到那邊店裏餵牠的牛奶，先生就趁這時候走了罷。」

「給你多受累了，佐兵爺！過天到東京來嘛！」

健太郎很感慨地約他。

「不！東京是不去啦，先生！常常寄點照片來，先生的照片來了，我要給金太看哩。」

「好！一定這麼辦。」

健太郎摸摸金太郎的頭，和佐兵分了手。

× × ×

Y車站很小，連平快車也不停靠。

健太郎下了公共汽車，走進候車室，抬頭看時間表——再過二十分鐘，有一班開往大阪的列車到站。

——要不還是從伊丹搭飛機回去罷？

一邊想，在長椅上坐了下來。

忽然，身旁坐的一個頭髮剪成童式的姑娘，低着頭也不抬臉兒：

「救救我！叔叔。」

「……？」

健太郎訝異地向這姑娘的側面臉兒望着。

在這種鄉僻的地方，生得這麼齊整的臉兒倒是很少有的。

她不僅是生得齊整，大大的雙眸，長長的睫毛向上翻着，直通通的鼻子，上唇翹翹的，嘴邊呈現着可愛的女性魅力。

她的表情異常緊張，越發顯得她的臉兒動人。

「救救我！叔叔。」

姑娘又很快的小聲說了一遍。

健太郎向候車室裏面環顧了一週，候車的人都是很善良的樣兒：

「叫我救你？你不是好好地坐在這裏嗎？」

「現在就要來，他們一定要來把我抓回去的。」

姑娘手裏捏着一串水晶念珠，放在膝蓋上，微微地發顫。

「他們是惡黨嗎？你可以老實地告訴我嗎？」

「是的，我恨不得殺了他們！」

姑娘聲音雖小，却好似鼓着全身力量說出來的。

「跟我來！」健太郎帶着姑娘走出了候車室。

過了一會兒，他自己一個人又回來了，仍然坐在原來的地方。

幾分鐘之後，一個五十來歲生得惡狠狠的胖婆子，帶着三四個青年進來了。

青年們的長相，神氣，都是日本繁盛地區到處可以見到的流氓派頭。

五七

胖婆子和青年們向候車室裏四下狼顧了一週。

婆子嘔嘴歎道：「以爲一定在這兒的……。」

一個青年道：

「也許翻過山，到下一站K站去了吧？」

又一個道：

「不！一定搭汽車到岡山去趕快車啦！」

婆子看見一個熟識的老頭兒，便問道：

「東谷伯伯！中將的女兒有沒有到此地來呀！」

老頭兒眼皮也不抬：

「不知道咧！」

健太郎看到，心裏想：

——唔！這個婆娘，本地人都討厭她哩！

想着不禁微笑起來。

一個青年眼快得很，見他在發笑，走到跟前；擺出一副凶相：

「喂！你什麼事好笑？」

「愛人在東京等我哩！想到明天就可以見面，我就不由地開心了。有什麼不可以嗎？」

「扯淡！」

青年恨恨地，「呸」的吐了口唾沫。

開始剪票了，乘客們陸續上了月台。

婆子和青年們也來了。

健太郎揹起討飯袋，慢慢地向月台的那一頭走去——那是和列車進行方向正相反的

一端。

一會兒，開往大阪的列車，一路響着汽笛，滑進了站。下車的，上車的，乘客們的一陣擾攘過去，月台上只剩下那神色焦燥的胖婆子和青年們。

列車「骨通」一響，開始要離站了。

說時遲，那時快，從月台上面對着最後一節車廂的便所裏，那位姑娘飛也似的跑出來，奔向車門。

「啊！在那兒吶！」

胖婆驚叫，青年們一齊殺奔過去。

健太郎站在車門口，一把抓住奔上來的姑娘的手，「刷」的拉上火車，「叭噠！」關上了車門。

青年們眼瞪瞪地望着，毫無辦法。

健太郎等這節車廂駛到胖婆近處，又拉開車門，笑着向她喊道：

「老婆兒！該跳脚罵街了吧？」

胖婆力竭聲嘶地叫道：

「媽的！追到東京也要追上你！」

姑娘太緊張了，臉兒倏白，坐到位置上還在微微發喘。

車廂裏客人疏疏落落地。

「關於你的不幸的境遇，問了也沒有用，所以你不說也沒有關係。」健太郎向她先說了這兩句，然後道：「你如若是上東京，怎麼樣？帶你坐飛機去好吧？」

姑娘目皆欲裂地睜大雙眸，默默地盯着健太郎，忽然，低下了頭，眼淚滴滴地向膝蓋上落。

健太郎說：

「不行！一哭就沒有辦法了！」

但是，姑娘的眼淚仍然不斷地向外滾。

她拚命地咬住嘴唇，不讓自己嗚咽出聲，看了更顯得可憐。

在這種情形之下，普通女孩子總是拿手帕掩住眼睛，或是兩手遮着臉，但這位姑娘雙手捏着念珠放在膝上，隨眼淚儘量地流。

健太郎覺得：

——這倒是個奇怪女孩子啊！

姑娘好容易停了眼淚，仍然低着頭，獨語似的：

「世上也有親切的人哪！」

「你過去不知道嗎？」

「噯！不知道。」

姑娘回答得很清楚，然後自己通了姓名：

「我叫野崎李花。」

她過去一定過的是被凌虐的生活，但是善良正直的心似乎並沒有因此而被歪曲。

「在東京，有投奔的地方吧？」

「不！沒有。到東京再找。」

「再找？」

「我的媽媽，總還在什麼地方！」

「還在什麼地方？那也太渺茫啦！」

健太野心裏想：

——這可怎麼辦！

事到如今，到了東京，也不能把她丟了不管哪。

五八

開往大阪的這班列車，一個小站一個小站的停着，好容易纔過了姬路。

乘客們上上下下，換了好多。看這樣子，一直坐到大阪的似乎只有野間健太郎和這位不幸的姑娘野崎李花。

野崎李花一直臉向車窗，望着外面的風景。

野間健太郎抱着手膀，閉起眼睛，沉思默考地一直不動。

列車在一個小站停下，無意之中睜開眼，看到李花的側面臉兒：

——啊呀！

倒不禁微笑起來。

看她這側面臉兒，剛纔還失了魂似的呆呆發怔，現在似乎連對於窗外的景緻，都感覺很大的興趣，顯得神氣非常活潑了。

青年人的心，不管遇到多麼悲慘的不幸，都能很快地把傷痕醫好。

她自己現在要上東京，找她那連住在哪裏都不知道的母親，而她倒好像忘了這件事，只天眞地沉浸在逃出羅網的歡悅之中，這種神情不能不引動健太郎的微笑了。

野崎李花感覺健太郎在看她，轉過身來：

「我還是頭一次上東京。」又問道：「東京是怎麼樣一個地方啊？」

「是人太多的地方。」健太郎答。

「人多了很快樂嘛！」

「那……可不知道啦！」

「叔叔沒有在小鎭市住過吧？」

「沒有人的小島倒是住過。」

「今天早晨，太太用掃把打了老爺的頭，到了晚上，全鎭的人都會知道。年輕的寡婦，跟鄰居家的青年，只挽着手走了走，第二天她就出不了大門。我就在這樣的鎭上住了十年。」

「但是，你身上一點陰暗的影子也沒有啊！」

「不！心裏頭老是陰陰濕濕的。種種的惡念，像雨後的蕈子一樣往外冒着。」

「惡念？」

「噯！好比來追我的那個胖婆婆，我就恨不得把她一頓亂刀戮死，或是放一把火，把整個的鎭都燒得光光的……這些可怕的念頭，一個接一個的想着。」

李花異常認眞地說。健太郎倒被她引笑了。

「這可不是笑的事，叔叔！我的心裏有惡魔蟠踞着。」

「不過，你也只是想想而已，沒有實行的勇氣吧？」

李花「叭噠叭噠」地只霎眼。

「世界上，只有想像這東西最自由了。所有的人類，不管是好事，壞事，都可以把最極端的幻想，自己隨意想像着……你很正直，是個好姑娘！」

李花被健太郎一誇獎，點了點頭：

「我到今天爲止，從來沒有撒過謊。只有這件事，值得說嘴。」

「現在，你最希望的是什麼？」

「遊玩！」李花回答的好直爽：「我沒有愉快地玩過。一天也沒有……」

健太郎聽了，忽然想起：

「那麼，我帶你玩去！第一步，先到京都……然後，搭飛機上東京！」

「好極了！我眞高興！」

李花樂得拍手，幾乎要跳起來。

——我倒變成這個姑娘的監護人了！

健太郎警誡自己：我是不是太輕率了呢？

五九

這一天的傍晚——剛好是夜裏上班的女人們，濃裝出現街頭的時分，健太郎帶着李花，到了京都的祇園。

「啊！……眞美呀！」

李花四處望着，所見到的東西，沒有一樣不引起她的好奇心的。這時又看見三個打扮得花蝴蝶似的舞妓，並肩走過，李花不覺叫起來了。

在健太郎眼中，這些東西，祇是些五顏六色的玩偶而已。

領着李花，繞過幾條小路，走進一家相當規模的料理店——玄關前打掃的水跡還沒有乾。

迎出來的侍女，驚得張大雙眼：

「噯唷！先生！您來啦！我們正在說呢：先生是不是入了夥，也變成猴子了吧？」

健太郎往猴子島去的時候，路過京都，曾到這家料理店繼續流連地喝了三天酒。

那時，他對侍女們說過：

看到花蝴蝶似的舞妓，李花叫道：「好漂亮啊！」

「說不定，我也許變成猴子咧！」

這時，健太郎想起往事，便問侍女：

「怎麼樣？我這臉兒漸漸像猴子，變得上品多了吧？」

「別說這些怪話啦！」

李花站在健太郎背後，「撲嗤！」一笑——因爲這個侍女的臉兒倒眞是很像猴子。

被領到舖蓆子的日式房裏，健太郎背靠着床間的柱子，盤膝坐下：

「文明人的特權，就是講究吃喝。想起來好沒來由，不過倒還眞不壞！」

李花隔着矮桌，盯着健太郎的臉兒望了一會，問道：

「叔叔有太太嗎？」

「一輩子獨身哪！」

「爲什麼呢？」

「簡單地一句話：麻煩！人要有了什麼財產囉，老婆囉，那就討厭了。像我這種人，還是輕鬆點過日子的好。」

李花聽了，搖頭道：

『我覺得這種想法不對！』

『什麼道理？』

『女人是不能不靠着男人活下去的。如果男人的態度這麼冷淡，女人就糟了！』

『希望你們承認我是例外嘍！』

『不！叔叔！……啊！叫叔叔不好，以後叫先生罷！先生在男性之中，是最有魅力的。像這樣好的男性，要是不喜歡女性，那可不行！』

『我的方針只是不娶老婆，可並不就是討厭女人的意思。我喜歡女性啊！大大的喜歡啊！有多少愛人也不會嫌多呀！』

健太郎一邊笑着，說起頑話來。

可是，這種頑笑，對於這位生性眞摯一條道兒走到黑的鄉下姑娘，似乎有點講不通。

李花悻悻地站起身，打開窗子，就在窗邊靠着欄干坐下。

侍女端來酒菜，請她過來，李花也不答應，也不動彈。

健太郎一面開始喝酒，心裏想道：

——還是猴子好對付啊！

過了幾分鐘，李花忽然顯得異常緊張，「拍！」的站起來，撲到健太郎身邊，「

吼噠」坐了下來。

「什麼事？怎麼樣了？」

「有……有了鬼了！」

「有鬼？」

健太郎蹙起眉毛——懷疑這個姑娘是不是有點精神分裂症。

「是眞的！戰爭之中，死在南方的人，現在，在，那邊！他和我家祖父一塊兒坐飛機，被美國戰鬪機打下來的！」

健太郎想起來了：那小站上追趕李花的那個胖婆娘，提到李花說她是「中將的女兒」。

所謂「中將的女兒」大概是「中將的孫女兒」的意思吧？

健太郎站起來走到窗邊。

窗子對面，和這邊差不多一樣的一間房間，距離很近，幾乎伸手就可以够得着的樣子。

對面房間的窗子也大開着，看得清清楚楚。

三個男客，圍着桌子坐着，一個約摸六十歲上下，其餘兩個都還年輕。

他們不像有什麼密談，祇是靜靜地喝着酒。

「就是那一個！……」

李花躲在健太郎身後，悄悄地指着那個歲數大的客人。

那人面貌生得凹凸分明，很有派頭。只是有一隻眼睛發着渾濁的白色，有些叫人看了害怕。他那隻眼睛似乎有點痛的樣子，常常目梢擠起皺紋瞇齊着——也許他有這種習慣吧。

這時……。

其中一個年輕的，見這邊的人在看他們，就把紙窗拉攏起來了。

健太郎回到房中坐下：

「那個人從前是軍人？」

「噯！中校，陸軍中校。名字叫小森戶泰之助。原來是我家祖父的參謀。」

「你的祖父陣亡的時候，你不是還很小嗎？」

「噯！那時我纔四歲。不過，小森戶伯伯，我對他記得很清楚。我是寄在小森戶中校家裏養大了的。他陣亡之後，家裏每天給遺影上供，我不會看錯的。」

「他那時候就有一隻眼睛壞了嗎？」

「不！沒有。那時不是這樣的眼睛。不過，不會錯的！對面那人是小森戶伯伯。」

「又是一個活的英靈！你何不到對面房裏去，報出姓名，來個自我介紹怎麼樣？」

「我不去！這種事……。」

李花激烈地搖頭。

如果現在有納屋浩在場，事情一定要有意外的展開了。

李花所指那個六十左右的人，雖然已把上唇和頷下的鬍鬚剃光，但是一點沒有錯，他正是那天夜裏被五個凶漢縛起來的加納豪太郎。

原來，加納豪太郎並沒有被害死。他還好好地活着，又跑到京都來了。

不！爵爺判斷的沒有錯：眞的加納豪太郎變成了下男市助，而加納家的主人，自稱加納豪太郎的，却完全是冒充的。並且這假加納豪太郎竟沒有如納屋浩所想像的被人慘殺而死。

那麼，這樣看起來，也就是假加納豪太郎又找了一個替身，把他臉兒燒得稀爛，殺死之後，自己跑了。

六〇

通紅的M·G，正在橫濱BY，PATH（間道）上，開足時速一百公里的速度，向東京飛駛。

納屋浩今天不知怎麼的，臉兒顯得非常憂鬱，握着方向盤。

在後座裏悠閑地吹着口哨的松村俊夫，突然湧身一躍，移到納屋浩身旁坐下：

「喂！老浩！要問你一句話。」

「什麼？」

「昨天夜裏，你接收了那個姑娘——加納尙子的VIRGIN了吧？」

「……」

「呔！從實的招供罷，我都知道啦！」

「知道了就行了嘛。」

「我可並沒有看見哪！我不幹那些偷偷看人家祕密的事。所以啊！幹了？還是沒有幹？要你嘴裏說出來。」

「幹了就怎麼樣呢？」

「我就放棄！」

松村俊夫說得很乾脆。

「哦！你原來想幹的？」

「啊啊！……我目下正在物色放棄童貞的對象吶！毒子、新子、還有，爵爺的媽媽……。」

「什麼？爵爺的媽媽？」

「啊啊！我跟綾媽媽打撲克，說好要是贏了就奉獻童貞的，咄！運氣不好，輸啦！……」

「混賬東西！腦筋動到好朋友的媽媽身上去啦？」

「可是，綾媽媽並不在乎，她把貞操押上了呀！我要是贏了的話，哼哼！那就……暖唷！好疼！幹什麼！」

松村俊夫話沒有說完，肚子上已吃了納屋浩一拐子。

「老俊！你拋棄童貞的對象，只要『新宿』街角上站的野鷄就够啦！」

「那不行！我總要找一個處女纔行。」

「別挑精揀肥的了。」

「並不是我講究，這是一輩子只有一回的『謝肉祭』呀！」

「這種事還不跟野地裏撒一泡尿一樣！」

「嘿！別說的這麼輕鬆！喂！尚子究竟幹了還是沒有幹？」

「……」

納屋浩一雙眼像豹子一般望着前方，也不回答。

「老浩！你是愛上她啦？無緣無故地……你沒有幹啊？哦！沒有幹！」

「囉嗦！」

納屋浩不耐煩地叫。

松村俊夫嘻的一笑，敲敲納屋浩的肩膊：

「你也有可取之處！」

六一

這家小旅館，位置在祇園的正當中。

野間健太郎從小學生的時候起，對這家旅館就很熟。因爲這是健太郎的父親替祇園名妓贖了身，交給她開的。

野間博士早年喪妻，沒有續娶，祇在京都置了這個愛妾。

這位女性，名叫「阿鈴姐」，是一位溫厚而美貌的京都女人。

健太郎到中學畢業爲止，糊裏糊塗地也不知道阿鈴姐是父親的愛妾。進了大學，加入棒球隊開始活躍的時候，健太郎纔發現阿鈴姐對自己比她親生兒子還關心，覺得有點奇怪了。

每年六大學在神宮球場舉行校際賽，阿鈴姐一定要上東京來看球。她上東京帶來的土產，是數不清的各處神社的護身符。健太郎最反對迷信，覺得這種護身符，不過是一張紙條子而已。但是又不忍拂阿鈴姐的好意，還是把這些神符在房裏貼得滿壁都是。

阿鈴姐眞是從小在花柳界長大的，終年沉浸在迷信之中。

有一年的校際賽，城南、城北兩家大學最後決戰的時候，阿鈴姐不顧初冬的寒冷，竟一身白衣給健太郎做冷水祈禱。

健太郎在書房裏悠閑地彈着吉他，忽然聽見院子裏「花花」的水響，拉開窗子一看，倒驚得發了呆。

院子裏有個養鯉魚的水池，當中架着石橋，月光之下，只見橋上一個幽靈似的白影子，不斷地舀起池水，向頭上往下澆。

健太郎大驚叫道：

「阿鈴姐！快別發呆啦！」

阿鈴姐不做聲，繼續地舀水澆着。

健太郎只得走到院子裏埋怨道：

「阿鈴姐！這種自找傷風感冒的方式，想保佑我打出HOME RUN，是世界上第一NONSENSE的事呀！趕快上來罷！」

「膿滲斯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說：沒有意義！」

「別說的那麼慘嘛！不過，我這樣祈禱，對於少爺是不是不好呢？如若是不好的，少爺得原諒我！我一直禱告：希望少爺打出 HOME RUN 來，所以，一心不亂地……。」

阿鈴姐說着，哭起來了。健太郎嚇得連忙將她扶起，送進了她的房。

阿鈴姐對於健太郎比她親生兒子還要鍾愛。野間博士去世的時候，阿鈴姐直哭了兩晚，可是她說：

「不過，如果少爺死了，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這位祇園的名妓，現在也已秋娘投老，上了歲數了。她經營着這家小旅館，只有健太郎一年之中到京都來看她一兩次，是她唯一的安慰。

今天，事先也沒有一點招呼，夜色已深，健太郎忽然帶了一個陌生的姑娘，到了玄關口。

但是，阿鈴姐仍然好像預先知道健太郎要來一樣，態度安詳地把他們迎接進去。把疲倦的李花送到樓上睡下之後，健太郎坐在茶間裏，阿鈴姐替他斟酒，開始喝將起來。

阿鈴姐望着健太郎被太陽晒得黑黑的側面臉兒，盯着看了一會，開口道：

「這個姑娘很好哇。」

「啊啊！好孩子啊。」

「不過，這個姑娘，拿她做太太可不行啊！不！做太太固然不可以……只要跟她一有特別關係，少爺可就要走背運了，你要好好當心。」

「這又是問了哪位神道還是菩薩說的吧？」

「是啊！我這一向也研究三世相呢！……喏！你看神龕子裏！供的跟上回不同了吧？這是菅原道眞先生哪！菅原道眞先生是世上最了不起的學者呀！我每天拜着、禱告，希望少爺做一位偉大的學者啊！」

「別說笑話！我哪能做到菅原道眞那樣的學者。」

「不！一定能做到！因此，更需要娶一個好太太。男人總是隨着太太變的。要是娶了個叫男人走背運的太太，那可問題大啦！」

健太郎聽得不耐煩了。

六二

健太郎「骨碌！」的仰面睡倒，叫道：

「阿鈴姐！」

阿鈴姐立刻捧過枕頭來：

「什麼事？」

「崇拜菅原道眞倒沒有什麼，可別再爲我寒天澆水淨身，和什麼打赤脚參拜神宮去啦！」

「那有什麼要緊！是我許的願心嘛！」

「阿鈴姐！迷信這東西，是人類還沒有發現細菌，對於地球是圓的，會轉的，大家完全不知道的時代造出來的呀！因爲人類非文明的腦筋，不能了解，或是覺得害怕，所以纔造出迷信來。凡是猙獰，醜怪的動物——譬如熊、鵰、鰻魚、蛇，把牠們都當作精

靈，老狐狸做了稻荷神，白蛇成了鎭火神。順便又把叫人害怕的動物，當做了神的使者，大家警戒着避免牠們作祟。猴子是白吉山王的使者，蛇是辨財天的使者，老鼠是大黑天的使者，蜈蚣是毗沙門天的使者，螞蟻是天照大神的使者。可愛的動物而做了使者的，只有八幡菩薩的鴿子！」

但是阿鈴姐對於健太郎這一段講義，並沒有什麼感動。反而笑嘻嘻地點頭，似乎很滿足地：

「到底少爺是學者啊！知道的這麼多。」

——這眞是跟軟簾打架。

健太郎驀地站起來：

「好！睡了罷。」

正要上樓梯。

阿鈴姐連忙再叮嚀關照：

「我說：被子雖然挨着鋪了，可是，那個姑娘，你可不能下手啊。」

「如果已經下過手了，怎麼辦？」

健太郎笑了。

「下過手，沒有下過手？這一點點，我還會看不出來！……拜託拜託！少爺倘是需要女人，不管多少美人兒，我可以另外給你找來，眞的！你務必注意。」

阿鈴姐合掌拜着。

健太郎步上了樓梯。

一面上樓，一面想：

——看阿鈴姐這麼着急擔心，也許女人有觀察女人的一種特別的直覺吧？

李花把被子一直蓋到額頭睡在那裏。

但是，她並沒有睡着。

健太郎關了燈，在旁邊被窩裏躺下的時候。

她叫了：

「先生！」

「什麼事？」

「先生討厭我？」

「今天纔認識你，也談不到喜歡討厭啊！」

「不過……不嫌我吧？」

「當然了！現在我們不是並枕而眠了嗎？」

一聽這句話……。

李花頓時掀開被子，以飛快的速度，滑進了健太郎的被窩。

但是，她四肢並沒有鉤過來。頸項、手脚，都縮着：

「原諒我！」

「這是怎麼啦？」

健太郎伸出一隻手想打開枕旁的電燈。

「不要！不要開燈！」

李花縮在被子裏搖頭，然後兩手輕輕地放到健太郎胸口上：

「先生！」

「唔？」

「我是處女！眞的！連接吻也沒有接過！」

「……」

「請相信我！求求你。」

「當然可以相信，不過，這件事與我並沒有什麼關係啊。」

健太郎故意冷淡地說。

「先生！我想把處女獻給你。」

說過這句話，李花纔撲上了身。

——男人接到這種要求的，恐怕十萬個裏也沒有一個吧？

健太郎爲了使自己鎭靜，自己在心裏對自己說：

「李花！」

「先生！如果要開我的教訓，那可以不必。」

「我不能侵犯我還沒有愛她的處女。」

「不要緊，先生總有男性的本能吧？就請你憑着這本能來奪取好了，求求你。」

「對於你的將來負責，我可不幹。」

「決不求你負責……我只是要把處女獻給先生。」

「什麼道理？」

「我覺得先生這樣的男性，再也遇不到的……反正總有一回要把處女送給一個男性的，在火車裏我就下決心了：一定獻給先生。」

「……」

如不是阿鈴姐忠告，健太郎一定會答應李花的請求，一把抱住她了。

健太郎以異常的努力壓制着自己，輕輕地推開了李花。

六三

第二天早晨，健太郎醒過來的時候，旁邊被窩裏，李花已經不見了。

健太郎以爲她總是先起來了，坐在樓下茶間裏；翻翻身還想再睡，忽然看到枕邊放着一張紙，上面寫着有字。

拿起來一看，不禁吃了一驚。

這是李花把健太郎吸剩的空香煙包紙撕開，寫了留下來的。

『我很寂寞，眞的太寂寞了。不過，先生不能了解我。我太難爲情，不能再和先生見面，只好就此走了。先生的恩，我一輩子不會忘記的。先生！再見了！』

健太郎盤膝坐着，不由地叫將起來：

「不行！這，不行！」

覺得好像自己把一個純情的處女，驅向自暴自棄的世界中去了。

下樓到了茶間，健太郎的臉兒非常顯得憂鬱。

阿鈴姐一邊泡茶，問道：

「那位姑娘，是不是買什麼東西去了？」

健太郎也不回答，把香煙空殼的紙遞給她看。

阿鈴姐看完，眉毛一根也不動，平靜地：

「邪神送走了！少爺。」

健太郎搖頭：

「別說笑話啦！我正在想呢：乾脆，把這姑娘的處女接受下來，也許倒好了。」

「別說呆話了！像少爺這樣人才，不管什麼女孩子都會對你一見鍾情的。要是一個個接受她們的愛，你有幾個身體也不够呀。眞的！現在平安無事，再好也沒有！我呀？一直擔心擔到天亮啊。」

健太郎搖手：

「好好好！阿鈴姐！我算服了你了！」

下午。

健太郎驅車往伊丹機場，準備搭飛機回東京。

心裏倒也在想：

——說不定，她也許在伊丹等我吧？

他想像着：李花孤影伶仃地在這陌生街頭踽踽獨行的光景，不免感到無窮的悵惘。

但是，候機室裏不見李花的踪影。

——沒有法子，只好丟開她走了罷！

健太郎絕望了。

這時，聽見背後有人講話：

「到香港住三天。然後一直回東京。」

健太郎無意中回頭一望，不禁一震。

這人，正跟一個年輕的人在談着話——他就是昨天晚上李花認出來的那個「活鬼魂」。

這個冒牌的加納豪太郎，還居然在日本空中悠悠地飛來飛去哪！

六四

新子穿着一件漆黑的睡衣，躺在納屋浩公寓房間裏的床上。

她也沒有徵求納屋浩同意，從前天起就住在這裏了。

她來的時候，公寓管理人老婆子就嘰咕：

「又來啦？這個人眞沒有辦法！」

一邊說，還是把房門的鑰匙交給了新子——因爲新子悄悄塞了五千塊錢給她。

新子大睜着眼睛，望着天花板，想道：

——誰來做阿浩的媳婦呢？

覺得似乎除了自己之外，再沒有旁人。

——我眞可以做個好太太啊……阿浩還不知道我做菜、燙衣服，多麼拿手呢！

——阿浩在外邊拈花惹草，我也可以裝不知道。只要阿浩讓我給他生個小娃娃，旁的什麼也不想了！阿浩有了愛人，我就讓開。我把阿浩的孩子撫養大，一輩子再也不結婚了！

新子想像着這些未來的光景，幾乎要流眼淚。

這時候，聽到公寓門前有汽車停住——是M·G 的聲音。

阿浩回來啦！

新子不知怎的，忽然想到自己要趕快躲藏起來。

從床上跳起，把自己帶來的東西攏在一塊兒，塞進壁橱。房間口的皮鞋也檢起來

了。浴室裏的毛巾也拿來了。

四下看了看，沒有一件自己住在此地的證據了，忙把電燈通通關掉，鑽進了床下。床底下今天早晨剛用電氣掃除機打掃的乾乾淨淨。她準備納屋浩若是怒吼起來，她就像小狗一樣鑽到床舖底下去。

聽到他吹着口哨，走上樓梯。

聽到鑰匙開房門。

新子屏住呼吸，大氣也不敢喘。

納屋浩一進房，就把身上穿的衣服，劈劈拍拍通通脫光，進了浴室。

新子聽到浴室裏「花！花！」冲身體的水聲，不由「機伶伶！」的打了個寒戰：——快到多天啦！還這麼冲冷水澡！

她想起上一回在此地，那印度的小女孩子梅露，納屋浩一進浴室，梅露就拿著乾毛巾等他出來的情景——梅露已被印度大使館領去了，她現在在哪裏呢？

納屋浩只穿一條短褲，由浴室出來，一屁股坐到床上，自言自語道：

「奇怪呀！」

他纔發現：房間裏收拾得很乾淨。

「那老婆子不會給我打掃的呀……。」

到底青年人撩得開，只偏偏腦袋詫異了一下，也就不再往下想，倒在床上，打開一本叫「世界之旅」的書看起來了。

過了沒有十分鐘，有人敲房門。

「哦哦！」

納屋浩怒吼似的答應。

房門一開，外面站的是毒子。

六五

納屋浩坐起來，一面穿汗衫，問道：

「怎麼啦？」

毒子垂頭喪氣地，像變了另一個人似的。

她也不回答，向房裏四下望望，獨語似的：

「我也想這樣，一個人過日子！」

「跟我商量怎麼治療鬱憂症，可找錯門兒啦！」

「……」

毒子不做聲，打開厨門，拿出一瓶白蘭地和兩隻杯子，坐到納屋浩身旁：

「來！乾一杯！」

遞了一隻杯子給納屋浩。

「毒子不是不能喝嗎？」

「今天夜裏，我想醉一下試試！」

「別開頑笑！我可不來照應醉人！」

「商量也不行！照應又不來！……那麼，你這朋友，究竟給我幫點什麼忙呢？」

「什麼也不幫！」

「乾杯！」

毒子舉起杯子「叮」的一碰，一口氣把杯子裏的白蘭地喝下去。

頓時，喉嚨裏火也似的發燙，兩手掩住臉兒，仰面倒在床上了。

「跟你說喝不得，這可相信了吧！」納屋浩瞥眼看了一下裙子掀開露出的兩條線條勻整的腿，連忙別轉了臉：「我能辦得到的，也只是讓你在這床上睡睡而已了！」

毒子深深的呼吸了兩三下，仍然閉着眼睛道：

「好嘛！就讓我住下罷！」

「我總盡量乖乖地不動，不過，假如萬一我撲上來，你可記着，隨便哪裏使勁咬我一口啊！」

「你沒有自信嗎？」

「對了！男人的本能，跟野獸一樣啊！」

「假如我答應了你哪？」

納屋浩把空杯子注上白蘭地，兩掌抱着慢慢的旋轉，焐暖杯裏的酒。

「假如我答應了你哪？」

毒子催他回答。

納屋浩又沉默了一會，纔粗聲粗氣地：

「毒子！你還是回家去罷！」

新子在床底下聽到這句話，心裏暗叫：

——萬歲！

「不！不回去！絕對要住在這兒！」

「究竟怎麼了？有了什麼事啦？」

「你不是說了：商量治療憂鬱症，你不管嗎？」

「說了呀？不過……。」

毒子「叭！」的跳起，把白蘭地「骨都骨都」倒了一杯，端起來便向嘴邊送。

「別胡鬧！」

納屋浩慌忙攔住她的手。

白蘭地這種酒，應該只在杯底倒上少量的一點，一邊用手掌煨暖，慢慢地品着纔有滋味。

毒子却像喝啤酒一樣，倒了差不多一滿杯。

她初次喝酒，又是這種烈酒，這一杯再下去，那眞要醉成一攤泥了。

毒子拂開納屋浩的手，又擧起杯子。

納屋浩火上來了，怒叫道：

「渾蛋！喝下去要死的！」

毒子抬起臉兒望着他。

——眼珠像玻璃球兒似的啊！

納屋浩一見，倒有點退縮了。

毒子發出乾枯的嗓音，問道：

「阿浩！給我一個吻可以嗎？」

「什麼？」

「輕輕地抱着，給我一個吻，好吧？吻了我，就不喝這杯酒啦！」

「……」

納屋浩看毒子張得大大的雙眸，裏面似乎蘊蓄着白癡一般苦痛而空虛的光。

毒子又仰臥下去，閉上眼睛，兩手抱在胸前。

她在等待。

納屋浩悉悉索索大抓了一陣頭皮，然後喝下了第三杯酒。

「好——的！只接一個吻就行了，是不是？」

納屋浩兩手撐在毒子的兩肩的旁邊，擺好了全身壓下去的姿勢，盯盯地俯望着她睡着的臉兒。

酒力已湧上來了，雙頰和耳根現着紅潮，顯出另一種美麗。嘴唇乾乾的，微微開着一條縫，也是一種魅力。

納屋浩就這樣俯着身，半晌沒有動。

毒子低聲道：

「我的心在跳呀！像遠處的鐘擺一樣……。」

一聽這句話，納屋浩陡然覺得四肢漲滿了狂暴的力量。

嘴唇和嘴唇，漸漸的接近。

徐徐的……彼此吐出來的氣息，迫近……終於快要碰上了。

一瞬之間……。

納屋浩突地痛的哼出了聲。

原來是新子從床下爬出來，向他小腿上狠命的咬了一口。

六六

松村俊夫回到自己家裏，一看，父親勘六郎正盤膝坐在茶間裏，讓指壓按摩師捏着肩膀，倒不覺驚的一怔。

他還以爲父親回了北海道，暫時不到東京來呢。

「這幾天往哪裏去的！」

松村勘六郎翻起雙睛，狠狠地瞪着這個不肖之子。

「沒有什麼，出去了一下……。」

松村俊夫「撲禿」一鞠躬，脚底下就想開溜。

「呔！在這兒坐下！你這個不良少年啊！一出去就是兩三天，連個電話也不打回來招呼一下，老子爲你，血壓又高起來啦。」

「那是爲了牧場十隻牛，得了無名症候，死了的關係吧？」

「把自己跟牛放在天平上，想叫你老子秤秤看是怎麼？糊塗東西！老子全知道，你往熱海去的是不是？老臉厚皮地跑到老子的姨太太那裏去，不覺得對不起你的媽嗎？」

「……」

「哦！痛！」

勘六郎忽然叫起來，俊夫倒吃了一驚。

原來是指壓師下手太重，捏痛了他。

「俊夫！你這個傢伙，不管你簡直要上天啦！所以我想了個好辦法。」

「想到什麼辦法？」

「不許這麼看仇敵的眼神望你的老子……你現在有了心愛的女孩子沒有？」

「……」

松村俊夫不知道該回答有？還是說沒有？

「哼！看這神氣，還沒有吧？」

「太多了，不知道愛誰纔好。」

「胡說！……喂！阿竹婆！阿竹婆在家嗎？」

一個老婆子探頭進來，勘六郎吩咐她：

「把裏面的那個叫來！」

「誰來啦？」

「你等着！」

一位穿和服的姑娘走進來，松村俊夫又是一驚。

姑娘雖不怎麼美麗，但是臉兒上有酒渦，很有愛嬌，很可愛。

「這是我家俊夫……這是……嘸嘸……」

勘六郎大概是把姑娘的名字給忘了。

「我叫須賀多賀子！」

姑娘跪在蓆子上，向松村俊夫行禮。

「對了！這是須賀多賀子小姐。怎麼樣？俊夫！……很可愛的小姐呀！」

「啊！……。」

「答話不許這麼不起勁！我的兒子喜歡什麼型的小姐，做老子的比誰都清楚！」

「爸爸！請她來，是打算給我做飛洋傘（FIANCE）嗎？」

「什麼飛洋傘？爸爸不懂英語！」

「法國話！就是未婚妻的意思。」

「一點不錯！非得有這麼可愛的小姐，做了你的媳婦兒，釘在你身邊纔行！你愛上了這位小姐之後，一定會乖得像小貓似的聽話！」

「……」

「多賀子小姐！怎麼樣？對於我這兒子的印象如何？不要客氣！儘管說！要是你一見他就渾身不舒服的討厭，我也決不硬塞給你。怎麼樣？」

姑娘有點不好意思，停了停纔答道：

「我從中學的時候就認識俊夫哥哥。」

松村俊夫却一點印象也沒有。

「我和同學們由學校回家，半路上碰到他，他扔出一條蛇來嚇過我們的。」

這樁事松村俊夫倒還記得，但是想不起來當時那些小姑娘裏面有這個臉兒。

「哈哈哈哈！蛇拉攏的姻緣？很好很好！」

勘六郎滿足地點頭。

「爸爸！也不問問我的意見嗎？」

「不用問就知道！」

「我也許不答應呢！」

「什麼話！老子不許你說這種不禮貌的話！哦！疼！輕一點好不好！」

松村俊夫斜起眼睛看多賀子。多賀子也抬起雙眸望望俊夫。

兩人又連忙躲開了視線。

六七

禮拜六的下午——太陽西斜，把房子和銀杏樹的影子映在地上，長長的，像一些怪物似的時候。

穿着和服的野間健太郎，出現在高地上——他離開了一年，又回到城南大學來了。

校園裏地下落滿了發黃的銀杏樹葉，倒覺得很美觀。周圍是躁音攪成漩渦的街市，惟有這高地上，悄無聲的一片靜寂。

差不多不見學生的踪影。

健太郎慢慢向圖書館旁的一幢舊房屋走去——校長室在那邊，他要去見見校長。

三個女學生並肩走着，從對面來了。

「啊！野間老師！」

一個這麼一叫，另一個也接着叫道：

「這可太好啦！」

健太郎站停下來，一打量，原來是美學系的幾個女孩子。

她們奔上前來，把健太郎團團圍住。

一個眼睛鼻子嘴都尖尖的A說：

「老師！有事要跟您商量！」

一個剛和A相反，好像用圓規畫出來的圓圓的臉兒的B說：「重大的事！」

另一個可以做得電影明星的美貌的C說：

「我們想依照老師的解答，決定我們的將來。」

「我現在要去見校長嘍！……。」

「這裏完了再去。」

「人生的重大的事，就這樣輕鬆地站在路邊談談，那倒也不壞。」

健太郎微笑了。

「老師，我們明年春天要畢業啦。」

「快的很哪。」

「我們想請老師分別給我們一人一句訓示，告訴我們畢了業應該怎麼樣？我們遵從老師的指示去做。」

「叫我這樣晚生後輩給你們訓示，有點兒不合理吧？」

「正爲的是老師，我們纔求您的吶！又年輕，又漂亮，又是神宮球場的英雄，又是DANDY，頭腦又好，又是大學助教……眞是我們理想的男性。」

「好！就受你們一捧罷！」

健太郎把她們的臉兒一個一個的端詳了一會之後，下命令道：

「不是處女的人，舉手。」

B怯生生地把手只舉得和臉兒一般高。

健太郎問：

「你那愛人，現在怎麼樣了？」

「不行哪！他……跟我是同班，所以我家爸爸媽媽都絕對不贊成。他讓我爸爸媽媽一數說，就軟的跟一搭鼻涕似的。我看了，也有點討厭他了。」

「跟他分手！在你父母給找的候補人之中，挑你的女婿！看你這個湯圓鼻子，你將來會生六七個健康的孩子，造成明朗的家庭。玄關裏散了一地滿是汚泥的運動鞋，紙門紙窗破了也不修補，屋子裏充滿了爽朗的笑聲——從你這湯圓兒鼻子。不難想像到這樣一個家庭。好！第二個！」

健太郎視線移向美貌的C。

C不由地低下了雙眸。

「你扯謊了吧？你也不是處女。」

「對不起，老師猜對了。」

「給了誰？愛人？還是……。」

「有妻有子的四十二歲的一位叔叔。老師！我愛他。」

「他有錢？」

「噯！東亞航空公司的副社長。」

「你住公寓，做他的外室，有這勇氣嗎？」

「不要！絕對不要。」

「既然如此，你去當空中小姐罷！最好是外國航線的空中小姐，你的美貌會很有用處。至於以後的事，那就看你的意志如何了。好！這該你了。」

健太郎伸手指着A的鼻子尖。

「老師，我一輩子不結婚。」

「要做女事業家？」

「噯，賺一億元，是我的目的。」

「哼！」

健太郎抱起膀子，仰面望了望樹葉落盡的銀杏樹枝：

「大阪有一個放高利貸的，活了七十歲，一輩子就是錢！錢！錢！他留給兒子的遺言，說的可眞妙：金錢是一隻鳥兒，牠如若飛來了，你靜悄悄地不動，牠也不會逃去，可是你要是「來啦！來啦」的一嚷嚷，牠馬上就要飛走的。這個教訓，你好好記住罷。」

健太郎說完，便大踏步走開了。

三個女學生一齊叫：

「老師！」

健太郎扭轉頭來，她們就像約好了似的，兩手遮着唇邊：

「我們的眞心，想跟老師結婚哪。」

六八

健太郎見過酒井校長之後，進了心理學系的研究。

自己的位置上，桌椅都薄薄的蒙着一層灰塵。

健太郎拂去灰塵，坐了下來，自己獨語道：

「結婚者，何謂也？」

剛纔酒井校長又勸他結婚了。並且抽斗裏還準備着五六幀候補新娘子的照片呢。

「所謂結婚，就是一男一女，創訂每天生活的習慣。瑣碎！麻煩！叫人喘不過氣來！三十年，四十年，繼續忍耐下去，變成一對老頭兒老太婆。纔知道安息！……咳！受不了！受不了！」

有人來敲房門了。

進來的是納屋浩、爵爺、牛糞。

健太郎問：

「怎麼樣？有猴子味兒嗎？」

牛糞眞的掀起鼻子，嗅了幾嗅，很正經地答道：

「沒有味兒。」

納屋浩說：

「我們正等老師回來呢！」

「剛纔有三個女學生來跟我商量事情，我快刀斬亂蔴的答覆了她。現在又有你們男生來商量什麼了……。」

爵爺接着道：

「恐怕就不能快刀斬亂蔴了。」

「能斬不能斬再說，先聽你們的。」

納屋浩催牛糞：

「還是你說起來得要領些。」

牛糞點頭。

健太郎抱起膀子，閉上了眼睛。

× × ×

一個名叫加納豪太郎的，來歷不明的人，從幾年之前起，就住在世田谷一座宏壯的大宅子裏。

家屬就只一個叫尙子的女兒，還有一個又啞又聾的下男市助。

一天夜裏，有幾個人闖進去，把加納豪太郎縛起，加以慘酷的拷問。但是，加納沒有屈服，反而趁他們不備，開槍打死了他們的首領。

闖進來的那幾個人，是查出日本佔領南方的時代，加納從白種人手裏奪來的珠寶，已悄悄帶回日本藏匿着，所以來逼他吐贓的。

加納勝利了，打死首領，並且把他的手下人趕走了。

可是……。

到了第二天，大出意外的，加納又和昨夜受拷問時同樣的狀態，被人殺死了。

納屋浩和爵爺、牛糞，都曾幾次偷進失去主人的加納家，詳細調查過。

結果查明：加納是冒充的，而眞的加納豪太郎却是那下男市助。爵爺和牛糞曾逼他坦白招供，却讓他掙脫，逃走無踪了。

爲什麼冒充的變成主人，眞的反扮做下男，在一塊兒過日子呢？

養女尙子是加納的眞女兒——也就是扮成下男的那人的女兒。所以，冒牌的主人對

於尙子，非常的冷酷。這個尙子現在被納屋浩安置在熱海。

× × ×

牛糞的追述完了，健太郎道：

「好，你們有什麼話儘管說，我一邊聽，把可疑的各點整理起來，回頭一條一條寫出來。」

三人輪流地發表意見。

健太郎一聲也不哼，只是默然地傾耳細聽。

六九

健太郎睜開眼，蹺起的腿也放平下來：

「經過差不多是如此了吧？」

向三人環視了一周，然後拿起鋼筆，在稿紙上寫了一個題目：

『奇怪的疑問』

接着一條條的寫下去：

『一、冒牌加納豪太郎，決不是乖乖地聽人宰殺的人。說不定他是找了個替身，裝

成自己被人殺死的樣子，給別人看的。

一、眞加納豪太郎在南方極受土人尊崇，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他所以要扮作下男，一定是爲的避免被捉去當戰犯的危險。也說不定假加納給他吃了什麼毒藥，變成一時性的啞巴白癡。

二、爵爺和牛糞逼他招供的時候，下男爲什麼要逃呢？還有，爵爺的舅父武者守之助，對於藏在達摩像後面的下男，披肝瀝膽的和他講話，而他的回答却是那麼傲慢，甚至於還開了槍，這是什麼緣故？這和他用花編成自己兒女名字的優雅心境，相去太遠了。

三、是不是那冒牌加納還活着，躲在那宅子裏呢？開槍打納屋浩和牛糞的，會不會就是他呢？』

健太郎刷刷的寫下了這幾條，又思索了一會，驀地轉臉向三人微笑道：

「一個有趣的推理成立了！』

「怎樣推法？」

三人望着，等健太郎說下去。

「假加納豪太郎受了昔日夥伴的惡黨襲擊，好容易逃脫了虎口。但是他覺得還有其

他惡黨來找他算賬的危險。於是他想：必須巧妙地把自己從世界上消滅掉。他的方法是找一個替身，把他弄死，叫大家都知道。叫報上都登出來。也就是：把加納豪太郎造成已死的人。」

「……」

三人注目凝神的聽着。

「可是，這個替身……第一非跟他自己相像不行啊！想到這裏，對啦！一個最合式的人，不是正在身邊嗎？……就是那眞加納豪太郎啊——也就是下男市助呀！這一來，冒牌貨還了原，眞的還轉成眞的死了！那假加納想到這裏，一定很得意的要笑了。」

「啊喲！……原來如此！」

爵爺和牛糞，異口同聲地叫起來了。

「假加納把眞加納縛起來，用瓦斯火爐把他臉兒燒的稀爛，弄死了。總而言之，在前一天夜裏爵爺碰到的那個下男，是眞的——是眞的加納豪太郎。就在那天夜裏，他被燒死了。所以，被燒死的，的的確確是眞正的加納豪太郎。」

「對！那麼後來我們碰到的下男呢？」

「應該是殺死眞加納的那個冒牌貨。他把下男眞加納殺死，自己扮成下男，假裝瘋

狂。所以纔開槍打你們，纔掙扎逃走。」

「他媽的！上了他的當！」

牛糞恨恨地哼着。

「老師！」納屋浩開了口：「您想他還會回那住宅不會？」

「那可不知道！如果那房子裏藏着有珠寶：他可能還會回來……。」

「我想一定藏着有。」爵爺說：「那房子的角上有一處竹林，珠寶就藏在那裏面！」

「爵爺倒很有把握啊？」

「我看到那傢伙鑽進竹林去的。本來我也想跟着進去的，偏偏碰到我最討厭的蛇攔着道兒。」

「納屋君！」健太郎視線轉向納屋浩：「你看那個尙子姑娘的神情，像不像知道此中秘密的樣子？」

「這個……。」納屋浩歪着腦袋想了想：「她，說不定是知道的，所以纔顯出那麼想死不愛活的態度。」

「那可不行，倘是她知道，她的性命就危險了。」

「爲什麼呢？」

「假加納心裏明白：要讓她活着，他的秘密總有一天會拆穿哪！他必定要想法子收拾她的。」

這時，牛糞忽然想起袋裏放着有假加納豪太郎的照片，便取出來遞給健太郎：

「老師，就是這個傢伙。」

健太郎一瞥之下，倒怔住了。

照中人不就是在京都碰到的——郡個野崎李花認識的「活鬼魂」嗎！

李花說他是祖父中將的參謀，陸軍中校小森戶泰之助。

假加納豪太郎原來就是他呀！

七〇

親切本是好事，可是如若過了度，也叫人難受。

尙子住在熱海的松村勘六郎別墅裏，對於阿縞姐的極端的親切，已感覺實在受不住了。

尙子從前，過的是孤獨生活，多年來已成了習慣，在年輕的女性中，她是一個很沉

默不愛講話的姑娘。

而且，她現在心裏有數不清的煩惱，只希望一個人靜靜地盤算心事。

所以，不願意別人來打擾她的孤獨的時間。

阿縞姐和尙子的性格是對照的，她這位古式的明治時代的女性，見了別人孤獨而沮喪地在那裏出神，她不能裝不知道。

是不是身體不舒服呢？如若是感覺寂寞，就得想辦法替她打開心境，叫她提起精神來！……阿縞姐這麼猜那麼想，也確實費了不少腦筋。

不管尙子怎麼辭謝，阿縞姐總以爲她是客氣。

終於，一天早晨，尙子留下一封信，悄悄地離開了別墅。

尙子竚立在熱海車站月台上，不能不感覺自己徬徨無依，已失去可以投奔的目的地了。

眼中看到的，盡是些到熱海來遊玩的人，携家帶眷，東一堆西一堆的在站上候車。

尙子羨慕的很：家，多麼好啊——她自幼就不知家庭團圞之樂。

尙子視線落向自己的脚下，淚珠已汪滿了眼眶。

不多一會，往大阪的列車進了站。

車廂裏很空。

尙子坐了下來，對面的座位，只有一個童式頭髮的姑娘坐着。

尙子把週刊雜誌打開，放在膝上，低頭看着。火車鑽山洞出山洞，過了一段時間，尙子覺得對面這姑娘似乎有點異樣，纔抬起臉兒來。

姑娘兩手環抱在胸前，仰起臉兒，雙頰濕濕的。

淚珠撐開長長的睫毛，一陣一陣地向外流。

尙子躊躇了一下，問道：

「你，怎麼樣了？」

姑娘閉着眼答道：

「我寂寞！」

「嘅？……」

她一句話便刺着了尙子心裏的創傷。

「像你這樣幸福的人，不明白的。我寂寞得簡直要死！」

姑娘很尖銳的語調，好像自己向自己生氣似的說。

尙子想說：「我也和你一樣的寂寞呀！」可是又怕她聽了以爲是謊話，說不出口。

尙子覺得這位姑娘雖然寂寞，但能够坦率說出她自己寂寞，這毋寧是值得羨慕的事。

姑娘也不用手擦淚，只擺擺臉兒，摔掉淚珠，然後睜開了雙眸：

「對不起！對一位素昧平生的人撒嬌，我眞是糊塗。」

「不！」尙子覺得這位姑娘非常爽直，便安慰她道：「人在寂寞的時候，總會感覺不管對誰都要撒撒嬌的衝動，這就這女人的感情嘛！」

「你也有過寂寞得要死的時候嗎？」

「嘅嘅！現在就是這樣嘛……」

「現在？」

「你也許以爲是謊話，但我覺得現在是有生以來最寂寞的時候。」

「不過……你還有家吧？」

「不！沒有哇。」

「……」

姑娘驚異的睜大了雙眸。

七一

「我叫野崎李花。」

姑娘通過姓名，向尙子一鞠躬。

「上東京？」

「嘸嘸！頭一次。」

「也沒有投奔的地方，就上東京？」

「就是這樣。」

姑娘點點頭，然後伸過頭來：

「有一件事要請問你。」

「什麼事？」

「請你告訴我：我是個壞女人不是？……我住在岡山縣的Y町。一個只相信世界上只有金錢最要緊的老婆子，家裏養的全是流氓地痞，她領我做了養女。五天之前，我終於決心跑了。老婆子和流氓們追到車站，剛巧遇到一位大學校的年輕的先生，他救了我。」李花嚥了一口唾沫：「郡位先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碰到的使人傾心的男性。

所以，在京都下車的時候，我已經愛上了他。」

「……」

「先生說：要帶我上京都遊玩。因爲我說：自從懂得人事以後，從來沒有愉快地玩過一天，他就帶我在京都下了車。」

「……」

聽到這裏，尙子點點頭，心裏想：

——這個先生，一定是包藏禍心不懷好意的色狼。

這個姑娘必定是在京都被他「啊嗚」一口吃了！這也是極普通的一套過程，不過，對於這姑娘的一生來說，她却要走上最悲慘的路程了。

尙子心這裏樣想，同情地盯着她。

不料，李花不知道想起了什麼，忽然「撲嗤」一笑。

尙子倒好似同情落了空一樣。

李花叫她：

「姊姊！……啊！對不起！我從小就很想有一個姊姊……」

「好！你就叫我姊姊罷。」

「姊姊當然戀愛過了吧？」

「不！沒有。」

尙子搖頭。

「沒有嗎？」

「嚇嚇！沒有碰到戀愛的機會……」

李花撅起小嘴：

「郡就不行了！」

「什麼事不行啊？」

「在旅舘裏，和自己心愛的男性，同住一間房，平排兩個被窩，睡着。」

「……」

「郡侯時，如果男性儘是耗着不動彈，絲毫不來招你惹你，女性不是覺得不耐煩嗎？」

「那……。」

「她會希望男性來逗她不是？」

「……」

尙子想起那回，自己在漆黑的房裏，坐在納屋浩枕畔的光景。

是不是自己也懷着納屋浩占有我的身體的本能希望呢？

是不是雖沒有愛着他的意識，但是女性的本能却想被他結壯的身體征服的慾求呢？

「姊姊！我一個猛勁兒，就鑽進那先生的被窩裏去了。」

「嚇？」

尙子愕然，重新向這位勇敢的姑娘臉上端詳——這跟她剛纔所想的完全相反嘛。

李花低下了頭：

「先生簡直冷得跟一塊冰似的。連一個吻也不給我。」

「……」

「先生說：對你的將來負責，我可不幹。我說：我並不要求先生負責。我說：像先生這樣體面的男性，我再也碰不到了，所以願意把處女貞操獻給你。可是，他，他還是推開了我。」

尙子看見李花又有眼淚滾下來了。

沉默了一會，尙子說：

「我覺得那位先生很了不起。」

「了不起？」

李花盯着尙子，眸子裏很露着不服之色：

「我覺得他是個卑怯的人，他怕負責任，膽小如鼠。」

「你以爲是這樣嗎？先生是不是他認爲還沒有愛你，就占有了你，是違背道德呢？」

「我看他不是那些以常識的倫理束縛自己的人。我很失望。」

「那先生是哪一個大學的呢？」

「城南大學，他叫野間健太郎。」

尙子想：既是城南大學，問一下納屋浩就會知道。

她考慮了一下，向李花道：

「到了東京，跟我一塊兒住好不好？」

「眞的？姊姊。」

李花臉兒登時發了亮。

尙子道：

「我還有一點錢，正想回到東京，找一處便宜的公寓先住着。你也來好了。」

七二

加納豪太郎家又有了燈光。遵照野間健太郎的指示，納屋浩、爵爺、牛糞三人在加納家住了下來。

納屋浩在這大宅子裏，繞着看着，足足花了一天的功夫。

爵爺在尙子房裏，看見放着有德國出品極高級的鋼琴，也滿意了。

牛糞專門鑽在廚房裏，做出許多古裏古怪的料理吃着，引以爲樂。

夜裏——三人感覺無聊，正在會客室打撲克，野間健太郎飄然出現：

「有什麼變動嗎？」

「沒有嘍！」牛糞搖搖頭：「老師！有一句話要問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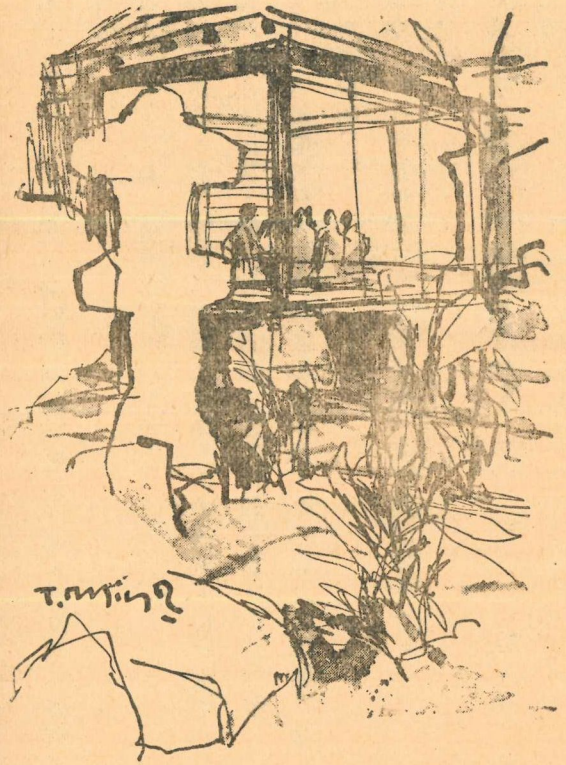
「什麼？」

「老師有沒有跟毒子結婚的意思？」

「沒有嘍！」

健太郎回答的很乾脆，掀起外裙，在沙發上盤膝坐下。

「不過老師總有一天要結婚的吧？」



這天夜裡，加納家一直鬧到天亮。

「我也沒有說不結婚哪！」

「倘是我們觀察結果，新娘子不如毒子的話，我們可要打到禮堂去。」

納屋浩叫道：

「唉唉唉！牛糞！我可沒有答應跟你打禮堂哪。」

「雖然沒有答應，你也當然要感覺憤慨啦。」

「這是老師自己挑選的！情人眼裏出西施，麻子還當酒渦看哪！那是主觀的不同啊。」

健太郎笑嘻嘻地說：

「弄一個你們看不出能比不能比的女人來做老婆罷。」

「我們的判斷是正確的。」

「如果我打印度之類的地方，帶一個神秘的臉兒的女人回來，又該怎麼辦呢？」

「別說笑話，老師！日本有好幾百萬的女孩子正在想結婚吶！可千萬別幹這種傻事。」

牛糞悻悻地搖手。

爵爺打了個大呵欠，站起身來問道：

「我們要在這裏住幾天呢？」

「住到敵人出現爲止。」

「也說不定，加納豪太郎——不！那活鬼魂不來了呢。」

「你不是確信珠寶藏在屋角的竹林裏邊嗎？」

「我今天和天童君到竹林裏找過了，沒有找到藏寶的痕跡。」

「明天我再查一下看。」

「老師今天晚上住在這裏嗎？」

「啊啊！再過一個鐘頭，有差不多十個新橋的藝妓要來——來慰勞你們。」

「眞，眞的嗎？」

爵爺登時樂的要蹦起來。牛糞也來了勁兒。納屋浩也很高興。

× × ×

這天夜裏，加納家一直熱鬧到天亮。不斷地發出男女的笑聲，又是小唄，又是流行歌，又是民謠，配着三絃的伴奏，繼續唱着。

在庭園的一角，暗暗的樹林中，有一條黑影子正在偷窺他們起哄——後來也不知什麼時候，黑影子不見了。

七三

尙子帶野崎李花到東京，又過了三天，找定了東中野的一條小路上剛落成的一家公寓，作爲兩人的住處。

她到東京之後，和李花住進新橋的一家旅舘，然後便着手到處找公寓，終於找到了這一家。

押租六萬元，月租八千。一間六疊，一間三疊，還附有一個小小的厨房。

所幸，尙子帶着有三十萬元左右的現款。另外還有兩克拉的鑽戒，目前的生活可以不成問題。

訂定了這家公寓的那天尙子和李花在新宿的百貨公司，把日用品都買齊了。尙子纔領略到創造自己的家庭，是這樣的愉快。

把買好的日用品運到公寓，再回旅舘，兩個姑娘一路上對於明天就將開始的生路，描繪着種種的夢想，都非常高興。

尙子、李花，都決定等搬進公寓之後，立刻去找工作。

他們想：不管什麼工作都好，只要是能讓人忠實做事的地方就行。

尙子道：

「什麼吃茶店啦、酒吧啦——那些地方我們可別去啊！」

「我想到幼稚園去做事。」

李花對尙子的話完全同意：

「我最喜歡小孩子。倘是結了婚，生上四個男孩，加四個女孩，我都有把他們撫養得結結壯壯的把握。」

尙子微笑，望着李花興奮得微微潮紅的健康臉兒，想道：

——看樣兒她可能生上一打孩子。變成明朗而愉快的家庭主婦，然後，再變成通達人情的好阿婆。

尙子現在覺得：自己結識了李花，這是唯一的大安慰。

在新橋站下了車，李花向姊姊告假：

「到銀座散散步回去，可以嗎？」

「好！你去逛逛罷，也別急着回來。」

尙子跟李花分手，稍稍俯着頭，在黃昏雜沓的街上，徐徐走着。

尙子在走路的時候，決不東張西望。她的習慣總是好像在想什麼心事，低眸垂目的

走。這都由於多年來繼續過着孤獨寂寞的生活，一個朋友也沒有，不知不覺地造成她這種姿態。

到旅館的距離，只需要幾分鐘，尙子低眸走去，完全沒有留心到路上有一個人，惡狠狠的視線正注視着她。

那條視線，一直把尙子送進了旅館。

尙子把疲倦的身體橫到床上的時候，有人來敲房門了。

侍役拿了一封信進來。

信封是這旅館的，受信是尙子，但是沒有發信人的姓名。

她問侍役：

「是哪一位寫來的？」

「好像是交給櫃台上就走了。」

尙子詫異着撕開了信封。

拉出信箋一看，尙子身上便掠過一陣冰冷的戰慄。

因爲劈頭一行就是：

『尙子：父豪太郎』

七四

『尚子：父豪太郎

你似乎沒有遵守我的命令。我吩咐你：目前要在家裏看着房子。可是你竟隨便地跑出來了，直到今天，也不曉得你是躲在哪裏的。你是打算背叛我而躲起來的嗎？如果是這樣，你就非受處罰不可了。你三天前就住在這旅舘裏，究竟是什麼道理？

你看過這封信之後，必須立刻離開旅舘，回到家裏去。因爲你離家出奔，家裏已被一羣無禮的惡棍覇占了。你要把他們趕走。你有這義務。你必須一個人在家裏守着，等我回來。對了！你可不要弄錯，把那一羣惡棍當做了自己人。這也用不着我再囑咐你，我和你之間的秘密，決不會容你和他們結成一黨的。不會讓你亂來的。明白了嗎？明白了就立刻去實行。你這次如果再違背了我的命令，結果如何，你自己應該是最清楚的。』

尚子看完信，信箋從膝上落到地下，雙手掩住了臉兒。

指縫裏並沒有眼淚滴出來——她的眼淚早已乾了。

這是超過了什麼悲痛、害怕的感情，尚子現在感覺已置身於自己意想不到的前生寃

孽的陰慘黑暗的深淵中了。

「姊姊！你怎麼啦？」

忽然聽到李花叫，尚子肩膊「劈」地一震，兩手離開了臉。

「臉色鐵青的嘛——不舒服嗎？請醫生來看看罷？」

「不！沒有關係。我常常有時候發腦貧血。」

尚子拾起落在脚邊的信紙，撕碎，然後站起來：

「我們吃飯罷！」

她不能把事實告訴李花。

現在尚子考慮着的是：讓李花一個人住這公寓，自己回到加納家去——要怎樣說法，纔能叫李花答應？

七五

走進吃飯的食堂，兩人隔着一張白桌子對面坐下，尚子還一直在沉思着。

李花似乎已敏感地觀察出這一個多鐘頭之中，尚子心裏起了很大的變化，她也不去打破尚子的沉默。

第二天中午。

野間健太郎在加納家住了一夜，今天聽到納屋浩和爵爺、牛糞他們說：要想弄點什麼美味的東西吃吃；便拿出錢來，叫他往深川的一家鰻魚料理店去。這家料理店，歷史很久，從江戶時代初期起，直開到現在，專賣利根川所產的天然鰻魚，最大的鰻魚，剖開腹部烤出來，竟有名古屋腰帶那麼寬。

健太郎在圍牆裏聽到他們三個駕起M·G走了之後，就在這異常考究的日本庭園中緩緩散着步。

穿過鋪萱草的中門，看到枯池枯水的露地，健太郎暗歎：

——在東京，個人的住宅，有這樣庭園的，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家哩！

健太郎雖在京都看遍了有名無名的寺院的庭園，但是這裏的庭園，還足以引起他注目。

這是一種「渴筆山水」式的構築，露地也不引流水，只配上全用石頭堆起來的枯山和枯流。一座茶亭，就用這池畔和水流的岸邊作爲苑路。健太郎瀏覽之餘，幾乎引起錯覺，彷彿置身於醍醐三寶院或是西本願寺滴翠園中。

溝底鋪着白砂，上面落着枯葉，單看這點景緻，就覺得心境清澄，好像被水洗過一

樣。

——這麼雅緻的房子，竟住的是一個最惡的惡棍！

——他究竟以怎樣的心情，在這園中散步呢？

健太郎一邊想着這些，一邊踏着地下間斷鋪着的石塊，跨過枯流，走進了蓋在林蔭的茶亭。

茶室連着「水屋」和「客座」，蓋得非常講究。

健太郎跨上廊沿，在大客座裏盤膝坐下，又眺望了一會園中的景色，覺得有些磕睡上來，就枕着胳膊躺下了。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

健太郎似醒似睡地，覺得好像茶亭裏來了一個女人。

在半醒的狀態中，感覺似乎是一個古式打扮的女子。

漸漸地，清清楚楚聽得她已坐了下來，這一定不是做夢了。

他低低背誦着昔日的和歌：

『你來不知何時去也無蹤，非睡亦非醒，是眞還是夢？』

這時他已完全醒了。

健太郎一骨碌地坐起，側耳細聽。

隔着一間「水屋」，那邊茶室裏確實有人。

——時代若能退後一千年，正好是那時的情景呢……。

健太郎心裏一面想着：當年「在原業平」迎接他心愛的女人的時候，大概也是這般光景吧？

一面跨進水屋，「絲！」的拉開茶室的紙門。

坐在茶室裏的，果然是一位年輕的女性，穿着很稱身的和服。

這位女性也驚得一震，抬起臉來，畏怯的望着健太郎。

健太郎一瞥之下，便直覺的問道：

「你是尙子小姐吧？」

「是！」

「唔！學生們說的不錯，你生就的一副寂寞的臉兒。想不到，學生們倒很喜歡你這種憂鬱的女性啊！」

健太郎說着，坐了下來：

「擾你一盌茶罷。」

尙子帶着炭火來的——想必是打算獨自一人試試茶道。

「好久沒有試過，也許生疏了。」

尙子先招呼了一句，便動手烹起茶來。

自己也覺得奇怪，對於這位意外的來客——一身和服的青年人，尙子竟沒有一點提防警戒的意思。

似乎很久以前，在什麼地方見過他，又好像那時就約好在此地見面似的……。

健太郎默默地等待尙子烹茶。

按照儀式，端起她遞來的茶碗，飲乾：

「你對於我這個陌生人坐在此地，倒並不感覺奇怪呀？」

尙子答道：

「因爲我想總是納屋先生的熟人……。」

「哦！對了！你有點歡喜納屋浩那傢伙吧？」

「不！不……。」

尙子臉上顯出羞窘，低下了頭。

「納屋浩那傢伙可完全愛上你了嘍！因爲他有一MOTHER COMPLEX……。」

「……」

「我看你這寂寞的陰影，是不健康的。你的身體固然纖弱，不過，心裏是不是也有病呢？……我感覺這是這樣的。」

「……」

「哦！我又多管閑事了！我是納屋浩他們的先生，城南大學的教師，我叫野間健太郎。」

「嚇？」

尙子大驚，抬起了臉兒。

她記得：李花說過：在京都旅舘裏，强迫一位教師奪取她的貞操，但終於被拒絕了——那位教師就叫野間健太郎。

李花說：

「先生簡直冷的像一塊冰。連一個吻也不給我！」

——哦！原來就是他呀！

健太郎被尙子一眼不轉珠地直盯着，故意問道：

「我臉上有什麼東西嗎？」

「對不起！」尙子低眸道：「聽野崎李花提起過先生的。」

「野崎李花？你認識她？」

「在熱海回東京的列車上碰到纔認識的。我們在旅舘裏一塊兒住過三天。」

「哼！那個女孩子像寄生蟲似的，老是要靠在一個人身上，唉！她的事不談了！尙子小姐！你爲什麼又回到此地來了呢？」

「……」

「問到這句話，在你也許很爲難。不過，引一句舊式的話說：我是爲了正義！」

「……」

「在現代，大家所最遺忘的，就是『爲了正義』這句話。都是爲了自己，爲了賺錢再不就說爲了自由——怎麼方便就怎麼說。『爲了正義』而發揮的意志力，已經是到處都找不到了。可是，我要使這句舊話復活！」

尙子突然一陣衝動，覺得：

——我要把一切秘密坦白告訴這位先生！

野間健太郎抱起胳膊，向尙子凝視着，忽然說道：

「現在大概到了你告白一切的時候了吧？」

「是的！」

尙子點頭，頓時感覺肩頭上好似一下子輕了許多。

「那麼，先把我的推理告訴你。你只要回答一聲YES或是NO就行。」

「是！」

「第一個問題：號稱是你的養父加納豪太郎那個人，並不是加納豪太郎。」

「是的。」

「第二：那個人被煤氣火爐燒爛了臉兒死了，但是，你却知道：燒死的是替身。」

「是的！」

「那可憐的替身是誰？你也知道。」

「……」

尙子沒有血色的臉兒，又刷上一層畏縮之色。

「下男市助做了替身，你已看出來了。」

尙子低着頭，發出微微的聲音，承認了。

「後來，殺人犯扮成下男市助，裝做瘋子，你也看出來了。」

「是的！」

「可是，被害的那個市助啊……」健太郎從容地點上了一枝煙：「實際上，市助纔是眞正的加納豪太郎，這件事你知道不？」

「嘅？不！不！」

尙子顯出强烈的驚愕。

「那麼，市助是你眞正的父親，這一點你也不知道？」

尙子一聽這句話，哀鳴地叫喊起來了。

健太郎同情地盯着她，安慰道：

「你的命運太苦了……現在起，應該要步上幸福之路纔好哇！」

尙子却越發低倒了頭：

「我已經不行了！」

「什麼不行？你有純眞的心和身體。美貌而年輕，在小姐們之中，你具備的條件毋寧是過多的。」

「不！」尙子使勁搖頭：「我已經不能結婚了。我決有愛男性的資格——不！我已

失去了愛男性的心！」

她叫喊似的說，跟着就伏在蓆子上，「哇！」的痛哭起來。

健太郎低頭望着她：心裏有點明白：

——哦！原來如此！

× × ×

黃昏時分，納屋浩丶爵爺丶牛糞，吃得飽飽的回來了。健太郎向他們宣佈：

「我們要準備動手拿人了。」

三人眼裏都發了亮。

他們對於這位青年教授絕對信賴。健太郎所計劃的事，都是像耶穌的奇跡似的，獲得美滿成功的，他們三人絕不懷疑。

健太郎預言：

「假加納豪太郎，在兩三天之內，會回到這裏來。」

牛糞問：

「他一個人回來嗎？」

「不，大概要帶保鏢的，兩個或是三個……」

爵爺說：

「一定在半夜裏偷偷地回來；」

健太郎搖頭：

「恐怕是白天正正堂堂地回來咧！」

納屋浩皺起眉頭道：

「像他那樣精細的人，敢白天來嗎？」

「大概巧妙地化了裝來吧！」

健太郎回答的很簡截。

「對了！那個東西，化裝是拿手。我們都曾被他矇過。……老師！怎麼樣捉他呢？他和他手下的人，都帶着手槍哪。」

「還是跟警視廳聯絡，叫刑警來守着吧？」

「我也是這麼想。」

三個人紛紛議論，健太郎只是微笑聽着，然後開口道：

「想不到這些不良青年這麼決有膽量啊！你們不是都吃過他的虧嗎？既然要捉他，還得我們自己來捉呀！你們就不這麼想嗎？」

「老師既這麼說，我們當然幹哪！老師對於怎樣他捉的辦法，已經準備好了嗎？」

「唔！成敗勝負，在此一舉啊！不過，知難行易，也許很順利地成功。現在，分配你們的任務……。」

健太郎吩咐三人，晝夜輪流，監視假加納豪太郎回來的動靜。

健太郎和這座房子對面的化粧品工廠交涉好，讓三人在工廠三樓臨街的一間房，靠着窗口佈下陣勢。

七七

兩天下來，三位學生纔嘗到滋味，知道監視這工作需要異常的忍耐了。但是整整兩天，沒見一個人到加納家來。

只要有人來了，不管他怎麼化了裝，儘管判斷他是敵人，總不會錯。

可是整整過了兩天，什麼人都沒有來過。

第三天早晨，輪到納屋浩值班，他把睡眠不足的臉兒擱在窗口，俯瞰着下面的道路。

在他後面，沙發上躺的是爵爺和牛糞，各人裹着一條毯子，像簑衣蟲似的睡在那

裏。

上班的人們，匆匆忙忙一陣走過去之後，道路上只剩下一片明亮空虛的寂靜。

忽然。

一輛汽車駛來，停在加納家門前——警視廳的車子。

納屋浩望着有三個人從車上下來，一面想道：

——哼！不要是野間老師等的不耐煩，仍然交給刑警了嗎？

但是，爲了謹愼起見，決定還是打個電話，便把牛糞搖醒：

「喂！來了刑警啦！你去給老師打個電話！」

牛糞爬到窗口一望，嘰哩咕嚕地：

「這可不對頭了！可別叫我們失望纔好呀！」

一邊嘰咕，拿起了電話筒。

那邊健太郎立刻來接電話。

牛糞纔說了一句：

「老師跟警視廳要了刑警嗎？這和原來的話不對呀！」

「現在到了門前嗎？」

「是的！」

「渾蟲！哪一條法律規定的，兇犯不許化裝成刑警嗎？」

牛糞被健太郎一喝，恍然大悟。

× × ×

冒牌加納豪太郎膽子眞大，臉上居然沒有化一點粧。只是鬍鬚剃得乾乾淨淨，更顯出他輪廓分明的臉兒。他帶來的兩個人，都還年輕，倒也並不是什麼惡黨的樣兒。

來開玄關的門的，是尙子

臉兒發青，表情僵硬，把三人迎進去，她先走進會客室，把煤氣暖爐點上了火。

假加納豪太郎吩咐道：

「快去收拾！馬上就動身！」

「往哪裏去啊？」

尙子不安的眼光望着他。

「先到香港，然後……不要多問，跟着走就是了！」

尙子低頭不答。

一會兒，假加納豪太郎向兩個部下使個眼色，走出了會客室。

七八

假加納豪太郎前面走，兩個部下在後邊緊跟着，穿過庭園，向下男小屋的北角上走。

正要走過已荒蕪的花圃旁邊。

就在這時候。

「諸位！」

忽然出其不意地，頭上來了一聲高叫。

三人大吃一驚，抬起頭望去。

向庭園池裏送水的大水塔上，昂然站着一個穿和服的人。

這人肩膀上還揹着一件奇怪東西。

正當三人仰面向上的時候，野間健太郎間不容髮地把肩上那東西『刷！』的扔將下來。

打魚的大網。

健太郎在瀨戶內海島上的時節，每天都練習投網消遣。

佐兵老頭兒曾誇獎過：

「先生投網的手法，已到了非凡名人的地步了！」

大網在三人頭上，滿滿地張開，立刻像一塊大烏雲似的撲將下來。

如若是普通的投網，還可以有辦法抵抗。但是健太郎的這張大網，曾請尙子幫忙，在每一個網洞上，都縫着有一隻釣魚鈎。

三人一喊叫一掙扎，這些釣鈎馬上把他們全身都鈎緊了。

健太郎在水塔上收緊了漁網叫道：

「大魚啊！大魚！」

這時，納屋浩、爵爺、牛糞，每人抓着一根棒球棍，奔上來了。

健太吩咐道：

「一個人捉一條！」

就這樣，不費吹灰之力，把三個身懷凶器的悍敵活捉了，眞是奇計妙算。

假加納豪太郎和兩個部下困在網中，被無數的魚鈎鈎得皮開肉綻，外面又是棒球棍子沒頭沒臉一頓好打，直打得頭靑眼腫，遍體鱗傷，眞合上俗語說的雪上加霜，火上澆油了。

健太郎得意地笑着，喝道：

「小森戶泰之助！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乖乖地受縛罷！」

這回可叫來了眞的警視廳的車子。把小森戶泰之助和他的部下交給警察之後，師生們回到會客室，舉杯相慶。

健太郎想起來了向納屋浩：

「叫尙子小姐來呀！」

這一去就半天不下來了。

牛糞嘰咕道：

「怎麼搞的？」

正要站起身，爵爺攔住他：

「天童君！別做不知趣的人！」

納屋浩橫抱着尙子進來了。

又過了約莫十分鐘，會客室的門開了。

大家都驚的一震，噤住了息。

納屋浩兩手橫抱着尙子，他的臉兒苦的歪曲了。

尙子被輕輕地放在沙發上，仰面躺着，臉兒很安詳地，眞像睡着的一樣。

納屋浩轉身向窗口站着，把淚流滿面的臉，躲開了大家的視線。

只聽他低聲的，呻吟的咕嚕道：

「媽的！……沒有什麼值得要死的事呀！」

健太郎抱起膀子，一直盯着尙子低眉闔目的臉。

尙子爲什麼要自殺？知道眞正原因的只有野間健太郎一個人。

尙子在十六歲的時候，被小森戶泰之助强迫奪取了貞操之後，就一直做了他的獸慾的犧牲。

尙子唯一的安慰，只有每禮拜四到教堂做禱告。

剛巧，郡一回由教堂回家，路上碰到綁架，被納屋浩他們救了，以後就一直陷在這一次可怕的案子裏，纏到現在不能脫身。

尙子終於沒有能從她的命運中鼓勇逃出來。

九七

高地上的城南大學的研究室，今天又是靜悄悄地，一點聲音沒有。

野間健太郎坐在桌前，打開厚厚的原文書看着。忽然，覺得背後好像有人來了，便轉過臉來。

也不知道毒子什麼時候鑽進來的，她茫茫然地，把空虛的眸子望着書架上排着的無數的書。

「健太郎問她道：

「你也似乎漸漸地還原變成平凡的女性了呢！」

毒子悄然答道：「老師使我變成這樣的！」

「是嗎？」

「是的呀！不過，我並不怨恨老師。是我不好，自動愛上了您嘛！」

「你總不至於也想自殺吧？」

「自殺？那多笨哪！」

毒子把視線對着健太郎：

「我是來向您辭行的。」

「往哪裏去？」

「巴西。」

「你一個人？」

「嘔嘔！去年巴西一個大富豪到日本來的時候，我給他當過翻譯兼嚮導。這回是這位老伯伯招待我。大概去一年回來。」

「總不至於冒冒失失地和那老頭兒結婚吧？」

「老師眞是傻瓜！」

毒子骨碌一轉身就出去了。

「巴西嗎？……」健太郎旋動着轉椅，獨語道：「她在巴西，會不會哭呢？」

有人咚咚咚敲窗上的玻璃。

毒子臉兒緊貼在玻璃上，問道：

「老師！要不要寄什麼巴西的東西給您？」

健太郎大聲答道：

「把你的眼淚貯在瓶子裏寄來罷！」

毒子向他伸了伸舌頭，離開窗戶，走了。

漸漸走遠，她的背影也似乎帶着無限的寂寥。

健太郎手撐雙頰，伏在桌上，不勝感慨地歎道：

「學生們每年一批一批的走，只有我還一直留在這裏！」